

Almond Flowers 2011, Vol. 4

二〇一一年第四期 总第十八期

冬季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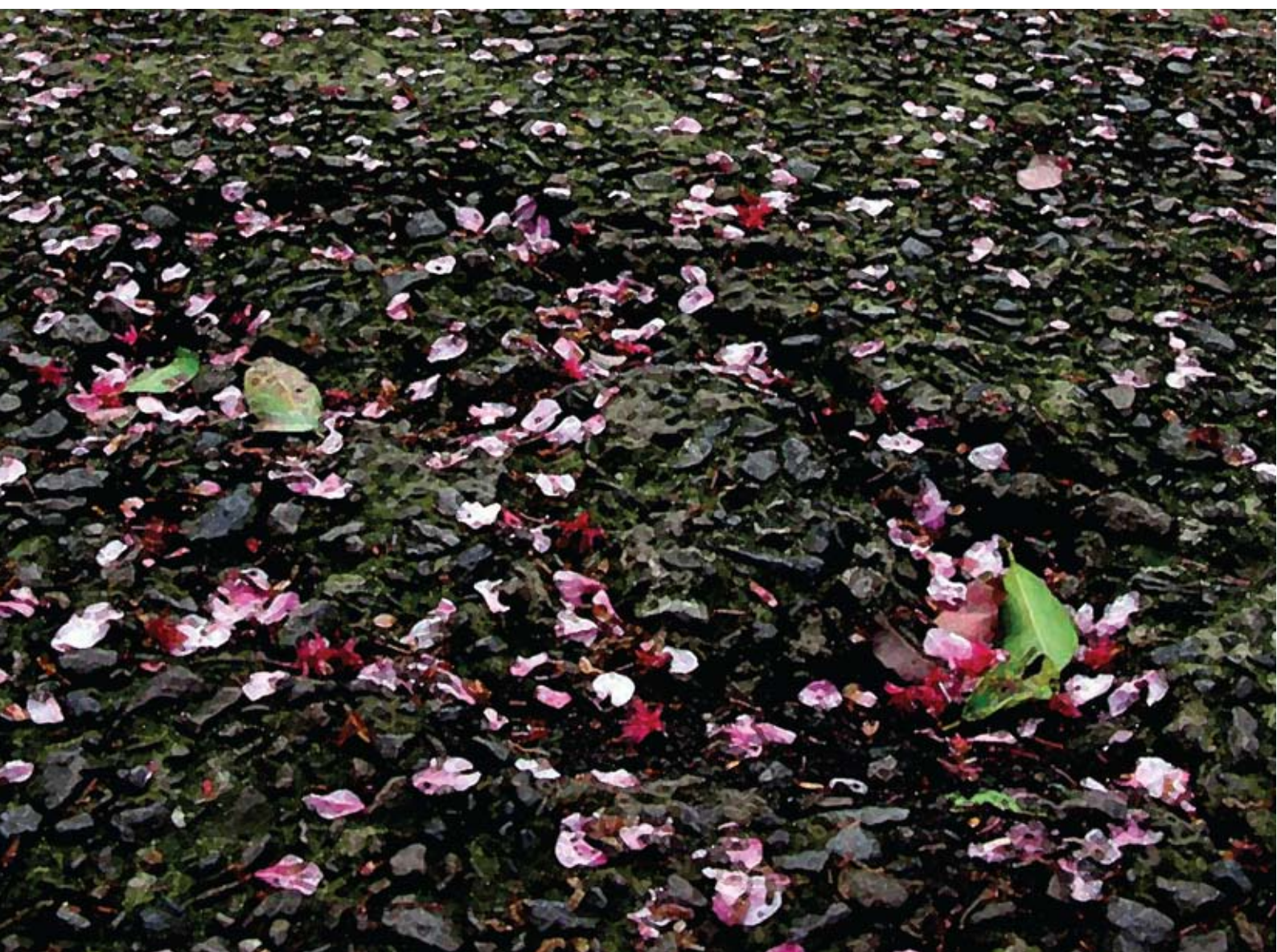
杏花

罗马书 13 章 1—7 节释义分享
守望户外聚会的背后——中国家庭教会
对教会论的反思
山上之城对神国的彰显



零落成
泥碾作
尘，只有
香如故。

陆游





卷首语

“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首。”（徒 11:26）基督的门徒开始被人称为基督徒，并以这个身份进入到人类社会的公共领域这样一个重大事件，似乎都包含在这一句简单的陈述句中了。其实从上下文来看，还是可以看出这个事件发生时表现的几个特点。首先，这里不是指某个门徒或教会的带领者，而是一个群体被称为基督徒。一个群体被从众多的族群中分别出来，从而使这个身份成为一个群体身份。这或许与这个群体的规模有关，因为上文中有两处说到信而归主的人有很多（徒 11:21, 24）。但不管人数多少，重要的是这个群体出现在城市的公共领域。其次，这样一个由外邦人及犹太人等多个族群的人构成的群体，之所以能被作为一个群体从众多自然族群中分别出来，人数的多少以及他们提供了多少社会服务都不是主要因素，而在于这个群体所表现出的一个基本特质：归服耶稣为主。其实这正是来到他们中间的传道人所传讲的信息（徒 11:20），也是他们所领受和表现出来的（徒 11:24）。他们因此被人称为基督徒，即追随基督的门徒。第三，这个群体被同时代非信徒群体称为基督徒，这名称并不是对这个群体的肯定或褒扬，而是作为一个绰号，表达出亲昵、取笑、轻视等多方面的感情，也反映出基督徒作为一个群体身份最初出现在社会公共视野中的时候所带来的价值认同上的冲突。

中国家庭教会虽然自上世纪 50 年代后期就已经出现并扎根在中国社会，并且，我们许多信仰的前辈作为个人也用生命为自己所持守的信仰作出了美好的见证，但家庭教会进入到中国社会公共领域中，不仅需要个人的见证，也需要教会群体的见证。不管我们是否主动，这个教会群体迟早要用其更为原本的基督徒的身份，取代半个多世纪以来被公共领域所赋予的“洋教”或“爱国宗教团体”的身份特征。不是这个群体不爱国，而是标识这个群体身份的基本特征首先是：追随基督的门徒。这见证不主要是这个群体的规模问题，比如家庭教会的实际人数有多少，或者某一个教会聚会的规模有多大，而取决于这个群体中有多少人能够亮出自己基督门徒的身份，以及愿意为所亮出的身份付出多大的代价。

今天对于一间家庭教会来说，愿意亮出自己的身份，并且按照圣灵对教会的引导去行，在是否归服耶稣为主方面，会遇到比个人更大的挑战。不仅因为世俗所要求效忠的偶像，同时也要面对体制上种种的难题。虽然这并不意味着教会要主动挑战谁的权柄，甚至可以因为环境的因素作些调整或妥协，但如果这种妥协大到基督已经不再明显是这个群体的主，那么这个群体就失去了其当有的见证。亮出教会的身份，并以此身份作出判断和选择，不管我们愿意与否，都一定会带来可能让教会付出代价的冲突与张力。正因如此，群体的见证更为重要。

本期的主题原计划是对守望教会户外敬拜事件的反思，但由于事情并未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告一个段落，所以我们也只能将其有所反思的目标暂时放下，而将之前已经收集到的相关文章仍然作为资料发表在这里，期待为以后的反思做些预备。愿基督在这整个的过程中掌权，并最终成就他自己的美意。■

目录

真理讲台

- 3 ▶ 罗马书13章1—7节释义分享/刘同苏

户外敬拜

- 12 ▶ 守望户外聚会的背后——中国家庭教会到教会论的反思/以勒
18 ▶ 山上之城对神国的彰显/孙毅
24 ▶ 从守望教会户外崇拜事件看中国政教关系的纠结与出路/邢福增
29 ▶ 从破题到解题：守望教会事件与中国政教关系刍议/杨凤岗
36 ▶ 那抹灿烂的阳光——小记我家的“户外”转变/小C
39 ▶ 突破（二）/GLP
41 ▶ 家书：2011感恩记/大水
45 ▶ 神是爱/HY
51 ▶ 陪伴是一种福气/铁皮娃娃
56 ▶ 身影——记亲爱的可爱的恩平师母/慕义
58 ▶ 户外敬拜——感恩与祈祷/ZL
67 ▶ 2011年特别的平安夜/QH
69 ▶ “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
——写给我守望弟兄姊妹的一封信/樊春良
74 ▶ 新春的感恩——写给亲爱的上帝/Mercy

灵性操练

- 77 ▶ 《竭诚为主》选文二篇/章伯斯
79 ▶ 退修·恢复·爱/曾森

读书沙龙

- 82 ▶ 浪漫的回旋——读切斯特顿《回到正统》和《异教徒》/察世俗
86 ▶ 谁夺走了莎拉的钥匙？——小说《莎拉的钥匙》读后感/小雪

文化透视

- 89 ▶ 面对巨人——从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说起/孙燕
94 ▶ 杀人的问题——读汉娜·阿伦特有感/慕容雪村
96 ▶ 恶之平庸/刘瑜

艺术广角

- 98 ▶ 这一年，这一天/书拉密
101 ▶ 葡萄树/新盐
104 ▶ 致乐义诗二篇/午炎
封三 ▶ 自由之子：写给守望教会/王怡



编辑

《杏花》编辑部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出版

本刊浏览及下载网址：

<http://www.xhjournal.com/>

投稿邮箱

xinghua2007@gmail.com

内部刊物
免费赠阅

罗马书13章1—7节

释义分享

文 / 刘同苏

弟兄姊妹平安！其实已经不用向大家说平安了，从刚才大家的唱诗中，已经听出来了，神的儿女中有真正的平安。世人是不会有这种平安的，世人需要有车有马、有房有地才能保平安，只有属主的人，才能在一切的患难、波折和苦难中生出真正的平安。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略）。

昨天说过，今天我们会有关于罗马书13章的一个分享，因为昨天有人提到这件事。那我们来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我相信你们最近已经听过很多次，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我看这段经文，觉得是保罗写的一篇很好的论文，我从一个学法律的学者的角度看，它是非常完整的宪政论文，尽管里面有属灵的含义，这里面很清楚地讲出了基督教的宪政观。

我第一次听到有人引用这段经文，是2008年时在锡安教会。那时联祷会开一个讨论会，就有政府的人去制止他们，其中一个人就提到这个，当然引用错误。他说：“罗马书第15章

怎么教导的？”听到的人都大笑，我那个时候和很多弟兄姊妹分享，不要笑啊，执政当权者用圣经来治理，这是多大的进步啊，我们什么时候听到过？这说明什么，这说明真是神在做工，尽管有人反对福音的传播，但都不得使用圣经的语言，这个是很大的进步啊，求主来保守我们的执政掌权者，常用圣经来治理社会与教会。

好，我们来看经文，第一段是经常被人引用的，现在教会里也有弟兄姊妹在引用这句话：“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有人说，那就行了，只要执政的说什么，我们就听什么呗。

这段话和世间的理解是有很大区别的，世间掌权之人的理解是：既然我们是神所命的，那我们就是至上的，那就是与上帝同等的。这种解释，仍然把王当作了至上的上帝，看作是最高的点，连神都是为我背书的，其实不是！保

罗在此重申了神的至上主权。他说连王都是在神之下，王不是你凭着枪杆子打出的政权，王不是因为你自己有什么德行赢得了政权，不是。是神创造了权力，是神命了你，神是你的授权者。神是真正的主权者，而世间，不管在哪个国家，不管什么地方，一切的执政当权者，无非是一个代理人，无非是从神的允许或授权中，才得以行使他在世间的权力。

我们在听这句话的时候，有人专以为提到神所赐的权柄，就立即回到一个顺服与掌权的关系当中，但是保罗强调的不是这个。保罗是说，在执政掌权者和我们一般臣民之间，永远不能把神的命、神的主权消除出去，这是神的主权的一个基本的在圣经中的申明。因为神是至上的，在这个至上中，对我们下面的当权者有两个很重要的基本原则，这是圣经的原则。一是授权原则，神是至上的，一切执政当权者只是被授权者。第二，在这个授权中，包含着什么意思呢？我们中国人也经常说，我是承天命的，意思是说任何的权力不是靠那些有形的东西才站立得住。不是依靠我有国家强制力，不是因为我有选票，依靠的是神的命，是神的法统。任何权力的站立，不是仅仅一个有形的权力，是背后有法统，有神的命，它才站立得住。

我们在这个时代，被人文主义占领了我们的头脑以后，对这一件事是越来越看得不清楚了。以前我们一直都是很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历朝历代很清楚。在过去西方的法学界，自然法学派一直在法学的理论中占据很重要的地位，而它的背后很明显的是，神的权力借着神的创造，来在世间做他的工作（参罗马书 1:19、20）。但是到了 19 世纪中期，我们看到由于人文主义的影响，突然有一个偏差，是跟正常自然法的传统之间的偏差，我们今天在这个国家所学的很多法学理论，其实在承袭 19 世纪的

法律实证主义，不管是奥斯丁还是凯尔森。这个理论是说，什么是法律呢？以前自然法学派说得很清楚：法律是神创的规则，在世间君王把它承受起来，人民把它接受起来，然后在世间来遵守、来执行。但是法律实证主义说，那都是空的，什么法统啊，什么背后的道德要求啊，什么看不见的上帝授权啊，我们看不见，我们要回到能看得见、摸得着的人的要素里来。法律实证主义的基本观点是，法律就是用国家强制力所推行的统治阶级意志。你们只要是学过法律的人，大概都很熟悉今天这个说法，这个理论透过了苏联法学的代表人物维金斯基，对中国的法学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这就让我们对法律真正的、其背后权柄的认知有问题了。他说一切，什么上帝啊，什么背后道德啊，什么法统啊，都是虚的，都不是真的，真的东西就是用国家强制力所推行出来的东西，也就是枪杆子中出的东西，剩下都不是，这是经过人文主义之后在西方带来的一个偏差。

但是这个理论也受到了巨大的挑战，法律实证主义，基本是在 19 世纪的初期开始，到 20 世纪的初期有一段的推行。后来有一个巨大的挑战，使他们的理论在实践上发生了问题，这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一些原来的民主国家发生了一些非常大的自我本质的改变，也有一些过去可能不是民主国家，也面对类似的挑战。二战之后，在纽伦堡和东京军事法庭，要对那些对人类犯了罪的人，做一个审判。在这个审判中，已经占据了统治地位的法律实证主义的传统受到了巨大的挑战。为什么呢？就是这些受审判的人，都用一个非常合法的理由说，我无罪。为什么无罪呢？因为我是在执行一个合法的命令。什么合法命令呢？就是世间统治阶级的意志，被强制力所推行的

法律。既然世间的人是至上的，那么，他可以用法律来推行的那个，就是世间最高的权力了嘛！所以，我执行它是合法的，只要是世间的至上者发出的命令——注意，这里把世间的至上者所发出的一切命令当作是最高的命令——我就要服从。当时他们还真是如此，包括东条英机，包括南京大屠杀的那位司令官，包括格林，这些人所诉诸的都是同一个借口。在德国人中，他们诉诸的是，这是元首的命令，这是一个合法的德国元首的命令。他把权力，把人间至上的权力给我了，我是为了公务，所以我不应当承担责任。日本呢，他们说，我是执行了天皇的命令，我有一个合法的法理，一个合法的法统，是人间最高的权力给我的命令。所谓实证法，就是刚才所说的，人间最高的，凭借国家强制力所推行的意志。那么问题就来了。只要我们把权力，把权威只局限在人间，把法律局限在用强制力所推行的范围之内，这个问题是无法解决的。

所以当时那些英美法的法学家，讨论了很长时间，最后诉诸了很有趣的方式。他们说，其实法律一定有其他的要素，我们必须诉诸一个其他要素。当然他们还在人文主义的基本影响中，但是跟罗马书很接近的。他们说，当你在执行的时候，当一个法律在世间行使的时候，其实你还有可能用更高的标准来作出判断，这就是一个正常人的道德良知。后来南京大屠杀的指挥官判死刑，就是凭借这个判的，而不是凭借世间最高的权力。实际上我们从罗马书第1章就可以看到痕迹，你可以知道的事情，神都给你显明在心里了，那是在神创造人的时候，安在人心里，让你知道不当违背那个东西。不管什么法律都高不过神已经写在你心里的那个东西。

我原来在北大沈宗灵老师家读书时，读到

一个案例，后来我进了耶鲁法学院，第一次上课又遇到这个。全世界讲法学都会提到这个或类似的案例。二战快结束时在德国宪法法院提出一个诉讼，有一个德国军官（当时的德国军人并不一定都同意纳粹的政治理论），出了家庭问题，他的太太跟别人通奸，他发现后，就把他太太骂了，骂了以后，太太的方法很简单——这是我们文化大革命中常见的事，她没有说离婚或者什么，她马上跑到盖世太保那儿说：“我们家这一位，他从德国前线回来，他和他三个朋友，三个德国职业军官，在家里天天骂元首。”所以按照诽谤元首罪，这四个人都被判了死刑，好在是说还没执行呢，苏联占领了柏林。然后情况就反过来了，这个军官不干了。他说，我当时差点死了怎么办？所以我要倒过来，诉我的太太，他太太辩解说：“我无罪，因为我是按照当时的法律，就是统治阶级按照强制力推行的统治阶级意志。”后来，这个妇女被判了好几年徒刑。说明在这个法律面前，法律本身是包含着更高的法统，更高的原则。你自己如果是一位有道德、良知的人，你就会服从那部分。

总之只有神的权柄是至上的。上帝给掌权者的授权是有范围的，我授权不是把我全部权力给了你。如果把我的全部权力给你了，你就是上帝了，对不对？所以任何世间的君王，他的执行范围是被神划定的，是有限的，不是无限权力，只有上帝的是无限权力。

这就是说，你可以用国家强制力管的那个范围就是你的范围，这个我们要引别的经文了。耶稣基督说得很清楚，那杀身体的，不能杀灵魂。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国家强制力只能管到身体的部分，有形的部分，外在行为的部分，但不能管灵魂的事。这不是世间的君王要管的事，世间的君王不是来管人的灵魂的，因

这是上帝的领域，不是凯撒的领域（太 22：21）。凯撒只能管人的外在行为，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说，我让你管这个行为也不是让你在这里随便乱做的，仍然有个基本目的来做你整个领域里的制约，什么目的？保罗讲得很清楚，就是让你来是叫行善的惧怕吗？当然不是。让你治理是让作恶的惧怕。行善的不应当惧怕的，你应当让作恶的惧怕。原因在这里说得很清楚，外在的公义，外在的公平，外在的事情，这些事情才是设立世间权力的目的。上帝为什么授权给你啊，是让你做公义的事，是有原则的，你老让行善的惧怕，就超出了神给你授权的基本范畴。所以，这里经文说得很清楚，你是不是遵从这个目的？

那我们呢？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同时也作为一个臣民，所应当持守的保罗也继续讲了。世人也服从权柄，这个是马丁·路德也讲过，但世人与基督徒的服从有什么不同呢？我们有良心的服从，这是不一样的。世人只是因为别人拿着枪，我没辙，所以说世人的心态呢，是把政权当作土匪来对待的心态，你拿枪，我就不得不服从你。基督徒不是这样的，基督徒的服从是确证了授权的上帝成分。记住，是神那部分，我们的服从不是因为枪，不是因为罚款，记住啊，如果我们老超速被罚款的时候，要好好想想说，我们真的是把这个执政当权者看作是神所赋予的那部分来服从的吗？良心的前提就是说，他确证了那个执法者，那个执政当权者他所执行的规则，他所推行的东西里头，有超出佩剑的东西。我不能用良心来服从一个杀身体的权威，对不对？我用良心来服从的时候，就确定了对方里头有良心的成分，我才能用良心来服从，对不对？你如果都没有良心的话，我良心来服从什么？因为同质的东西，才能产生同质的效力，正因为神所设立的权柄里，有

他自己的法统的成分，有他授权的成分，于是当基督徒来遵从的时候，才会遵从了法统的部分，才能遵从了神授权的成分在里头。我们跟世人不一样，我们是比世人更好地顺服权柄。

你们看后面经文讲得很清楚，你们注意这个词，他说：“凡人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的”，这按我们在法学界所说的，不是“实在”，是一个“应在”。“当得的”，记住啊，是“当得的”。什么叫“实在”呢？“实在”就是用枪逼出来的。“应在”是我诉诸法统，我应当有的，是神给我的授权，是神给的东西，于是我就符合了。“当”，他说，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就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全是“当”，全是“应在”，全是说的权力、法律中的“应在”要素。这是我们跟世人的最大区别，世人只是服从外在的东西，只有我们是服从了律法中的精神，服从了神所授予的法统。

好，我们今天也面临着这个问题。我知道很多人说守望不服从执政当权者。我说，我们是顺服的。我相信说，我们都很顺服执政当权者，这没有什么问题。但问题是说，怎么会有不服从的地方呢？这就是刚才说的授权理论，我们所不服从的是你超越了神授权的那一部分，神授权很清楚啊，是要让人管理外在行为，不是管理内在的信仰。你比如说，我们今天为什么不去官方的教会呢？张弟兄可能说，很明显的呀，因为那个地方违背了上帝所订立的教会的性质。记住啊，当越权发生的时候，不仅是败坏了教会的性质，也败坏了执政当权者的性质。非常重要的，因为教会本身不是由凯撒来管的，当凯撒管这个事的时候，一方面是将教会变成凯撒的；另一方面呢，凯撒自己也不是凯撒了，凯撒在扮演上帝了。他把他自己的范围毁坏了，超出了自己当管的事情，于是，

他在授权界线之外，作了他不当作的事。我想这个就是真正的问题。

比如说，如果我去任命一个作曲家协会的会长，这个就有点问题。如果我有一个剧社，本来是研究戏剧的问题，我们彼此来研究灵感如何，音乐的感受问题。然后呢？我现在用枪任命一个人来管你们怎么作曲。我们今天也是这样的，在教会的信仰事务中，也是有他自己的规律，不管他是什么想法，你现在用强制力来说：“哎，你们应当有一个治委会。”这是不对的，因为这不是凯撒当管的范围。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不服从，都是因为超出有超出的地方，但是你说这不是跟我们说的顺从执政当权者有矛盾了吗？我也是稍微介绍一点，其实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前辈有不服从的，谁不服从啊？彼得和约翰，他们就没有服从啊。正是权力对他们说了，你们别出去，别说这个事啊。他说得很清楚。彼得和约翰很清楚我们说的授权等级，他们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这里说得很清楚，你只是人，人的权力不会大过神，神授权你不是管理这事的，所以我得服从神。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在这个方面，应该说在信仰上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我们现在想说，退一万步说，即使在世间来看，这里也应该是合宪还是合法的问题，这是问题的关键。我们都是在宪法的权力之下，要履行一个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力。我们从世俗方面来说，以前的制度中有巨大的不符合社会现实、和今天现实生活中的发展不吻合的地方。过去滞后的法规没有保障这个权力，于是才形成这个问题。

我们今天也是在培育一种新的文化观念。这里头很有意思，我也听到有人在讲，这个没规定你怎么敢做呢？在派出所所有人这样说。这



个实际上是违背法律精神的。法律怎么能规定世间所有的事呢？他没规定我什么时候上厕所，我什么时候上？法律又没规定，你怎么敢上厕所？宪法给了我们这样一些自由，这些自由是无须法律规定的，我吃饭是我的权力，我呼吸空气，我什么时候上厕所，是我的自由，这才是宪法规定的我人身的基本自由。你有什么限制？没有限制。我听说你们中间有很多律师。凡是法律没有规定的，就是可以做的。就这么简单，这是法律的基本原则，我认为这是符合圣经原则的。圣经原则说，人的智慧规定

不了所有的事，因为是人。不管是多聪明的、多有能力的执政当权者，你绝对不可能将世间的事务事无巨细，全部拟好，不可能的。因为你是人，你不是上帝。于是上帝就将人自己能够做的事情赋予了每个人，这是每个人的自由。

我们昨天讲过，基督教的敬拜是由那些外在的，有象征性的、礼仪性的东西来表达的。“分别为圣”的场地是一个正常的敬拜、正常的基督教信仰的表达形式。这个问题对道教不重要，对佛教也不重要，因为它们根本没有这种分别为圣的形式，但对我们重要。因为这是一个信仰长期存在，不被中国文化所吞并、所同化的基本保证。所以我们来是要保证我们的信仰在这个社会中能够长久地生存。

好，我觉得这是两方面的事，一方面很清楚的，我们是为了信仰，表达信仰。但是因为我们“道成肉身”的，就产生了后面的问题，我们是因为外形，所有的灵都是为了支配外形的，当你的灵不能支配外形，那就不是灵，那就成了一个肉身了。所以，当你在支配这个肉身的时候，就会产生跟外部有形世界的这种关系，所以，当我们在改变这个东西时，本身并没有什么更多的意义，当我们做的时候，就附带地将很多副效益，就是在这个社会神所设的结构慢慢在这个世间实现了。这是我昨天也谈到的问题。我们在这个话题上稍微停一下，就进入下一个话题，我们是有可能，不是有可能，是应当和现行的执行当权者合作的，是可以合作的。我们要顺服，当顺服的部分，我们是要顺服的，但只限在当顺服的部分。

过去我去讲道的很多教会，现在都是在写字楼聚会，大概都有二三百人，这就是个进步啊，但是进步是不是因为执政当权者出于他们突然的良心发现，说：“哎哟，他们那么

不自由，咱们多给他们点自由吧。”肯定不是，这是社会生活中自然发展的规律。由人的生命活出来的，如果没有家庭教会长久这么活着……昨天我一直在想，赞美诗里唱：脚踏之地属于你。你不踏上去，你想让上帝给你空降下来，永远没有。我们自己被差到世界上来，要扩展神的国度，我们都得踏在这儿，教会就得道成肉身，用实体踏在这儿。不要等其他人做好了你们再走进去，永远没这事。永远是祭司伸脚，约旦河的水才开，永远是你踏在那儿，才成为天国在你那部分的伸展。实际上，从那时到现在，也是由于家庭教会一步一步，不断地活出来，这个活出来是秉承着上帝的旨意，不是我们自己要活的，就这么自自然然地，在生命的拓展中，在主的施恩中，那么拓展出来了，所以，必须得承认，不承认是不行的。

当然我知道，你们教会今天也出了一些事情。但这件事上呢，我觉得也有一些仍然可以战胜的地方。我觉得有一点想和大家分享。当然我不是治委会，我也不知道治委会是什么想法，我只是按照信心原则来说我们面对的。

我知道这个时候，除了爱心上的挑战以外，我们信心也会受到挑战，我们会出现很多的疑惑，很多的议论，我们作为人来说很正常，这都是合理的。但是如果是神设立的教会，他就有教会的结构和秩序，就有教会通过这个结构的带领，我们就会顺服。你看连执政当权者我们都顺服嘛！我们老强调对世上执政当权者的顺服，倒没有强调对教会属灵权柄的顺服。这是一样的，要有信心。信心就是说，有些情况可能不是我们所有人都能看得清的。我知道守望是一个很民主的教会，但是记住啊，民主并不是教会的至上原则，教会可以实行民主，但最终的原则一定不是

民主，如果民主了，人民就是上帝了，但显然不是。如果人人都是罪人的话，他们加起来是不是就变好了呢？我想讲的是我以前的一个例证。那时我在一个宗派服侍，被请到一个传道人的聚会去分享一些事情。去那个会议的时候，有人来接我，他们有意安排了一个当地的神学生。为什么说有意，因为接我的这个人他正好去我那个宗派在当地的一个教会聚会。这个人是一个东北的弟兄，然后他也带了一个他的朋友，也是一个东北的弟兄，但是另一个教会的成员。他们来了以后就给我讲，问我是什么宗派的。就讲了一些他们教会的事，其实我也大概知道一点教会的事情。他们是讲他们不理解他们教会的事情。我稍微讲讲他们的情况。他们教会当时没有牧师，牧师去了加州。所以他们就想找牧师，因为他们牧师都走了。这时候就来了一些应聘的，应聘的这个从香港来的主任牧师，他们特别地不喜欢，他是这个宗派介绍的。另外的一个，是他们自己介绍的，是个英国牧师，华人，但是说英文，他们也很喜欢。但是结局是，他们不喜欢的这位主任牧师通过了，那位他们喜欢的英国牧师没有通过，而且没说原因。所以他们愤怒得不行，然后就很激动地跟我讲，为什么不给解释，这个事为什么不能解释呢？很愤怒，可能美国的教会比我们还要民主。他们讲，那天我们去的那个宗派的区监督，就是圣经里说的监督，和我们的那位华人教会的总干事去了，他们在那间教会就像挨批斗一样。我想你们守望可能还不敢做这事。那天接我的这两个人呢，他们有一点疑惑就是，他们当时为什么不解释？为什么我们喜欢的这个，你们就是不要？他们到底还是不解释。不理解啊，你有什么可保密的。我听了就给他们解释说，第一个呢，我知道

你们是够厉害的，因为这个总干事也是我的朋友，依我所知，你们区监督和总干事两人都被你们给批斗得犯心脏病了。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原因，你要问我我也不知道。但第二我要告诉你，以我作为一个牧者，我所经历的事情，我能想到很多东西，比如说我作为一个牧者，我能想到说，他一定有他的原因不告诉你。比如很简单嘛，如果我告诉你了，你们教会三百多人，整个北美的华人教会就那么点，在一个星期之内，他现在所服侍的教会全知道了。很简单的，作为牧者，我们在这个位置呆着，我们经历过的例子太多了。有的时候，神为什么会把那些属灵带领人放在那个位置，记住啊，不是因为我们服从他，是因为神有心意把他放在那个位置上，自然在那个位置上神对他有启示。那他做错了怎么办？如果他做错了，神会让他负责。

其实，任何一次教会分手的时候，都不会愉快。没有愉快的，除非是拆建。真是这样的，我们都是众人成为一体的，谁的身体撕裂了会是愉快的呢？没人愉快。但是我们也是凭着神的恩典，在这个时刻，我们要永远持守神的爱，永远持守对神所委派的基督身体的信心。会过去的，我相信都会过去，过两年一看，哟！是神的美意在其中，我们不知道。

我讲一点我的见证，我是怎么开始有信心呢？多年前我跟我太太去耶鲁大学植堂。同去的时候大概想得很清楚了，我们俩都够棒的。我太太是全国律协的笔杆子，又有服侍能力，又有口才，都棒得不得了。可是我们一开始没意识到，我们开始的时候，因为一个特殊的场地的缘故，就选到另外一个高速公路开车得十分钟的城市聚会。聚会的地方当时是我们一个宗派所评估的地方。白人以为他们是非常爱去，又免费，距离其他人住

的地方也不太远，而且那边有七八家的弟兄姐妹，愿意在那里开始。所以我们因为这些原因就去了。但去了几个月以后就发现不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原来在耶鲁带领的那些慕道友，都没过来。别看这十分钟的路对基督徒来讲不算什么，但是对慕道友来讲，是很大的挑战。那时候不像现在，现在的学生来上学就买车；那时候根本就没有学生买车这种事。我不讲中间的这个过程，结果就是我们听到了神的呼召，要回到这个城市，回到耶鲁大学重新建立教会。这样那些人就不干了，因为这边舒舒服服的，是在中产阶级的居住区，是比你们华杰大厦还要美的地方，又有白人弟兄姐妹给我们准备这么好的东西，所有他们就不回来。我们就祷告了大概六个月，之后，我们的区会的监督就跟我们讲说，你们真的领受了？我们说，我们真的领受了，是神告诉我们的。他说你甭管了，也不用再讨论，永远讨论不完，因为他们愿意在这边呆着，你们就走好了。我们两个人就带了愿意跟我们走的，我记得是十一个人，跟我们去了，离开了教会。

一开始我们说，既是神的异象，我们当时把命也豁上了，两手空空什么也没带，把东西都留下了。但回来开始后，没人来！甚至我们以前的慕道友都没来，人还在减少，最后只有两家没走。你不知道这时牧者的心肠，这个地方是聚集丧失的灵魂的，你每个主日在那里看着，人过去，没有一个人进来，你什么心情？心急如焚，简直不得了。有个人（后来成为我们教会的长老）那个时候正好到耶鲁来，因为他们当地的牧师介绍说我在那儿（我虽然不是一个称职的牧师，倒还是一个称职讲员，和外人打交道比较多），他就来了。那天聚会，他就坐在第一排。一个教堂，

大概能容 150 到 200 人左右的样子。快聚会了，我就看他一直往后看，我说，你还等人吗？他说不是，不是。咱们教会的人呢？我说，这就是咱们教会的人。我们都在这儿了。很多人，倒不是没人来，是没有人来第二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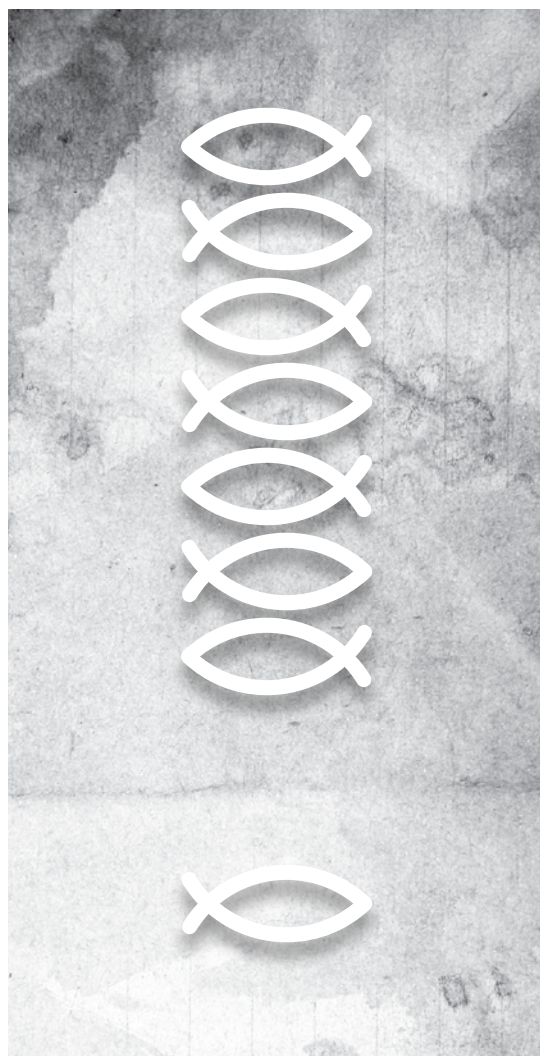
那个时候，我们也碰到很多外在的压力，人说，这哪儿是建教会啊，这整个是逗小孩子玩呢，都是学生嘛。我们也怀疑了，真是神的呼召吗？如果是出于神的呼召为什么不来人？我记得很清楚，总干事有一天过来说，我们那个时候最大的疑问就是，这个地方还能建教会吗？或者神是要用我们吗？这是我们最大的疑问。是我们听到神的声音吗？还是我们自己想的？总干事过来时，我们就专门请教了说，你看这个地方还行吗？他没说话，就上去讲道了，他讲完道后，我们那时候就几个人，等着他下来，然后让他说两句。当时我没敢走过去。他们说，总干事在那儿哭呢，你瞧这教会还有什么希望，总干事都在那儿哭了。总干事也在担心了，他是非常有经验的。在弟兄姊妹走了以后，他就开始给我们说实话。我们问他，还能撑下去吗？他说，我看形势不好；我们有一说一，是不好。但是他说，你们也不要太着急。第一个，当时加州一个很大的教会请我去，我刚上神学院时就已经把我定好了。他说，那个教会还可以去做牧师，你们这儿干不了，可以去那儿；这儿不要也没关系，有的是教会。但是（后面有一个但字，学法律的都明白），我觉得还是应当在这里持守着，坚持着。为什么呢？他就给我们讲了一个见证。他说在很多年以前，我来耶鲁学院的时候，我们有五个人的香港同工，争取去神学院读书。读书的时候，第一个人毕业了，毕业后他就要在别的地方开辟教会。他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先去看那个地方的黄页

(电话本)。看的时候，就把中文姓氏都找出来，挨家去敲，一家一家敲啊。说我们要在这儿开始一个教会；感恩节那天，我们要请你吃饭，一定要来啊。好，不少人都说愿意来，愿意来。这么多人，他算了一下，大概五百人，就准备了五百人的饭。然后他们那天五个人一块去了。从下午四点开始，就在门口站着等着。他们算着说，就算有一半的人不来，也有二百多人吧。从四点钟等到晚上十点钟，来多少人？一个没有。他也没讲后来发生的过程。如果他真卷铺盖卷回家了，这个教会就真没有了。然后这个总干事就问我说，你猜这个教会现在有多少人？现在有将近四百人。就是一个人没有的地方，现在有四百人！在石头里、在沙漠里开的江河，为什么呢？就因为他没走，他知道这是神的应许。他说那个脚踏之地，异象不是空的。异象就是按你的生命，在肉眼没看见的时候，但因为在灵里已经看见，就把命摆在那儿，就这么简单。

噢，原来是这样，当然听别人的见证，都兴奋着呢。得把你的命放那儿才行，因为在你的命放那儿之前，永远不会理解他们经过的是什么。所以，我们俩就开始祷告，祷告时也反省了我们，比如说，我们是真的两手空空吗？估计还带着我们自己的骄傲，带着我们的所谓的口才，带着我们所谓的理性，带着我们所谓的区会名义。如果是这样，那怎么办？我们说，我们要把一切放在神手里，如果是神的异象，我们就放弃一切自己的东西，将生命完全献给主。这之后我们又去了纽约的中国城，订了一个很大的钢架牌子，上面写着“新港华人布道会”，以及我个人的电话。就是在复活节那天，我们六个大人，一个小孩子，挖了一个深坑，就把那块牌子埋下了。当时整个州的人都在看着我们，看从中国大陆来的两位，在这边能不

能建立教会，都在嘲笑我们呢。那时，如果我们别的都可以放弃，还有面子不容易放下。如果我们偷偷溜走了还可以。但是你牌子立那儿了，你能背着牌子跑吗？神真是奇妙的，从那个复活节开始，跟着的那个星期，来人了，最重要的是，来的人就不走了。你的异象不是空的，你的异象，你的身体，你的全部生命，愿不愿意放到神的全部异象之下？这是我们今天所要面对的。■

(本文根据刘同苏牧师2011年5月31日在守望教会祷告会上的分享录音整理而成，有个别删节)





守望户外聚会的背后 ——中国家庭教会对其教会论的反思

文 / 以勒 译 / 书仪

一、

2011年4月10日之后的两个月中，大量关于守望教会成员和警察在主日的户外聚会中对峙的图片、视频和新闻报道持续进入公众的视野，让世界震惊。随着圣诞节的临近，北京守望教会的户外聚会可能再一次成为全球媒体的焦点。守望教会此刻正在重新评估其策略，决定下一步的方向。当我们合上2011年的年历时，毫无疑问，守望这段长期的户外聚会是本年中国教会最具争议的事件，也让国际社会颇感困惑。地球村的成员们想知道，在对基督教实行了近20年看似宽容的宗教政策后，中国中央政府是否要收紧控制，开始新一轮的宗教逼迫。中国家庭教会的领袖们在私下激烈地辩论守望教会是否做得对。很多人认为，相比十年前，教会现在已经享受了非常大的自由，于是得出结论，认为守望教会错误地判断了政

治局势，并且给自己带来了不必要的损失。

本文认为：1、中国政府最近对守望教会持续和强有力的打击不能被看作是一轮新的类似之前（1949—1979年）的逼迫；2、守望和政府的对峙是计划之中的行动，不可避免地植根于其教会论和其对神特别带领的领受——这是守望教会和大部分传统家庭教会迥异之处。任何关于守望教会和政府对峙的有意义讨论和反思，都必须从教会论以及其对事工理念的影响开始；3、任何对于其当前策略的重大调整，都极可能表明守望对其教会论有重大修改，以及对其异象有大幅修订。

守望教会是现代中国转型时期的一个转型中的教会。要明白家庭教会今天的挣扎，先要明白在中国共产党铁腕统治下的社会经济背景。过去的62年（1949—2011年）可以大致分为两个时期。从1949到1979的30年，极权主义的政治力量控制着公共领域和私人生活

的每个角落——经济，艺术，教育，思想，道德，体育，娱乐，媒体，等等。极权主义与其对人的完全控制主要依赖于现代技术和无情的政治力量。那个时期，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角度来看，宗教是精神鸦片，最终会在历史的不断进步中被消灭。所以，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是对宗教进行严格控制，直到宗教“寿终正寝，成为历史”。此外，中国共产党认为基督教和西方帝国主义紧密相连，是文化殖民主义的手段。所以在1950年代的十年中，新政府努力隔断教会和西方的联系，并且要求教会对新政权绝对服从。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中国共产党推动并最终成立了一个半官方机构“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简称“三自”）。三自创始人吴耀宗曾在协和神学院受训，有基督教青年会（YMCA）背景，神学立场为自由派。三自宣誓要按照“自治，自养，自传”的原则，脱离和西方教会的关系，有意识地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保持一致，并自动自发地服从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全国各地很多的教会和教会领袖都受压加入三自。但是相当一部分保守的教会领袖有意识地和三自保持距离，对其强烈的政治目的持怀疑态度。他们坚持政教分离的原则，热切捍卫教会在宗教事务上的自主。这些领袖坚持基督是教会唯一的元首，并且认为他们已经恪守了三自原则，所以不加入三自。

渐渐地，大量的基督徒被迫在家庭中开始各样的聚会和崇拜。为了和三自教会相区别，他们自称为家庭教会。即便如此，家庭教会的基督徒还是受到政府极大的逼迫，逼迫背后的意识形态是消灭基督教。因为国家极强地控制着群众的社会经济生活，所以当时的逼迫是系统和彻底的，无孔不入。一次又一次，被捕的基督教领袖和平信徒被要求放弃信仰。基督徒

被邻居和同事歧视、羞辱和监管。信仰生活被挤压到只剩下“信还是不信”的狭小空间；甚至参加主日崇拜便获刑或是被送去劳改。于是，家庭聚会变得非常隐秘，对基督的跟随者们而言甚至成了一个奢侈品。那时，大部分家庭教会的信徒都没有定期的主日崇拜。

中国共产党在1979年开始的经济改革全面放松经济领域的管制，由此走上不归之路。极权主义意味着对一切的掌控，当它失去一个领域，特别是失去经济领域时，必然会产生扩散到各个领域的连带效应。结果是，从1979到1989年的十年中，中国共产党退守为一个中央集权政府。然而，国家极权主义政府机器仍然运转着，即使其整体控制能力已经极大地减弱。

同时，伴随着众多神迹奇事的报告，农村地区的基督徒人数剧增。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放弃了对宗教所持的敌对和消灭的姿态。在1989年至今的二十多年中，中国共产党进一步从意识形态政党转化成了一个由共同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凝聚在一起的社会精英集团。政府的主要功能是进行利益分配和维持社会稳定，并处在两极张力之间：一端是普通大众的利益和公众意见，另一端是社会利益集团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这个时期的道德沦丧已经让正统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无法再对宗教发动可持续性的意识形态上的冲击。

自1989年以来，各种宗教信仰，包括法轮功，重新进入社会。为了寻找精神层面的安息和生命的意义，城市里的人群涌入三自和家庭教会。城市家庭教会，特别是北京的教会，享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和增长。信徒开始有定期和公开的主日崇拜，教会迅速成长。大约在2004到2005年，北京的一些教会开始达到300至400人的规模。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经济和教

会发展的背景下，北京守望教会作为众多家庭教会之一，走上了国际舞台。

二、

北京守望教会 1993 年始于金天明家中的聚会。金天明毕业于清华大学，属于那批六四后的知识分子牧师，是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加速衰退时信主和成长起来的。到 2005 年初，守望倍增成长为一个有 12 至 13 个团契，300 会众的教会。这些团契在 12—13 个点举行主日崇拜。因为教会服事的人群是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所以其带领的团队，包括天明牧师在内，自然而然是由一群知识精英组成。自从 2005 年来，守望教会一直实践其对教会的构想，即在政教关系上与传统家庭教会保持鲜明的连续性，但是在教会建制上有显著的不同。这些年来，守望将团契整合为堂会，租用商业楼宇进行主日崇拜，积极地作为社团向政府申请登记，主办基于教会的信仰季刊，并在 2009 年 12 月以 2700 万人民币的价格购买了 1500 平米的商业楼层供教会使用。会众主要为社会各个领域的精英，在 2011 年举行户外敬拜之前已经达到了 1000 人。

守望教会不是第一个以举行户外主日崇拜来抵挡政府干涉的教会。在北京、成都这样的大城市，也已经有其它教会购买了房产的先例。为什么守望的建堂会成为这么严重的事件，以至于演化为国际舞台上一出长达 8 个月的现场剧？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宁愿承受公开逼迫守望教会而来的政治利益的损害，而不愿意满足守望的诉求？真正关键的问题是，在主日敬拜地点和教会房产的冲突背后，隐含着执政党对社会和政治控制力的进一步受限。和其他教会不同，守望四月的户外敬拜是有计划、有目的的

行动——直接面对政府，为了给教会和其他类似的非政府组织赢得更大的空间。照中国共产党现在的力量和控制力而言，这是不能接受的。

在守望教会和大恒地产商长达 16 个月的拉锯战后，因为租用的场所再次出问题，守望果断地动员会众，在 2011 年 4 月 10 日去到户外敬拜。除了说明这个决定是迫于场地需要，守望明确指出这个行动也是其实践“山上之城”异象的必要之举：“从积极的角度而言……神把他的教会带到这个在人看来没有任何出路的境地，是要再次挑战我们的信心。反思他这几年带领守望教会的异象，我们相信，这几年无论是登记、整合还是建堂，教会始终行在‘山上之城’这个大异象之中。在建堂没有一个清楚结论的情况下，仅是出于外在压力而分散聚会有违神对守望教会的带领，必然导致教会的分裂，而让撒旦的计划得逞。因此，‘户外聚会’是沿着神带领方向的一场属灵争战。”¹这一段简短的文字揭示了两个关键事实：1、守望教会不断强调的“山上之城”异象是进行户外聚会的主要原因；2、有一种强烈被神带领进入一场属灵争战的感受。

在同一篇文章的接下来一段，守望进一步阐述了户外敬拜的双重目的：1、单单为了敬拜神；2、向政府部门传递一个信息，主日敬拜是基督徒信仰生活的基本需要。如果政府允许守望合法拥有或租用空间，对于今后政教关系而言将会是一个转折点。

通过对守望 2005 年申请登记时，以及在 2009 到 2010 年的建堂事工中重复出现的类似用词和概念的识别与确认（“山上之城”的异象，神特别的带领，双重目的），我们可以证明户外聚会不是一个偶然的孤立的事件，它与前二者关系密切，并且在时间顺序上非常有逻辑关联。在 2005 年，守望有策略地将众多团契合到一个

聚会场所。教会模式的改变和申请登记是同一“山上之城”异象的两个协同推进的事件。守望教会发布的解释其登记申请的文件中清楚声明：1、登记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因为“教会需要在社会中成为山上的城（太 5:14）”；2、登记的动机：“不是受政府的压力……而是因为神对我们教会的特别带领”；3、抓住登记机会的目的是“在教会内部和外部（社会上）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让教会得以成长”；4、过程是充满挑战甚至风险的，但是政教关系是“只能通过对话来解决，并且教会无法逃避这个责任[与政府合作来解决政教关系问题]”。²在海淀区拒绝了其申请之后，守望教会在政府部门行政复议并申诉了两次，用了各样许可范围内的手段。在其向国家宗教局递交的“关于教会登记的意见书”中，守望教会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论述政教分离的原则，表明守望的登记是给全社会带来祝福的行动。在反思申请登记失败时，守望的主任牧师金天明果断说到：1、登记反映了家庭教会转型的显著特征；2、是一次应用政教分离原则来解决历史上政府和教会的张力的尝试；3、守望教会登记申请的被拒不会拦阻家庭教会的合法化进程。³

虽然登记受阻，但在新的模式下教会持续增长，事工继续发展。两年后，守望于2007年开始了建堂事工，并奇迹般地抓住机会，在2009年12月22日，以现付的方式迅速购买了大恒科技1500平米的房产。正如金牧师之前所言，守望以其雄厚的财力，通过购买教会的房产，在物质上将家庭教会的合法化进程推到了更高的一个层面。建堂事工动员报告将建堂的根本原因归结于教会2005年有策略地将会众合为一处聚会的决定：“1、……教会需要一个更大的物理空间来成长；2、我们相信是时候让家庭教会浮出水面，进入社会了。中国（家庭）教会

成长到今天，需要突破现有环境，才能成为‘山上的城，灯台上的光’。才能在这个世界成为公开的见证。”这个报告进一步阐明了建堂事工的历史意义：“经历了漫长的艰难岁月之后，中国（家庭）教会最终扎根于（中国文化中），现在正进入了一个新的增长时期……因此，建堂事工是教会成长必要的外在表现形式……我们相信，对外而言，建堂对于政教关系、教会对社会影响、社会对教会认识等方面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对内而言，建堂对于教会建造、福音传播等方面也会产生重要影响。”⁴虽然北京有其他教会已经拥有房产数年，但是单就面积来说，守望大恒的房产是最大的。关于房产的面积，金天明牧师进一步解释，这个面积是预计了教会在今后数年可能的成长，并且是为了“使教会的成长不会再受环境的拦阻”。⁵

三、

到目前为止，本文阐述了守望教会在登记、建堂以及户外敬拜中的共同点：即“山上之城”的异象，以及神的特别带领——为了教会的成长而使用守望教会突破外在的限制。要评估守望教会领袖对神特别带领其积极与政府交涉，以期在政教关系上实现突破的领受，是很困难的。然而，因为这个特别的带领是建立在守望教会“山上之城”的异象之上，而这个异象又根基于其教会论，所以评估守望教会的教会论是一条有帮助且可行的进路。这篇论文的其余部分则尝试表述守望教会在教会论上的特点，以期今后的进一步讨论打下基础。

2011年4月以来，几乎所有关于守望户外聚会的讨论和文章，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的，主要都集中在社会政治层面上的评估和判断，而教会论层面的探讨却从来没有成为过讨论的

中心。王英老弟兄（一位 80 多岁的传统家庭教会领袖）分析了守望的异象以及对应的圣经根据（太 5:14），但是却没有谈到教会论。他的结论在反对守望户外聚会的家庭教会中颇具代表性：1、“山上之城”的异象建立在错误的解经上；2、教会登记的努力是为了寻求政府的保护；守望教会是在寻求错误的主；3、寻求教会合法化的努力是条错误的道路；4、关于社会政治的判断完全是天真的。⁶ 反对王英的观点则主要着眼于教会在一个开放的公民社会中的自然权利。这类观点多参考西方国家的情况，认为任何大的教会都有权拥有合法的地位，并且拥有财产，并引用罗马书 13 章以及加尔文对此的解释来反驳无条件的对政权的顺从。⁷ 遗憾的是，在过去六年中，教会论本身从未跻身成为讨论的焦点，最为接近的也只是关于政治神学方面的讨论。

毫无疑问，守望“山上之城”的异象以及其对神特别带领的领受与 1989 年后的社会、经济背景紧密相关。然而，和其支持者或反对者不同，守望教会的领袖，特别是孙毅长老，自 2005 年开始，一直在有意识并一致地致力于将其异象和呼召植根于教会论。孙长老的神学结论补充了守望教会的教义基础。他的概念和用词也被其他守望的领袖反复使用。其中，教会的社群性是孙长老神学反思的一个重点。当城市教会人员的定期出席率相对稳定，并达到 200 人的数目时，家庭教会开始面对全新的议题；一个最为迫切的问题就是教会的群体身份。孙长老对教会身份的定位超出了传统家庭教会惯有的立场。⁸ 他认为，教会不仅仅是一群个体信徒的聚集。孙长老从约的本质，救赎的目的，以及三一神论的角度归纳出，社群性是教会的一个本质特征，而这个特征不是倚靠或以信徒的特殊性为前提。孙长老提出，无形教会的社群性特征必然表现在可见的地方堂会中，具体

形式为：1、体制结构；2、教会在彼此相爱中的合一；3、在日常生活中的活的社群。

基于地方堂会的社群性本质和身份，孙长老进一步阐述：传统家庭教会的教会论会将今天的教会带入一个危机，即中国家庭教会作为社会中一个独特的群体正在萎缩。结果是，教会将丧失与社会互动以及关怀社会的能力和意识。换言之，孙长老所说的是，教会将其功能局限于狭义的传福音，从而完全放弃了作为一个建制教会出于其群体责任而当做的怜悯事工。孙长老引用了洛桑信约和初期教会历史，提出个人的见证和群体的见证在传福音上同等重要。所以，地方堂会不可逃避其在一个公民社会作为一个法人应担当的责任。一方面，建制教会可以作为民事主体享有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应该透过可见的事工来祝福社会，完成其义务。孙长老得出结论称：“当教会对社会的福音宣传更多地建基于教会的群体生活见证，建基于其作为群体而有的社会关怀之基础上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更准确地说，教会在这个社会中已成为山上的城，灯台上的光。……这不是一种对时局的判断，而是根据一种教会论……”⁹

守望教会到教会在一个公民社会中群体身份和责任的强调，是一个基础性和主题性的话题，在所有的讲道、文章、通讯和教会文件中不断重复出现。这个独特的教会论特征使得守望与许多传统家庭教会迥异。对群体身份的自觉，以及对群体见证的强调，让守望教会有一种神的特殊带领的感受，按他们的话说，即“山上之城”的异象。这直接导致守望尝试在会众中建立一个全新的教会的模式。对教会论这个新的、群体的特点的强调，促使守望经历了教会模式转型（包括合并会众）、教会登记、教会建堂，以及户外敬拜。在这个过程中，很容易

观察到一条逐渐上升的轨迹。户外敬拜的真正原因在于崇高的教会论理想与中国压迫性社会现实之间的激烈冲突。

守望教会积极建制性努力的基本前提在于一个判断，即中国不可逆转的社会经济转型的进程不会将这个国家带回到以往那样对各种信仰进行意识形态上的逼迫的日子。这样的局势，和守望教会的异象以及其对神特别带领的领受合在一起，产生了前文提到的守望登记、建堂、户外敬拜的双重目的。守望相信，与政府积极交涉和对话的行动本身以及这个过程，就是一个群体的见证，是教会作为社会团体的负责任的行为，目的是要在政教关系上有所突破而来祝福社会，而这反过来也是教会为其他人带来祝福的群体责任。我们再一次看到，守望教会论的特点是在这个双重目的背后的决定性力量。因此，如果任何持不同观点的传统家庭教会期望和守望教会之间的对话有意义和成效，教会论必须成为讨论的核心。同样，如果任何基督徒支持守望，但是却没有识别出并欣赏其教会论的神学建设，他们的支持在神学上是没有底蕴的。

守望教会可能将 2011 年的圣诞节作为一个回顾其户外敬拜策略的关键点。鉴于教会以往的经历，守望教会的教会论和其派生的异象将会在决策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也是一个让守望来重新评估其教会论，并且在这个教义下重新调整教会功能之优先次序的时机。任何关于当前策略的重大调整都至少表明教会论中优先次序的重大变化。无论守望走哪条路，都将会是中国家庭教会阵营中的一次崇高努力：作为现代中国转型时期的一个转型教会，在这个时代，为神的荣耀，透过修订的教会论来寻求教会的身份和呼召。

当年家庭教会不加入三自是出于自觉的教

会论反思，如今，守望新的尝试在基本底线（基督为首）与方法论上与五、六十年代的家庭教会保持着相当的连续性。上帝掌权，底线与方法论的正确胜过暂时性的反思结论，并为神学结论的调整提供坚实的框架。也许守望教会过去六年的尝试对家庭教会的最大贡献并不是可见的教会与事工，而是其执着地在一个新的时代与挑战当中，努力透过基于圣经的神学反思建造教会论，并将教会事工建基于神学性的结论这一方法论上。这个在世界历史中，以教会为本、以圣经与神学为根的主体思考方式，本身就是上帝之国掌权的彰显，就是福音的宣告。

因为无法得知守望的末世论——守望教会主要的资源中没有任何明确提到末世论的文章，所以这篇论文没有提到这个关键层面。由于末世论极大地影响着教会论的形成，并有效地让教会在实践中形成功能性的优先次序，本文作者在祷告中盼望守望教会的领袖们能够仔细和深入地探讨这个主题，并且从过去一百年新约学者们的圣经研究中得着祝福和帮助。■

- 1 北京守望教会，“户外敬拜问题解答（一）”，《杏花》2011年3期，56-57页。
- 2 北京守望教会，“我们为什么要登记”，《杏花》2008年1期，19-21页。
- 3 天明，“推动教会登记到今天”，《杏花》2008年1期，40-42页。
- 4 北京守望教会，“建堂动员报告”，《杏花》2010年3期，20-25页。
- 5 “守望教会牧师建堂访谈”，《杏花》2010年3期，40页。
- 6 王英，“好了疮疤忘了疼（下第7稿）——关于‘守望教会事件’的慎思明辨”，“约拿的家”，http://www.jonahome.net/bbs/dv_rss.asp?s=xhtml&boardid=11&id=65906&page=2 (2011年12月16日)。
- 7 曼德，“我们为什么支持守望教会”，2011年11月12日，圣山网。
- 8 孙毅，“对教会社群性的思考”，《杏花》2007年创刊号，26-33页。
- 9 孙明义，“对家庭教会寻求登记的神学反思”，《杏花》2008年1期，48页。

山上之城对神国的彰显

文 / 孙毅



在守望教会的建堂进入到艰难时期时，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再次反思这几年神带领守望教会的方向，目的是看我们是否偏离了教会作为基督的教会所当有的方向。当我们思想教会这几年所持守的公开整体聚会及向堂会转型的异象的时候，我们开始意识到，以往我们主要把这个异象看作是教会同工层的一种领受，而没有深入地寻求其在圣经上的理据。简单地用“山上的城，世上的光”来概括这种异象，还不能够带来一致的理解。所遇到的问题之一就是，教会异象中所讲的“山上的城，世上的光”与教会所当持守的福音使命有什么关系？本文试图从圣经角度对此作一个初步的思考。

一、理解福音的两个角度

在新约书卷中，“福音”这个词的希腊文有两个词：“euangelizomai”和“euaggelion”，它们字面的意思涉及“宣告一个好的消息”。如果用作动词，就指对这种好消息的宣告；如果用作名词，就指所宣告出来的好消息。所以这两个词在原义上并不指一卷福音书。在当时历史的希腊语境中，人们通常用这个词来表达

从前方传来的战斗胜利的消息。¹

理解教会的福音使命，取决于我们对于“福音”的理解。在使徒传统中，对于福音有两个理解与宣讲的角度。

第一个角度在保罗书信中有较为明显的表达。在罗马书最初的几节中，保罗将“福音”与对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的认知关联起来：“这福音是神从前藉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罗 1:2—4）这里特别关切到耶稣是谁，以及他为我们的罪而死、埋葬及复活。随后，在罗马书 1 章 16 节中，保罗进一步阐明，他所说的“福音”其核心集中于耶稣的受难和复活方面，以及由此带来的让人意想不到的拯救，使人认识到原来福音具有使人得救和称义的能力。在哥林多前书 15 章 3 节，保罗提到他传给哥林多教会的福音时，特别强调这是他的领受：“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基本上也是相类似的内容。

从保罗的这个角度来看，“福音”之所以是好消息，乃在于它是耶稣基督之复活消息的宣告。正是这种消息，使原本因耶稣被钉而处

在绝望中的人，经历到一种绝处逢生的惊喜。同时因这个事件而认识到耶稣作为神儿子的身份，有拯救和赦罪的权力，有胜过死亡和黑暗权势的能力。凡接受与认识他的，罪就因此得着赦免。

第二个角度可以从四福音书对福音这个词的使用中看到一点线索。马可福音的开始就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可 1:1）这句话可以理解为，耶稣基督，作为神的儿子，是福音的起始。或者理解为，耶稣基督神儿子的来到使福音开始了。在这个背景下，马可福音 1 章 14 节再次出现福音这个词时，就与神的国联系在一起：“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再往后发展，以往神只向以色列民所做和所应许的，现在则要借耶稣基督临到万邦（可 13:10），传福音给万民（可 16:15），这样的时刻终于到来了。如果这样来理解福音的话，那么，这里所说的“福音”其核心内容就不是关于耶稣，而是耶稣本身就是福音。这福音表现在他关于神的国所宣讲的，以及他所作的方面。²

他所宣讲的核心信息是神的国临近了；而神国的来到，通过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的所作所为，即通过医治、赦罪和让死人复活这些作为，以及通过比喻、讲论等给予的教导，这两个方面显露出来。

在马太福音中也显明了同样的含义：即福音与神之国的临在紧密关联在一起（4:23; 9:35; 24:14）。路加则使用了动词的形式，来描述对这种信息的宣讲活动（8:1；16:16）。另外，路加也用“福音”这个词来描述对耶稣出生之消息的宣告（2:10）。约翰福音中没有直接用到这个词，但其所叙述之内容的主旨显然是与其他福音书相一致的。约翰一书中使用了相关的词

根（aggelia），即指关于这方面的信息（message，见 1:5；3:11）。

总之，如果在新约书卷中“福音”这个词主要是在上述两个意义上来使用的话，那么，这两种理解对于我们更进一步地理解教会的福音使命有什么关联呢？

二、教会的福音使命

我们通常所讲的教会在这个世界中所领受的福音使命是指马太福音 28 章最后所明确表达出来的大使命：“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 28:19—20）在马太福音所表达的这个大使命中，教会在这个世代所当做的有三个方面：使人成为基督的门徒；使之有教会团契的生活；教导他们基本的真理并活出一个有见证的生命。

通常我们把上述第一个方面，即领人信主看作是教会大使命的主要方面。确实，传福音是大使命最为主要的方面，但并不是教会所领受大使命的所有方面。在领人信主的信息宣讲中，无论是教会的布道会还是个人的布道，都主要地在传递着上述福音的第一层含义，即只要人愿意认罪悔改，认识并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奉他的名受洗，人的罪就得到赦免，并必得所赐的圣灵（徒 2:37）。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福音使命既可以是教会的使命，也因此体现为是其中每个信徒通过个人布道所当行的使命。

但是，如果我们稍全面地理解福音的含义，我们就可能更全面地理解教会的福音使命。从福音的第二层含义来看，教会在这个世上，不只要有福音布道会或个人的布道与见证，也



当以教会整体的存在来宣讲及见证神国的临在。确实，如果说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一个人就可以见证神国已经随着他的降生而临在于这个世界，那么今天，没有哪一个人可以以其单个人的见证来见证神国的临在。只有作为基督身体的教会，被赋予了这个重要的使命。就是说，教会在这个世界的重要使命就是宣讲并见证神国的临在。正因此，教会及其中的每一个信徒被看作是基督神国的使者。（林后 5:20）

问题是，教会如何在这个世代彰显神国的临在？如果去考察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是如何来显明神国的临在，可能会对我们有些启发。耶稣见证神国的临在主要有两种方式——口头的宣讲，以及实际的行动：“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神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太 9:35—36）

作为山上的城，即便从地上教会来看，其整体在这个世上有个体信徒不能够取代的作用。第一表现为教会的宣讲。教会宣讲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主要表现在教会主日讲台上的宣讲。当这种宣讲是公开的，并且可以通过现代的媒介让更多想要了解的人听到的时候，教会就更好地发挥了她宣讲的作用。其次，教会整体的宣讲还体现在教会的刊物与网站方面，即通过现代的媒介，以教会整体的声音或形象，把基督信仰中基要真理传播出去。这两个方面的作用不能被基督徒个人、团契或专业机构所代替。

但除了教会的宣讲之外，教会还需要以其实际的行为来见证神的国。这个方面可以体现在整体教会公开参与服务社会的功用。整体教会的奉献及爱心行动的组织，往往会发挥远超过个人的作用与影响。在这个方面，圣经中的教导，如基督所概括之律法的总纲，爱神并且要爱人如己（太 22:37—40），既是给教会也是给其中每个信徒的命令，是教会所领受基督所托付使命的重要部分。对于教会群体，主耶稣所强调的一个新的命令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好让其他的人能够因此认出这个群体就是追随耶稣基督的群体。（约 13:34—35）

三、见证神国的临在

如果教会在这个世上重要的福音使命就是彰显神国的临在，那么教会所作的上述这两个方面在什么意义上见证了神国的临在？神国在当下这个社会处境中的临在有什么意义或特征？

按照福音书的表达，神国临在的重要特征，就是在这个世代，神在其中的掌权显明出来，撒旦的权势受到明显抑制。其实，耶稣在

世时，无论他走到哪里，总是把宣讲神国的福音与医治赶鬼的工作紧紧地结合起来。“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太 4:23—24）这说明第二个方面对于见证神国的临在十分重要。我们通常只是把第二个方面理解为宣讲神国福音的一个辅助手段，用生命来表达对他人特别是福音对象的爱，以此达到传递福音的更好的果效。但如此理解还不足以表达出这两者之间更为深刻的关系。

其实，耶稣的工作表明了神国的降临，而神国的降临打击和抑制的是撒旦的国度。宣讲是用言语说明神国已经来到了，医病赶鬼是用实际的作为显明神国的临在。所以医病赶鬼的神迹显明了神国的降临，且正在他们中间运行。但这在当时的人看来是一个“新道理”：“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附着。他喊叫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污鬼叫那人抽了一阵疯，大声喊叫，就出来了。众人都惊讶，以致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事？是个新道理啊！他用权柄吩咐污鬼，连污鬼也听从了他。’”（可 1:23—27）这在当时的法利赛人来看，实在是很不能够理解的事情，所以他们只能断言说耶稣是在靠着别西卜赶鬼。但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若撒但赶逐撒但，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

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太 12:24—29）进入到壮士的家中，就是进入到这个世界或者这个世代中，主耶稣的工作就是“捆住”撒旦，从他的权势下释放一些人（家具）。

但问题是：如果在主耶稣那个时期，耶稣是通过医病赶鬼来显明神国的临在，即由于神国的临在而使撒旦的权势受到重大打击或抑制，那么，今天在我们当下的社会处境中，教会是通过一种什么作为来显明神国的临在呢？还是通过医病赶鬼吗？

神国的临在并不只是通过让人看到了基督徒对他人的爱就显明出来，也不一定要通过医病赶鬼来显明。其实重要的是其所要显明的意义：撒旦的权势受到抑制。在主耶稣及随后的使徒时期，按照先知预言，医病赶鬼首先是见证了神所差来的那位弥赛亚的临到。当施洗约翰开始有些质疑耶稣的身份而差门徒来询问耶稣时，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太 11:4—6）可见这些是见证那位要来的弥赛亚的重要表征。借着显明弥赛亚的临到，来说明末后的世代已经来到了，就是说，神的国已经来到了。这个意义上，用医病赶鬼来说明主耶稣的身份，显明神国的临在，是特别赋予主耶稣及亲身见证他的那些使徒们的权柄。

今天，借着耶稣被钉十字架及随后的复活，已经明确地显明耶稣是神的儿子。神的国已经临在这个世上。我们这一代人已经不再需要通过医病赶鬼来显明神国的临在了。但问题因此是，如果神国临在的主要意义是撒旦权势受到抑制，那么在今天，除了教会的宣讲之外，教会是借着怎样的作为来显明神国的临在呢？

四、教会对神国临在的显明

或许我们回到保罗书信中，有助于我们思想上面所提到的问题。保罗对神国的理解更侧重于基督复活后的认识。这与保罗从基督的死及复活来理解福音有紧密关联。虽然他对神国的表述在术语上与福音书的表述有区别，但当他讲到宇宙的基督的时候，他对神国在这个世界上所显明特征的概括与福音书的进路其实是相同的。引用保罗在歌罗西书中的表达：“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西 1:16）这里被造的世界被分为地上可见的与天上不可见的，后者中包括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他们原本都在神所创造的秩序之中，神赐他们权柄是要他们在这个可见世界的背后维护世界的秩序。不幸的是，由于人与世界的堕落，他们已经背离了神创造他们的本意，将神所赐的权柄归为自己所有，以奴役人类来谋求维护自己的利益，从而开始发挥扭曲神创造秩序的作用：试图把我们隔绝在神的爱之外（罗 8:38）、要我们服从世俗的禁忌（西 2:20）、在神百姓灵性幼稚的时期支配他们（加 4:3）、控制着那些活在神的爱之外的人（弗 2:2）。

从保罗所站的宇宙论的角度看，基督在十字架的得胜正是针对这种在背后控制着世界的势力（被称为“掌权的”，the powers，不要与世俗社会中的掌权者混同）：“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西 2:15）这意味着，基督已经解除或抑制了掌权的势力，将其外表不可一世而实则虚弱扭曲的面目公开显示出来。虽然还要等“末期到了，那时，基督既将一切执政的、掌权

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林前 15:24），基督的得胜才显明是最终的，但现在这个得胜确实已经发生了。

这“空中掌权者”其实可以利用任何的社会形式去影响这个社会个人的思想与行动。按照尤达教授（John H. Yoder）对柏可夫（Berkhof）研究成果的引用，“掌权的”在人类社会中可以透过这个社会的宗教结构（历史上已被制度化为可代表本土文化的宗教）、知识结构（各种专业学科与机构）、道德结构（规条与风俗习惯）、政治结构（政府与司法等）而发挥其控制的影响。³就是说，“掌权的”通过这些社会结构所控制的对象既有个人也有这个社会的群体。特别到现代，其在某种社会团体、利益集团或者被利益集团所控制的国家中有更为明显的作为。当然要特别说明的是，这里不是在可见世界的层面把某个利益集团或世俗政权当作保罗所说的“掌权者”，因而将其看作是教会争战的对象，教会所参与的属灵争战只是与控制着这些社会群体的背后的“掌权的”争战。（弗 6:12）当然，借着基督的拯救，凡在基督里的每个人，就其所拥有的内在生命来说，已经从这种空中掌权者的势力下得着释放，不再被其所奴役。但即便如此，人在现实生活中却仍然不能不受到这些社会“结构”的影响与限制，以至个人在现实生活中较难以将已经得着的“自由”显明出来。因此，显明神国的临在与作为更多地是与教会这个信仰群体直接相关。特别是与地上有形教会的见证相关。

因此，在这种属灵争战中，通过某种方式来显明“空中掌权者”在群体中所彰显之权势的解除或抑制，是今天教会整体见证的重要部分。虽然从宇宙论之广义上来说，这里说的教会整体同时包括无形教会与有形教会，但在现实生活中，作为教会代表的地上教会显然有这

方面的责任。当然,这争战并不是直接对抗“空中掌权者”(更不是直接与利益集团或民族国家的对抗),这是基督的工作,并且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取得了胜利,教会只要持守唯独尊崇基督为主就得以享受这个结果。按照保罗所领受的历代以来被神所隐藏的奥秘,就是“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弗 3:10)。那么按照尤达教授所引用柏可夫的解释:“教会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掌权者宣告:他们过去那不能破灭的统治权,现在已经破灭了。教会的存在正是这种宣告的记号与象征。如此,这段经文并未提及对掌权者有什么实际的攻击行为,这种行为是多余的,因为教会之能够存在于掌权者所控制的世界中,就是最实际和最具有攻击性的事实表现。”⁴

应用到我们这个时代,教会整体对神国临在的见证主要体现在,空中掌权者在这个世代的所有群体中施展着他控制的权势时,发现自己在这个真正以基督为头、唯独尊崇基督为主的群体中无权、无分、无纪念;或者说,它的权势在这个群体的社会存在或生活方式中受到的明显的捆绑。当某些信仰群体或机构为了达到事工效益或效果的最大化,而宁愿对世俗权柄有所让步时,唯独尊崇基督为主就成为一个信仰群体在这个时代所遇到的重要争战。就社会生活方面而言,这种属灵争战的一个具体的体现就是,在这个单纯经济改革的大浪潮中,当这个社会所有的群体都在以最大利益或最大效益为其追求目标,因而被拜金主义所支配时,人们发现这个属于基督名下的教会群体却不受这个拜金主义的支配。当市场中的多数参与者为了取得成功,就不由自主地陷入到一种混乱无序、没有诚信的生活中时,空中掌权者发现在一个基督徒商人构成的群体中,却有着在神面前的约法三章。

当然,上面只是非常有限的例子。但這些可以举出的例子表明,这些不只是教会或这个信仰群体偶尔的社会见证,仅属于教会常讲社会关怀的领域,似乎与要人信主的福音只有间接的关系。其实,这里所涵盖的更深意义在于:在这个世代,由于神国的临在,确实存在着一个不被空中掌权者势力完全支配的群体;这不是偶尔的见证,而是这个群体的生活方式。我们可以将这种见证理解为对唯独尊基督为主的忠信的见证,而将其与福音使命分开。但本文认为,这种忠信的见证由于直接地显明了神的统治,由此彰显了神国的存在,从而就是履行了教会在这个世代重要的福音使命。

这就是“山上的城”,即一个唯独尊崇基督为主的教会,以其建立在圣经真理基础上所特有的群体敬拜及生活方式而在这个世上突出地彰显出神国的存在。不是说这个城就是神的国。教会不等于神的国,教会只是神国的表征。但借着教会的宣讲,借着教会群体的见证,当人们看到这个在空中掌权者控制之下的山上的城的时候,就确实地知道,教会的宣讲是真实的,教会宣讲中所讲到的那个神的国已经在这个世代了。教会的宣讲就因此带给这个世界一个盼望,相信在这个让很多人感到没有出路的时代,还有一个美好的国度在等着他们,那是他们可以确实盼望的国度。■

(本文初稿完成于 2011 年 1 月)

-
- 1 艾利克森,《基督教神学》卷三,蔡万生译,(台北)中华福音神学院出版社,2003年,322页。
 - 2 艾利克森,《基督教神学》卷三,323页。
 - 3 尤达,《耶稣政治》,廖湧祥译,(香港)信生出版社,1990年,152页。
 - 4 尤达,《耶稣政治》,157页。

从守望教会户外崇拜事件看 中国政教关系的纠结与出路

文 / 邢福增 (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教授)

2011年4月10日,北京守望教会原拟在中关村广场三层露天平台举行户外主日崇拜,最后因政府当局的全面“封堵”而无法举行。事件中,教会方面五位治理委员会成员(包括两位牧师、三位长老)及不少信徒自周六起被禁止外出,约有一百六十多位抵达现场聚集的信徒,先后被有关方面带走¹(后陆续获释)。这次事件受到境外媒体的广泛关注,²被视为中国政府与家庭教会关系一次新的考验。

其实,4月10日的户外崇拜事件,并非守望教会与地方政府间的首起“矛盾”,早于2008年5月,北京市宗教部门以奥运将临为由,发起“基督教聚会点专项清理活动”,派员干预守望的主日崇拜聚会。此后,政府转向聚会场所的房东施压。2009年10月底,守望教会因无法继续使用租用的聚会场地,决定在海淀

公园举行户外崇拜。守望信徒在公园外举行了两次户外主日崇拜,最后因有关方面默许而回到室内聚会。³不过,这并没有根本解决两者间的矛盾,导致相同的情况在一年多后重演,逼使守望不得已作出“别无选择的选择”。⁴守望教会户外崇拜事件,充分暴露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教关系的纠结,当中反映出政府旧有宗教管理体制的僵化,及其与当前宗教发展新形势间的鸿沟与张力。

犹记2009年11月守望举行户外崇拜期间,一位素不相识的内地公安系统人士来港与笔者见面,欲了解香港教会对于守望事件的看法。席间,笔者表示香港教会普遍关心中国教会的发展空间,并阐述自己的观点及对政府政策的期望。今天,笔者仍持相同的立场,并因问题持续甚至恶化,忧虑之情更甚于前。

“旧皮袋”与“新酒”

针对是次事件，许多人关心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政府对家庭教会的政策是否进一步收紧，甚至象征全面取缔（宗教迫害）的先兆？要回答此问题，我们需了解文革后中国政府的宗教管理模式。扼要而言，中共的宗教理论在文革后逐步扬弃“宗教是鸦片”的观点，并认识到消灭宗教政策的不可行。但这并不代表政府开放对宗教事务的管理，相反，当局对宗教组织作为社会组织的管控，一直沿用旧有管理体制。这种近似“计划式”的宗教管理模式，即是由政府赋予爱国宗教团体的垄断性合法地位，并把爱国宗教团体置于党的政治领导下，确保民间不会出现其他的社会力量及组织。⁵

不过，一元或计划式的宗教管理体制，一直受到宗教内部不同程度的抵制。就以基督教为例，从50年代开始，始终存在着反对参加三自运动的声音，最后政府在肃反浪潮下，将问题定性为“反革命斗争”。文革期间，极“左”的消灭宗教政策抬头，企图在中国建立无宗教国度，吊诡地，由于爱国宗教团体也受到革命浪潮冲击，使宗教在非体制性形态下发展，形成各地家庭聚会。文革后，政府恢复三自爱国组织，但三自外的基督教家庭教会，一直存在。改革开放期间，不论是三自组织（或两会）下的登记教会，或是因不同原因拒绝参加两会的家庭教会，均取得发展的空间，中国基督徒人数持续增长。

中国政府对家庭教会的政策，向来以使其参加两会组织为“上策”。但现实是，两会组织一直无法完成政府交办的团结任务，这既跟爱国宗教团体“先天”不足（准官方性质及历史包袱）有关，也因这种一元式的管控手段，根本不符合客观及多元的社会及宗教发展。如

此，家庭教会虽然一直处于“不合法”的状态，并持续受地方当局不同程度的施压，但政府却始终无法全面取缔（下策）。所谓“非法”的家庭教会成为客观及实质的社会事实，在“法外”存在。改革开放以来，各地政府、爱国宗教团体及家庭教会间，呈现着复杂的关系，各地具体情况不一，甚至同一地方在不同时间，或在同地同时，针对不同对手而有不同关系，零和式的宗教迫害框架，根本不足以解释这种情况。

换言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教关系正处于一个旧有宗教管理模式（“旧皮袋”）不能发挥作用，又与宗教发展的新形势（“新酒”）不相适应的樽颈位置。2004年颁布的《宗教事务条例》，实际上也无法突破这困局。⁶这种局面，既保留及延续了旧体制及政策的不合理性，又呈现出新形势新发展具突破性的空间与势头。笔者相信，中国政府内部，亦充分意识到政策/法律滞后的问题，特别是其与社会及宗教发展不切合的困局，但却未有采取改革思路以求突破。

正因为举棋不定，导致原有政策及模式凭惯性延续。为维持旧体制的尊严，加上部分旧体制持份者对既得利益的维护，以及在个别敏感时期宁“左”毋右的政策倾斜，便导致出现不同程度的政教矛盾及张力。但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强调团结稳定的社会形势，故在矛盾以至冲突过后，又转辗回到既有的模糊空间，待不稳定因素累积，再衍生下一起冲突。在这个“冲突—平衡—冲突”的循环中，政教间的关系，往往因不同因素而处于不正常状态。

公开化与堂会化对政教关系的挑战

在这种情况下，各地（城乡）家庭教会，

虽然仍面对不同程度的压力，但整体的生存空间依然逐步扩大，曾接触内地教会者相信均不会否认。值得注意的是，近十年间，个别城市的家庭教会，更进一步走向“公开化”发展（如：从没有名字到为教会命名；从分而合，由团契模式转型至堂会模式，并租用写字楼聚会；从地下到透明公开；有自己的网站、出版刊物；积极参加社会慈善工作，如救灾，甚至组织对外传教活动），标志着新兴城市家庭教会的崛起。北京的守望教会，可说是其中的典型。

守望教会在公开化的同时，也一直争取合法化的地位。在2006年，守望向所属海淀区政府申请登记，但政府方面以守望未获已登记的宗教团体认定，及没有经该团体认可的专职教职人员为理由，拒绝其申请，并请守望与所属地的海淀区三自爱国组织接洽。⁷ 独立登记未果，除进一步反映政府在政策调整方面缺乏自信及太多顾虑外，又逼使守望把焦点转至为何不参加三自的问题之上⁸，为政府与三自和家庭教会的关系，平添了张力与不和谐因素。

虽然守望寻求登记的申请被拒，但这并没有阻止其堂会化的发展势头，守望以集资购堂作为教会发展的目标。就在2009年底守望回到室内不久，即努力筹资2700万人民币购买了位于中关村的堂址。由于守望一直公开其购堂计划，并多次因政府介入而不能成交，故是次成功购堂，未尝不反映出有关方面的默许。可惜，政府最后无法在政策层面取得突破，具体对策又回到原始起点，决定对家庭教会购堂进行干预，因而出现守望迄今仍无法取得新址钥匙的僵局。

近年间，家庭教会以自身存在形态为重点的“公开化”发展，又有“走出去”的倾向。2010年，中国各地家庭教会推选代表参加南非第三届世界洛桑宣教大会，争取“在世界教

会面前展现自己的一个机会”。⁹ 会议前，有关部门全面堵截家庭教会代表赴会，外交部更指摘会方未向中国基督教的合法代表（即基督教全国两会）发出邀请，是公然挑战中国独立自主办教原则。¹⁰ 中国政府的高调介入及响应，反映其对家庭教会意图走出国门，出席国际性基督教会议的强烈不满。

也许在政府眼中，守望教会在公开化、堂会化、合法化方面的定位与实践，均具先锋作用，处处测试政策底线，挑战旧有宗教管理体制。然而，由于无法突破上述政教关系的陈旧观念，政府往往处于被动，只能在不作为、施压及捍卫旧体制之间徘徊，失却了对话与谋求共识，共创和谐局面的机会。

矛盾与出路

一直以来，家庭教会面对政府施压，均抱“为主受苦”心态，坚守信仰底线。而这次守望户外崇拜事件，反映出政教双方的根本矛盾：政府希望遏止守望堂会化趋势，让其回到较分散的团契聚会形态，担心堂会化及公开化成为潮流；但守望却拒绝分散聚会，以争取政府公开确认（而非默许）其堂会式聚会诉求。种种迹象显示，有关当局不愿重现2009年的妥协但平稳的结局，采取全面封堵政策，绝不让这次户外崇拜成功举行。据悉，当局甚至提出要现有治委会领导“下台”，重组新的领袖层带领守望。¹¹ 抑有进者，当局的斗争手段不仅针对教会的领导层，甚至连一般信徒，也承受各种压力（逼迁、失去工作、借亲友上司施压）。政府对信徒私域的干预，是要借压力分化守望内部，逼使更多信徒放弃继续“抗争”。但斗争及分化手段，似乎忽略了宗教群体的本质，结果令守望上下更形团结，一致为信仰而斗争

到底。这种为信仰（主日崇拜聚会的权利）而誓不妥协的立场，又反过来令政府采取更严厉的手段，陷入互不退让的僵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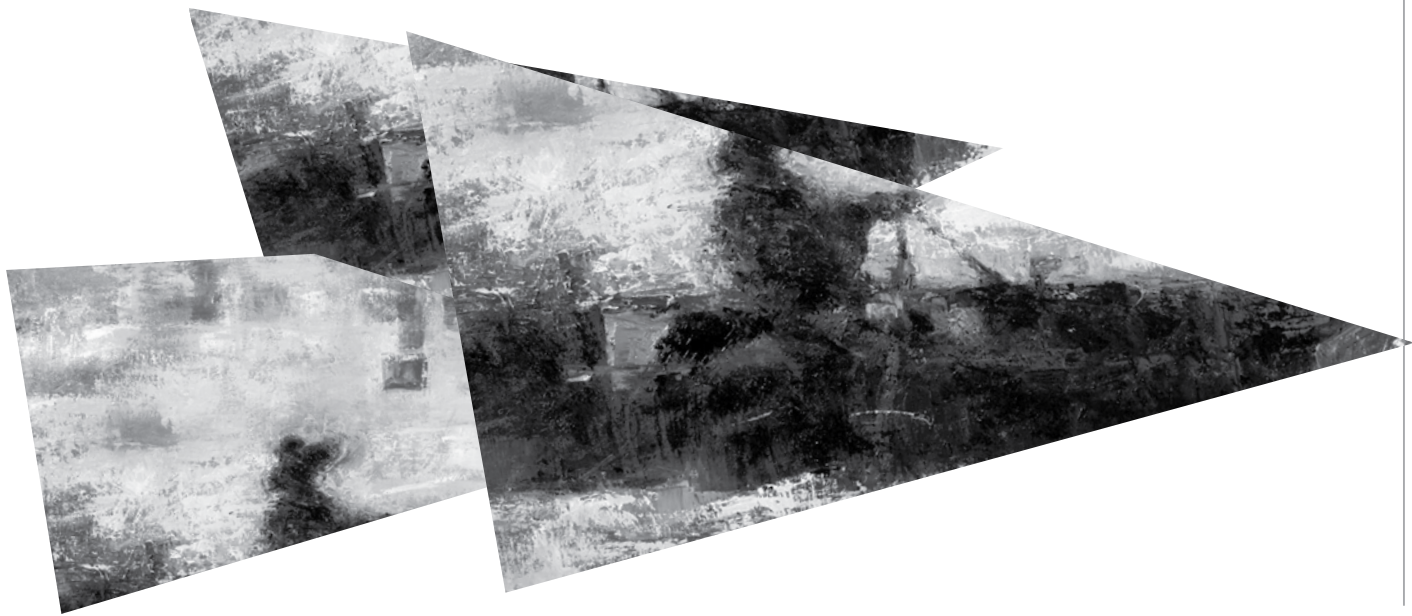
执笔之际，已是守望坚持第二次户外崇拜的日子。相信除非政府有重大的政策调整，否则对外动用警力封堵户外崇拜，对内施压分化的斗争策略，将是短期政策重点。但是就长期稳定、全面和谐的目标而言，这种政策不可能真正成功。反之，主动调整政策，给予守望合法的宗教活动场所，让家庭教会合法化，才有利政府管理，化解矛盾，并促进政教和谐。¹²反过来说，如果坚持全面施压，政府方面将负上沉重代价，承受国内外逼迫家庭教会、干预宗教自由的指摘及舆论压力，严重损害中国政府的公共形象。表面上，政府似乎把问题“解决”了，但实际上却会激发守望信众（乃至其他家庭教会）更大的对抗情绪，造成更多社会不稳定因素。

笔者相信，就今次危机而言，如果双方能达成共识，将为化解矛盾踏出重要一步：政府负责部门表达解决问题的诚意，商讨守望的诉求，换取守望暂时回到室内。守望方面，亦接受在诉求未获实时兑现下，回到谈判桌上，以

时间换取空间。¹³

作为中国基督教问题长期的关注及研究者，笔者希望：一、政府方面不要把问题作“泛政治化”的处理，混淆了宗教（人民内部不同）与政治（敌我矛盾）的本质，企图以政治压力及行政手段解决问题。事实上，众多基督徒都是善良及守法的公民，相信最近与守望“接触”的有关人士都有同感。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既承认宗教在中国社会的长期存在，也当以开放务实态度面对作为社会事实的家庭教会，在法治及法制基础上解决法律滞后的问题。二、教会方面不要把问题作“泛属灵斗争化”的处理，尽管在切身经历上，教会牧长及信徒遭遇不合理的对待，但要避免陷入“光明—黑暗”、“正义—邪恶”、“真理—罪恶”的二元对立情绪及思维中，避免强化不惜牺牲一切的“殉道”情结。

回想 2009 年底，笔者向那位国内公安系统的人士再三强调：一、政府应以最大善意与家庭教会建立互动关系，任何高压的政治手段只会把问题激化，把教会逼向极端，对政教双方均没有好处；二、家庭教会并不是一块铁板，有着不同的团队及系统，对独立登记及合法化、公开化问题，以至跟政府的关



系也有不同立场。如果当局能够与守望在“第三条道路”（即向政府部门独立登记）上建立共识，虽然不能立即化解长久以来的政教纠纷，也是踏出了重要的第一步；三、作为化解问题的具体办法，笔者主张效法政府对民间信仰活动场所的登记办法，容许家庭教会以宗教活动场所（而非教会团体）名义向政府备案登记。¹⁴现在笔者仍然相信这种做法有助化解矛盾，有利于长治久安。

这位人士听了笔者阐释后，表示有关当局正考虑在全国选取几个地点作新政策的试点，容许个别家庭教会聚会场所向政府部门登记，细节可望在年内公布。笔者后来跟国内学术及教会界的朋友提及此事，并觉察到政策转向的可能。¹⁵遗憾的是，有关改革最后似乎胎死腹中，政教关系仍无法突破僵局。

总的来说，守望户外崇拜事件充分反映出现行宗教管理体制及其相应的法律远远滞后于宗教发展的现实及趋势，也是两者间处于不平衡状态下必然产生的矛盾及冲突。笔者一再强调，坚持以旧有的计划式及一元式的宗教管理体制来处理当前社会的宗教新形势与发展，无疑是以“旧皮袋”来盛“新酒”，结果新酒只会把旧皮袋胀裂。¹⁶这次守望教会与政府部门的冲突，标志着中国政教关系已进入新的阶段。历史将记住4·10事件，今后的政教关系，已不可能假设没有发生4·10事件。新的政教关系，究竟能否促成真正长期稳定和谐，端在政府当局能否具备新思维，化解户外崇拜事件背后的矛盾及衍生的冲突，避免激化对立，演变为更深层次的危机。

后记：3月下旬以来，笔者一直关注事态发展。4月10日后，即反复思想如何回应。本文初稿于4月18日凌晨完成，后发给数位朋友，并据其意见修订，最后于4月20日凌

晨定稿。在此感谢多位曾仔细阅读，并提供意见的友好。■

（本文转载自香港中文大学基督教研究中心《基督教中国文化研究社通讯》第13—14期）

- 1 先后被有关方面带走的一百六十多位，有的是在现场附近空地聚集而被带走的，有的是在附近的肯德基被带走的，有的是在距离现场有些遥远的公园被带走的。
- 2 海外报导事件的媒体包括：New York Times、BBC、美联社、法新社、法国通讯社等。
- 3 刘澎：“如何面对家庭教会？——北京守望教会事件述评”，《领导者》，总32期（2010年2月）。
- 4 “北京守望教会2011年3月告会众书”，2011年3月27日。
- 5 邢福增：“政教关系”，罗金义、郑宇硕主编：《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变与常》（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9），313—328页。另邢福增：“民间组织政策与中国基督教”，《二十一世纪双月刊》，118期（2009年8月），26—37页。
- 6 邢福增：“新酒与旧皮袋——中国宗教立法与《宗教事务条例》解读”（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2006）。英文版参“New Wine in Old Wineskins: an Appraisal of Religious Legislation in China and the Regulations on Religious Affairs of 2005.” in *Religion, State & Society* 34:4 (Dec.2006): 347-373.
- 7 海淀区民族宗教侨务办公室：“审查意见”，2006年8月11日。
- 8 孙毅：“我们为何不加入‘三自’爱国会？”，《杏花》，2010年秋季号。
- 9 “卷首语”，《杏花》，2010年冬季号。
- 10 “外交部指摘洛桑大会干涉宗教事务”，《时代论坛》每日快拍，2010年10月16日。
- 11 金天明：“争战的本质”，2011年4月17日。
- 12 刘澎：“再谈关于中国宗教问题的战略思考”，《领导者》，34期（2010年6月）。
- 13 “我们已经无法相信某个人的承诺。这次教会提出需要书面凭证，乃是希望借此使某个能够代表政府的部门真正站出来，停止自己的不作为，作出负责任的决定，与守望教会一同来面对当下的政教关系的新局面。”教会治理委员会：“北京守望教会4月10日户外敬拜通报”，2011年4月12日。
- 14 邢福增：“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的合法化”，《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通讯》，19期（2009年5月），4页。
- 15 例如国内《环球时报》英文版（*Global Times*）在2009年11月以家庭教会为报导主题，参 Peng Yining, “Houses of Worship Seek Legitimacy,” *Global Times*, 4 Nov. 2009. http://special.globaltimes.cn/2009-11/482326_4.html. 另“Reports of House Churches May Hint at Policy Change,” *Global Times*, 7 May 2010. <http://opinion.globaltimes.cn/commentary/2010-05/529328.html>.
- 16 耶稣曾说：“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惟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就都保全了。”（马太福音9:17）



从破题到解题： 守望教会事件与中国政教关系刍议

文 / 杨凤岗（普度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

北京守望教会事件已经成为国内外媒体关注的一个事件。简要地说，这个事件是守望教会在失去了租用的聚会场所之后，从2011年4月10日开始，连续在几个星期日试图在中关村一个广场举行户外礼拜，而警方对此进行了封堵。守望教会成员以户外礼拜的方式表达他们的诉求，即允许他们进入自己购置的或租借的场所进行集体礼拜。警方采取的措施至今（5月5日）为止表现出极大的克制，对于牧师长老和成员由居委会和片警予以劝说和阻拦，对于在星期日进入或接近预定广场进行礼拜的人进行羁押和审讯，羁押最长未超过48小时。这个事件已经引起国内外媒体的持续报道，包括国内的《环球时报》，美国的《纽约时报》、英国的《卫报》、加拿大的《环球邮报》，BBC、CNN等电台和电视台，美联社、法新社和路透社等通讯社，等等。

显然，中国政府对于这样一个高度公开的“家庭教会”的处理方式，已经成为国内外很

多人关注的焦点，这个事件已经成为考验执政者智慧的一道政教关系难题，假如处理不当，有可能引发更多、更大的社会政治问题。本文试图从宗教社会学的角度回答这样的问题：怎么看？怎么办？具体一点说：这个难题的症结何在？这个难题的正解是什么？

误解与误判

首先，北京守望教会被称为“家庭教会”，这个名称引起了误解。其实，它已不再是在一家一户中的小组聚会，而是已经发展成为堂会型的正规教会。1993年，清华大学毕业的金天明先生在自己的公寓中开始了一个学习《圣经》小组，最初不足10人。与众多《圣经》学习和团契小组一样，当小组的人数增加到30人左右时，由于公寓单元空间有限，小组就一分为二或一分为三，在人数继续增加之后，会继续分出新的小组。犹如有机体的细胞分裂，

这样的裂变使得城市基督徒人数迅速增加，因此形成城市小组型“家庭教会”现象。

这样的小组型“家庭教会”在1990年代的中国城市中涌现，有其历史原因。为了远离政治，在市场经济起步阶段，很多人跳进“商海”，从此不问其他世事，但是也有很多大学师生、知识分子从此走上了精神探索之路。这其中有人出家当了和尚¹，有人躲进深山成了隐士²，也有人到儒家经典中去寻求出路，但更多的人开始追求基督教信仰，出现了“基督教热”。在追求基督教的过程中，有些人走进了在“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领导下的政府批准的教堂（简称“三自”或“三自教会”），但是其中不少人去过之后又离开了，因为他们听到和看到：讲道内容时常让他们觉得有太多的政治色彩；缺少成员间的密切关系；在行政上不断受到政府部门的干扰。与此不同的“家庭教会”则是疏离政治而成员间关系密切的独立群体，颇具吸引力。守望教会的牧师当中就有人曾经是“三自”缸瓦市教堂青年聚会的活跃分子。但是，1994年12月缸瓦市教堂主任牧师杨毓东在宗教局和警察的压力下被迫走下讲台，离开“三自教会”。³当时那一批缸瓦市教堂的年轻基督徒也随之离开，随即组成了几十个“家庭教会”分别活动，掀起了北京“家庭教会”发展的一次高潮。总之，城市新兴“家庭教会”在1990年代兴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一批想远离政治的年轻人，在小组型“家庭教会”这种形式的基督教生活中找到了精神家园。

进入21世纪以后，在家庭中的小组聚会方式越来越不能满足宗教生活的各项需求，包括信众参加集体礼拜庄严仪式的需求、子女的主日学宗教教育的需求、牧师长老讲道和牧养信众的需求等等，因此出现了小组型“家庭教

会”走向联合、组成堂会型教会的现象。堂会型教会一般有几十人到几百人，其集体礼拜的庄严气氛和各项服务是小组型“家庭教会”所不能具有的。这样规模的教会自然需要比较固定的场所进行聚会礼拜，也必然需要走向对外公开。教会从家庭走向公共空间，这种建立和成长方式，是基督教两千年来一直存在的教会发展模式，在美国和港台以及世界各地都是常见现象。

守望教会仅仅是北京众多的堂会型“家庭教会”之一，自从2005年由十几个团契整合而成以来，开始租借写字楼中的场地进行礼拜聚会，制定了教会规章制度，其财政和行政非常民主和公开。2006年，守望教会以独立教会的名义向政府部门申请登记。在几经周折之后，宗教局拒绝了这个申请。宗教局提出的前提条件是，要求守望教会及其牧师得到北京市“三自”的认证。这样的要求在已有的政策框架中看似合理合法，但是实际上就像强令人们穿戴清一色的解放帽解放服（国外称“毛服”），可是，今日中国的现实生活早已是丰富多彩了。这个前提条件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是宗教政策的落伍，宗教政策已经与现实生活发生了严重脱节。

从宗教社会学的客观角度说，守望教会拒绝参加“三自”，这是由他们的福音派神学立场决定的。基督教福音派神学的特点是重视传播福音和拯救灵魂，对于政治问题则一向比较淡薄、疏离、被动，因为他们认为社会问题不能依靠政治行动获得根本解决，只有心灵深处的悔改和拯救才是终极性的解决之道，比如，诚信的缺乏无法依靠政治措施解决，而是需要在人心深处建立信仰的根基。在美国，福音派基督徒除了作为公民参加选举投票以外，很少参加其他政治活动。这种政治态度与自由

开放主义神学和基要主义（又译为原教旨主义）神学都有所不同。自由开放主义神学试图借助政治力量改造社会，基要主义神学在逃避政治和控制政治之间摇摆不定。前者是政治的（political），后者是反政治的（anti-political），而福音派基督徒的政治立场则是非政治的（apolitical）。对于基督教中不同的神学取向及其相应的政治态度，人们需要有更客观和更全面的宗教社会学了解。对此缺乏了解，也就很难避免犯“一刀切”的错误，胡子眉毛一把抓，把所有的“家庭教会”都当成基要主义，这样的误判将会造成付出不必要的政治代价。

往远一点说，“家庭教会”之所以出现，恰恰是1950年代后期宗教政策向左急转的后果。“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是1950年代的产物，打着那个时代的烙印。在政治运动充斥社会每个角落的年代，泛政治化的思维把单纯的信仰问题当作政治问题来对待。在1954年建立了全国性的“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之后，因着神学立场的单纯信仰的原因而拒绝参加“三自”的基督徒遭到了程度不同的政治打击，有些人为此坐了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的监牢。1958年进一步解散了所有的基督教宗派，强力推行在“三自”统一领导下的联合礼拜。不允许基督教内部宗派存在，这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个不可思议的政策。强制性的联合礼拜导致很多基督徒停止去教堂礼拜，却由此开始了在自己家里的礼拜。根据各地的口述史资料来看，中国的“家庭教会”现象正是肇始于1958年前后。

“家庭教会”形成以后，表现出了极大的生命力，因为其形式灵活而又隐秘。随后几十年历经多次政治运动的暴风骤雨，“家庭教会”历久不衰。在“文革”期间，当所有宗教场所都遭到关闭之后，基督徒人数却成倍增



长。⁴回头看来，正是由1950年代极左的宗教政策所导致的“家庭教会”在中国延续并扩展了基督教信仰。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启动，从1979年开始逐渐恢复开放了一些“三自”教堂，但是，为了尽可能地远离政治，很多“文革”前的基督徒和“文革”期间皈依的基督徒拒绝参加“三自”。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一方面“三自”属下的教会逐渐恢复和迅速发展，另一方面“家庭教会”在广大农村也如火如荼地增长。⁵在城市中，家庭教会也在巨大的压力之下稳定存在，比如，广州的林献羔和北京的袁相忱曾经因为拒不参加“三自教会”而坐了许多年监狱，但在出狱后在自己家中举行基督教礼拜，常有数十人甚至数百人参加那里的礼拜聚会。在1990年代涌现的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城市新兴“家庭教会”，无论是由老的“家庭教会”发展而来，还是由“三自教会”中游离出来的基督徒组成，大多自觉认同1950年代以来的这个“家庭教会”传统，秉承其疏离政治的信仰立场，认定“三自教会”中有太多的政治，缺少信仰的纯洁性，因此拒绝参加“三自”，甚至“宁为玉碎，不为瓦全”。⁶



政策与现实的脱节

守望教会与政府有关部门从2011年4月10日以来的僵持对峙，意味着这个政教关系难题已经破题，就是说，这次事件已令这个难题到了不得不面对，不得不解决的时候了。而且，已有的处理方式均告失效，必须寻求新的解决方案。

此前，政府方面已经多次尝试在现有政策框架下解决问题。例如，在北京奥运之前的2008年5月11日，守望教会在华杰大厦内正在举行星期天礼拜聚会，北京市警方和宗教局官员突然袭击，以“非法聚会”为由勒令立即停止聚会，并且对参与聚会的每个人进行录像，拍照，登记身份证、工作单位、住址和电话号码，事后通知参与聚会人员所属单位和学校，责令对这些基督徒进行教育和施压，让他们停止参加守望教会的礼拜聚会。但是，在之后的数个星期日，守望教会在华杰大厦的礼拜聚会人数非但没有减少，反而稳步增加。对信徒个体的

压力失效之后，政府方面改为对出租场地的房东施压，迫使房东在2009年10月底与守望教会提前解除租借合约。在四处寻找却无法租到新的聚会场所的情况下，守望教会于2009年11月1日在海淀公园东门外的空地上举行了有四百多人参加的“主日崇拜”聚会，此后又于11月8日在此举行了规模更大的聚会。迫于国内外的关注和压力，政府有关部门最后默许守望教会重新租借场地，回到室内聚会。但是，此后每次租借场地都不能长期使用，房东在政府部门的种种压力之下，总是要求终止租借合约。鉴于这种动荡不安对于教会生活造成诸多不便，守望教会克服重重困难，在短期内筹集了2700万元人民币捐款，于2009年底付清现款购买了写字楼中的楼层。但是，在政府有关部门的压力之下，开发商一直拒不交付楼层的钥匙。显然，政府的策略是希望在守望教会无法得到聚会场所之后，教会自行解散。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守望教会拒绝分散聚会，坚持集体礼拜。在失去室内聚会场所之后，

意志坚定地尝试进行户外礼拜聚会，不惜遭受软禁、羁押和坐牢。对于守望教会的这种选择和坚持，无论是在政府官员和学者当中，还是在国内外的基督徒当中，都有人表示难以理解。其实，从宗教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就不难理解了。这就像已经发育成熟的青年不可能再拾起儿时的衣裳穿在身上一样，童装无论多么可爱，已经无法遮盖发育成熟的身躯。同样，小组型“家庭教会”无论多么可爱，都已经无法满足已经发育成熟的堂会型“家庭教会”的多样宗教需求。守望教会事件表明，堂会型“家庭教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现实，这个社会现实要求宗教政策做出与时俱进的调整，不然就是迫使成年人穿童装，或者迫使大家一律穿戴过时的解放服解放帽。

这次守望教会事件并非孤立事件，而是政府在现行宗教政策框架下，过去几年来持续举措的组成部分。2009年11月，在北京守望教会被迫撤离华杰大厦的同时，具有两千多会众的堂会型“家庭教会”“上海万邦宣教教会”遭到正式公文取缔，警方和宗教局官员强力驱赶教会牧师和信徒去“三自”教堂进行礼拜聚会。广州的“良人教会”，成都的“秋雨之福教会”也都先后遭到类似的驱赶和压力。国家宗教事务局在2011年1月24日公布“国家宗教事务局2011年工作要点”⁷，其中的“着力解决重点难点问题”一项就包括这一条：“加强对基督教活动的规范管理，把参加私设聚会点活动的信教群众引导到经登记开放的堂点里来活动，促进基督教活动的正常有序开展”。似乎是为了避免有人觉得这是含糊其辞，新华社在同一天用英文发布了专题消息：“China to lead Protestants worshipping at unregistered churches to official ones”⁸。这是用官方惯用语言宣示政府的决心，就是要把不被政府承认的“家庭教会”

引入、赶入“三自教会”之中去，不然就将其压散、打散。因此，在2011年4月份发生守望教会事件，不足为奇。

应当说，这项政策举措保持了宗教政策的连贯性，但是，却与社会现实发生了严重脱节。这个政策举措的基础是中共中央1982年19号文件《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这个在“改革开放”初期颁发的重要文件在当时发挥了“拨乱反正”的积极作用，扭转了“文革”期间对于宗教的极左认识和消灭政策，团结了广大信教群众共同致力于经济发展和现代化事业。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各个领域的基础性文件几乎都已更新多次，惟有对于宗教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三十年不变。在经济方面，由当时的“计划经济”，经过“在计划指导下的商品经济”，进一步转变为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制度”。与经济基础的调整相适应，上层建筑也进行了重大调整，包括吸收企业家和商人加入中国共产党。然而，与计划经济配套的宗教政策却完全停滞不前。

更远一点说，1982年19号文件是在“文革”之后重新接续1958年前后形成的观点和政策。在农村的集体化和城市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即将全面实施计划经济之时，当时的统战部长李维汉提出了这套有关宗教的观点和政策。在随后的“反右运动”等一系列左倾路线主导下，李维汉及其观点受到批判。“拨乱反正”时回到李维汉的主张，是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的。不过，即使这套观点和政策适应1950年代的经济基础，在“改革开放”逐渐深入的新时期，它已不可避免地与现实脱节了。现在的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市场经济时代，却仍要坚持1958年前后形成的向计划经济过渡的那套观点和政策，这犹如反向开去的

火车，必然会脱节甚至脱轨。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宗教政策失效的深刻根源所在。认识不到这一点，也就不能理解为什么政府的举措没有效果。

为什么2008年政府有关部门对于守望教会信徒个体的压力没有起到作用？这是因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工作单位注重的是经济效益和工作效率，至于职工的个人信仰是什么，工作单位少有兴趣去管，也无动力去管。2009年以来，政府有关部门对房东和开发商施压，不出租或出售场地给守望教会，这些又是违背市场经济规则的举措，因此难以拿到台面上来执行。2011年4月以来双管齐下，一方面迫使房东和开发商不租不售，另一方面对参加户外礼拜的守望教会信徒施压，并且迫使房东和工作单位对信徒施压。这双重压力虽然不能说毫无效果，但是到目前为止，只有极个别的人被迫搬家或丢掉工作。为什么？因为租房和工作更主要地是在遵行市场经济中的规则。再加上市场化和全球化时代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有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大学师生和知识分子，认同宗教信仰自由这个宪法所赋予公民的权利，因此对于有宗教信仰的大学生和同事基本采取宽容相待的态度。而且，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宗教信仰对于信徒个人、家庭和社会未必是坏事，反而是好事。

当然，如果政府下定决心，不惜代价，并非完全没有可能打散堂会型“家庭教会”。但是，如果打击力度过大，则不可避免地会引发国际舆论的压力和中国社会内部的反弹。值得指出的是，“文革”期间的打击力度不可谓不大，结果却是基督徒人数的成倍增长。现在的打击力度，还能超过“文革”时期吗？恐怕不能。因此可以说，除非放弃市场经济制度，并且完全不理国内外的压力和反弹，否则，试图把堂

会型“家庭教会”拆散、压散、打散，把“家庭教会”信众驱赶进入“三自教会”的政策举措，基本没有成功的可能性。

跟上时代，各从其类

难题已经摆在面前，如果要找到这道难题的正解，既需要更新认识，又需要调整政策。更新对于各类宗教现象的客观认识，可以说是必要和首要的。这里仅撮要提及关键几点。

第一，基督教自从产生开始就确定了“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这个政教分离原则。虽然历史的发展非常曲折，皇权与教权在欧洲争执长达一千五百年，皇权对于教会的掌控带来战争灾难，教会对于皇权的利用制造了宗教裁判所的酷刑惨案，但是，现代国家用宪法的形式确立了政教分离原则，从此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之内，政教之争趋于平缓，既不再有宗教战争，也不再有宗教迫害。因此，为了国泰民安，社会和谐，需要打破“政主教从”等陈腐观念，认真实行《宪法》中所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和政教分离原则，把政治的归政治，把宗教的归宗教。

第二，基督教从初期开始就有不同的神学思想和教会体系，在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之后，更形成了很多自成体系的基督教宗派，包括路德宗、改革宗、圣公会、长老会、浸信会，等等。因此，把全国的基督教都统一到一个组织之下，这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英国曾经尝试用圣公会统一全国教会，结果是清教徒被迫出走，移民美洲，最终不惜与英国一战，成为一个独立的新国家。因此，需要破除大一统思维，接受宗教多元现实，平等对待不同宗教，允许同一宗教中不同宗派的存在。这是宗教的内部之争，让宗教的归宗教。对于这种宗教内部事务的政

治干扰，只能徒增政府管理成本，既劳民伤财，又不会取得成效，反而会增加社会政治风险。

第三，在美国，基督教的有些大宗派自发联合，组成了基督教协进会（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后来发展出世界基督教协进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美国的另外一些宗派自发联合，组成了全国福音派联盟（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后来发展出世界福音派联盟（World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基督教协进会成员一般是历史悠久的宗派，在神学上比较开放，政治参与较多，与社会主流文化张力较小。与此不同，福音派联盟的成员则在神学上和伦理上比较保守，与社会主流文化张力较大，强调基督徒要专心于福音传播使命，注重拯救一个一个的灵魂，除了公民选举等一般性参政方式之外，对于政治活动态度比较淡泊，大多采纳被动顺服但疏离政治的态度。在这两个主要的基督教团体之外，还有更为保守的基要派或称原教旨主义的教会及其组织，他们总是在逃避政治和接管政治的两极之间摇摆，他们彼此之间的合作也很难持久，因此其规模很小，社会影响也有限。比照美国的情形来看，中国的基督教“两会”（“三自”和基督教协会）是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的成员，从其政治态度和张力程度等方面来说，颇为符合基督教协进会的原则和精神。中国目前没有对应福音派联盟的教会团体。客观地说，以守望教会为代表的城市新兴“家庭教会”在神学上、伦理上、疏离淡泊的政治态度上，都是与福音派联盟非常契合的。未来发展，应该在基督教“两会”之外组成一个新的教会团体，加入世界福音派联盟。其实，在2010年第二届“洛桑会议”的筹备参会过程中，这种类型的福音派的“家庭教会”进行了联络沟通，一个新的福音派基督教联盟已经是呼之欲出。如

果政府的政策调整，很可能会水到渠成。一旦公开化地组织和活动，不仅更有利于政府和社会外部的监督管理，而且他们的组织内部也会自觉遴选、排出、抵挡极端的基要派的教会。基督教协进会和福音派联盟都是美国社会的主流教会团体，信徒总人数旗鼓相当，但是他们彼此独立、互不干扰、和平相处、各司其职。我相信，当中国的两类基督教会各从其类、各就各位之后，必定形成一个新的、更好的宗教秩序，也会更加有利于各类教会的健康发展，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总之，在对于宗教的基本认识和基本政策上，需要跟上时代，打破框框，各归其类，允许在“三自”之外登记而成为公开的教会。只有这样，才能开创新局面，建立新秩序，更好地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

（本文转载自香港中文大学基督教研究中心
《基督教中国文化研究社通讯》第13—14期）

- 1 比如河北柏林寺方丈明海于199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89年开始留心佛学，1990年于北京广济寺结识净慧和尚，从此归心佛门。1992年于河北省赵县柏林禅寺剃度出家。
- 2 比如北京大学教师王青松、张梅夫妇，上世纪90年代初抛下一切，遁入深山，寻找他们心中的“桃花源”。参见：<http://society.people.com.cn/GB/14493419.html>。
- 3 参见 <http://hi.baidu.com/shangdidepuren/blog/item/79cd96d6334cbd2e07088b1f.html>；<http://jesus.bbs.net/bbs/15/80.html>。
- 4 1982年中共中央19号文件承认当时已有三百万基督徒，而在文革前，基督徒仅有一百万。
- 5 梁家麟：《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农村教会》，香港：建道神学院，1999年出版。
- 6 在回应《环球时报》社评《个别教会要避免让自己政治化》时，守望教会的文章《不要把专注于信仰的教会政治化》明确表示：“家庭教会不愿意参加‘三自’，另一重要原因恰恰就是因为‘三自’是政治运动的产物，是教会政治化的结果。”<http://opinion.huanqiu.com/roll/2011-04/1652371.html>；<http://www.shwchurch3.com/files/guanyuwomen/gwymDetail.aspx?cDocID=2011042620320320301>。
- 7 见国家宗教事务局官方网站：<http://www.sara.gov.cn/xwzx/xwjj/7090.htm>。
- 8 见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10/china/2011-01/24/c_13705217.htm。



那抹灿烂的阳光

——小记我家的“户外”转变

文/小C

4月10日，北京初春。CHF小学的水泥操场，阳光洒满一地，我和北京市公安局的一名GB面对面，对方面相和善，我的腿却不由自主地打颤，我知道我冷了，但我更知道我紧张极了。

在这之前，我刚读完远藤周作的《沉默》，那阳光让我想起书里独眼男子殉道的情景，“空旷的中庭，艳阳恶毒地照射着。……和刚才一样，干燥的蝉叫声仍然继续响着。无风。和刚才一样，一只苍蝇在司祭脸部四周发出低沉的嗡嗡声，回绕着，外界并无丝毫改变，尽管死了一个人，一切都没有改变。……这就是所谓的殉教吗？”我在心里念叨，是不是我死了，这操场的阳光依旧？

时隔半年多，送走了酷暑，迎来了晚秋。11月5日，在LGY派出所，中午吃完饭从食

堂出来，突然被阳光一照，眼睛几乎都睁不开了，很久没有这样灿烂了。温暖的阳光下，外面等候的弟兄姊妹的脸庞竟熠熠生辉。

我的心终于迎进了一抹阳光。

自4月10日我去了平台以来，我们家沉寂了半年多。这半年来，对于户外敬拜，我们犹豫、徘徊，尤其是教会内部不同的声音让我们迷惑，论坛上弟兄姊妹之间的摩擦不断，甚至有人离开教会，户外以来的负面新闻让我坐立不安。每个周五晚上，当堵门的人按时而来，敲门问家里是否有人时，我竟觉得自己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被看住了，我们不能出去敬拜了！”丈夫在一次分享中说，似乎我们盼望着他们来堵门，这表示我们不用面对户外的挣扎了。这是我们真实的内心状况。



在这样的游离状态下，我们过得很不自在，主日敬拜自然是敷衍了事，虽然每周都关心有多少弟兄姊妹出去，但是对于守候他们，虽然身在那里，心里却明明没有真切的关心。不能否认，在这段时间，教会对犹豫观望的弟兄姊妹关注不够，我们也为他们打抱不平，“谁说出去的弟兄姊妹才爱神？我们也打算为主殉道，爱神的方式有多种，难道仅仅因为户外就能断定一切？”

虽然狡辩过，但是当圣灵光照一个人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在神面前赤露敞开，对于户外，我们并不只是神学上的不赞同而已，生命深处还有更深的东西需要被对付，户外不过是以一个比较激烈的方式将这些东西显露出来。

丈夫信主后就在 BTS 教会聚会，那是改

革开放后北京最早的家庭教会之一，传统家庭教会神学思想对他影响很深，他心思缜密，生命中以我和孩子为重。户外初期，派出所的所长来我们家好言相劝：“你要告诉小 C，别去户外了，你们是违法的，万一有一天她进了看守所，我还能罩住她，但是如果进了劳改营，我可就说不上话了，那里的事情你也多少知道些。再说如果小 C 进去了，孩子还这么小，唉……”我感觉这些话说到丈夫的心坎里了，魔鬼撒旦借着所长的这番话压制住丈夫，从此后直到我再上平台，他对户外基本上是消极观望了，他的态度直接影响了我的态度。

至于我，我好像没有丈夫那么柔肠，4月11日凌晨在 SG 派出所，新一轮谈话后，对方胁迫我写不参加户外保证书，我说：“我现

在不能保证，我要回家和丈夫商量一下。”对方立刻说，“你回去回不去还难说哪！”虽然只是恐吓，但是当时我信以为真，因为那是第一次，我根本不晓得如何面对他们。然后，我说：“给我点时间想想。”在这段时间里，我以为自己真的回不了家了，甚至作好了被监禁的准备，很多信仰前辈的见证像电影一样回放在我头脑中激励我。我默祷，把孩子交托在主的手里，然后说：“今天不能保证，你们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现在想起来那时候颇有大义凛然的豪迈，后来却发现自己根本没有预备好，从SG派出所出来后，第二天我依然还在淘宝上网晃悠，对着某件衣服发呆，“到底该不该买下呢？”殉道的豪迈就这样一点一点消失在鼠标的咔咔声中……

如果说丈夫的软肋不代表我的软肋，那户外到底触及了我生命的什么地方呢？直到10月底11月初，我两上平台、三进派出所，我才明白神要透过这样的方式来炼净我，除去我里面顽梗的罪。

因为要户外，就要对自己的生命重新审视一番；因为这里是属灵征战的战场，所以自我反省的意识分外强烈。于是，我不得不暴露自己内心的罪，这样的罪从老故事餐吧聚会开始就隐藏在我心中，对教会同工的论断和不接纳、对教会和弟兄姊妹的冷淡、身陷购物网络而不能自拔、沉迷韩剧而浪费光阴……神啊，求来怜悯我！虽然以往也呼求过神，也为此悔改，但是悔改的果效如此之短，自己都憎恶自己，就如《彼得后书》里说的狗和猪，“狗所吐的，它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

奇妙地很，过去我以为户外敬拜是个宏观的问题，经历后反而回到自身的问题了；更奇妙地是，过去对户外我和丈夫虽然表面

上达成默契，内心却常常暗藏战机，如今我走出去时我们反而变得内外一致。当我进派出所时，丈夫去守候，这个时候他才体会到了守候的重要意义，也建立起和弟兄姊妹的关系。有一次他晚上10点多接我回家后，看到别的派出所还没有放人，他自言自语，“我要不要去XX派出所看看啊？”以往我们之间辩论户外对与错的时间变成了一起聊派出所趣事的时间，他聊外边等候的情景，我聊里面呆着的情景，家里其乐融融，就连我们的孩子，也参与其中，他对派出所比他爸爸还熟悉！

阳光照进来，愁云暂时散去。

想起王怡长老的分享，“在21世纪受逼迫是幸福的，在网络时代受逼迫是幸福的，在有空调的时代受逼迫是幸福的。”是啊，就在上周，我们三个弟兄姊妹在有空调的房间呆了12个小时，出来后还可以吃大餐。比起一二世纪斗兽场上的基督徒，比起法国的胡格诺派新教徒，比起中国反右文革时的基督徒，我们经历的算什么？如果真的经历那样的逼迫，我想我会连《沉默》里那个屡次叛教又屡次悔改的吉次郎还不如……

主啊，求你让我的心一直被你的阳光温暖着，求你不要让我遭遇到我不能承受的；主啊，求你炼净我，但不要击垮我；主啊，求你保守你自己的教会；主啊，求你坚固你所隐藏的未向巴力屈膝的七千人，也许这些人我并不认识。主啊，对于户外敬拜，我们一家人经历得实在有限，也仅仅开了一个头，在此战兢着把所经历的写下来，求主使用，也求主保守我们继续稳行在你里面！

2011年11月8日

突破（二）

文/GLP



刚刚把前来看我的姊妹送到公交车站，路上我对她说：“这是第一次出来没有人跟着。”回来的时候，刚走几步就觉得有个人拿着报纸，不远不近地在我后面。到十字路口终于确认，我竟然是被跟着的！我哑然失笑，坦然地回到家里。

记不得在哪里听过一个故事，大意是说，一个退役的将军（士兵？）经常给孩子们讲他过去打仗的故事。每次讲完一个激动人心的故事，他都会说，这不是最难的一场仗。原来在将军的故事里，最难的战役永远在于跟着基督打仗，在于征服自己。

向外突破的成功，固然容易让人激动，但那不是最难的突破。突破自己的性情，那是更难的一场仗。

向外的突破让我有机会再次到平台敬拜神。随后胜利大逃亡带来的是他们事后惩罚和事前预防相结合的日夜看守。我以为，这

一切已经在意料之中，因此不算什么。但是事实证明，我生命的弹性远未能够承受这样的环境。

一方面，我告诫自己不要把自己看成是受难者。另一方面，却不由自主地感到缺少关心。尽管知道没有人应该问候我，事实上也几乎每天都有弟兄姊妹的问候，每一次的问候都让我感动，但我却不能满足。只好一次次来到神面前，请求他除去我的自怜。也让自己清楚一个事实，没有人可以让我满足。当听到有的牧者得到一点点自由的时候，我居然不是体谅和感恩，而是不满：凭什么我要比他们受到更严格的看守？这种想法让我羞愧。人性的自私暴露无遗。不管我怎么称呼他们为亲爱的牧者，我竟然在心里跟他们做这样的比较。

对门外的JC，起初虽然也体恤他们整日守候的辛苦，晚上在车里睡觉的不舒服，做

这样没意义的事的无奈，但是我做不到尊重他们。XF 牧师教导，我们和他们的关系是，我们是先蒙恩的罪人而已。可是想到我们身处的不同阵营，我无论如何都觉得自己比他们有义。正如圣殿里的法利赛人。

跟他们对立着，不相往来，倒不是很难。但心里蠢蠢欲动的对自由的向往、对权利的追求，或者是对现实的不满，让我终于在一周后走出门说出我的需求。但我还不清楚，我应该摆出姿态，让他们知道我有权利提出要求，而不是请求，还是平和地告诉他们我的需求。后者理应更好，但是我做不到。语气稍微缓和就让我觉得自尊受到侮辱。自然，我的强硬引起的是对方理直气壮的回绝（或者这二者没什么关系），所以第二天他们准时买了早餐给我，宁可如此也不同意我出去。而我一声说了不如不说的“谢谢”再次表明了我冷战的态度。下午家里停水了，我要求出去吃饭，许久得到 JC 答复：晚 8 点换班后 JC 带我去。他似乎在向我宣告，休想在他的班内得到任何自由。我心里的愤怒又被激起。

回到屋里，我向神发泄自己的愤怒。虽然以“求主饶恕，人的怒气不能成就主的义”开始，几句话以后就意识到自己的罪，但是愤怒却如波浪淹没我。如今已不记得，到底是什么改变了这个进程。大概是跟 lh 交流以后，听了她的心路历程并得到她的理解和安慰，愤怒渐渐缓解。

第二天，上午在悔改中读斯托得的《罗马书》注释，至下午渐入佳境。愤怒退去，仿佛一场大病刚过，重新感受到久违的健康。门外没有任何变化，我却满心喜乐，感到真正的自由。我奇怪地发现，这时不再觉得自己有什么需要，而是不由自主地想起牵挂的和亏欠的几个人，于是拿起了手机。又想起

主耶稣的话：“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太 9:12）第一次非常清晰地认识到自己是个病人。事情就是这么奇怪，当初万万接受不了的人有罪的观念慢慢变成常识以后，可以轻易地称呼自己是罪人，却很少时候愿意承认自己是病人。难怪主耶稣难以下手医治呢。

下午，再次提出需要买菜，告诉 xj 后就先回屋默默祷告，愿成与不成都不要生气。也已经准备好告诉他们买什么，不能出门就请他们代劳。没想到 JC 居然同意了。面对严格的询问去哪儿买，是不是买了马上回来我没再动怒。那句“我们对你好吧”也不再觉得特别刺耳。

所以今天，我只说“要送一下朋友”，对方就什么都没问，而且在我不知道跟着的情况下允许我送到站牌而没有阻拦，实在是不小的突破。只不过，这次的突破和上次是完全不同的方式，而且这是外在的突破，更是内在的突破。我既亲眼看到自己里面的污秽，就不敢再视自己为正义的一方，也不再以对方为敌。这是一场争战，但我不仅是主的战士也是他要赢得的人，门外的人也不是我的敌人而是我尚未赢得的战友。战场，远远不止于平台，也不止于家门外。

Ps：就在文章写完之后，我以为相互之间已经有一些信任了，晚上提出一个貌似比送朋友更小的请求，他们居然拒绝了。我略感惊异，但坦然接受了。主的考验呀，每天都在进行。也许我还会有反复，有挣扎，但我既然相信自己的不能，就相信在主凡事都能。

2011 年 9 月 1 日



家书：2011感恩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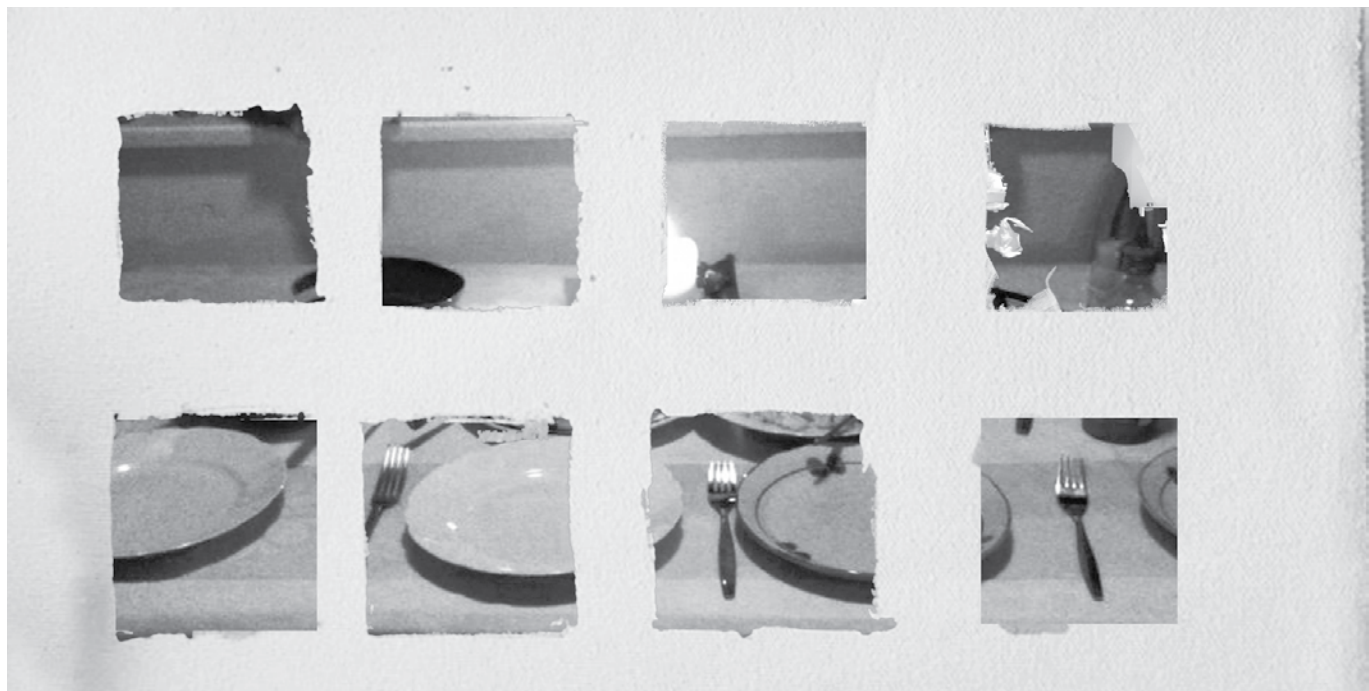
文/大水

在过去的几年中，每到感恩节，我都会拉个清单回顾这一年中为之感恩的人和事。今年要是再如法炮制的话，就不知道写得完写不完了。尽管没有提到你的名字，但是请你一定相信，某天走在上学路上的我，想起你，心里满了感恩。

来到温哥华两个多月了，没有想过家，虽然见不到面，但是觉得你们好像就在后花园里。上了微博，跟吕华聊几句，就跟在北京时各自被看在相隔不远的两栋楼里没什么两样。每个星期六的傍晚（你们的主日早上）在 Buzz 上追踪兄弟姐妹的消息，一周一周下来，反而更被圣灵带领着、知道该如何为每一个在里、在外的肢体祷告。不论是只身一人走在街上，还是坐在图书馆里慢吞吞地啃书；不论是因着更多融入新环境而欣喜，还是因着文化差异而感

到沮丧，每当想到你们，就感到有个强大的后盾在那里，所以丝毫不觉孤单和惧怕。我想这就是“扎根”吧——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也知道自己要到哪里去；每天都享受着这里，同时也盼望着那里。

从去年的十月被拦在海关，到今年的八月顺利出关，这一年的历程对我的信仰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我每天在这里的学习和生活，都是享受这一年以及它代表的过去几年所结出的丰硕果实。单单想到我能在这里，就止不住地感谢神。四月，我问神：如果因为户外出不去了怎么办啊？能不能因为要出去念神学，就先不出去了啊？反正也已经挂名了。后来在祷告中回想要去读神学的目的，决定当在这个过程中尽自己一切的本分，把结果交给神。于是我跟神说：“如果不能出去，我也愿意。”



五月份被看在家里一个月，到了月底签证的材料还什么都没准备。那天早上，妈妈跟着我看着签证材料清单，我说，其他的都可以在家里准备，“照片”和“体检”这两项必须得出门。妈妈有点着急，我说没事，神会开出路的，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什么方式。那天上午我想到，可以试着问问楼下值班的警察能不能“陪同”我去照张相。出了门，坐在夹层过道的辅警抬头看了一眼我，仿佛我是从对门出来的！我心跳加速，下楼一看，没有警车、没有警察！于是就在那一天，“照片”和“体检”两项全都办完了！赞美主！之后有一个主日“闯关”成功，我跟神祷告说：“六月了，我不知道还能出来几次，求你让我这次能上到平台。”神听了我的祷告。那天我一个人站在平台的中心，想像着许许多多被看在家中的弟兄姊妹都是与我一同站在那里敬拜主的。没念几句，三个警察怒气冲冲地走过来，勒着我的脖子把我架下去了……后来又有一次被放在甘派的地下二层，坐定以后，第一句开口向神祷告的是：主

啊，我从深处向你求告……然后停下，心里感恩地想：虽然也不算太深吧，但是毕竟能这样祷告的机会不多啊。七月的第二个主日，我“出逃在外”，但是身心俱疲，想去别的教会聚会。可是出了门，仿佛被一块磁石吸引着一样，不由自主地就又去了平台。第二天上网查看签证状态，签证中心说：您可以来取签证了。理性上不知道过没过，信心里却知道已经拿到了。跟妈妈在家里为着神赐下来签证献上感恩以后去取签证，到那儿打开一文件夹，滑出来的护照正好是翻到签证那页的，四年半，我闭眼仿佛看到神的笑脸。感谢神！等到八月十九日下午一点半，我跟送我的弟兄姐妹道了别，忐忑地在海关排队等候、顺利通过、在登机口坐下，开始给关在家中的牧者和其他不相信我走得得了的朋友们一一地打电话，说：“真是不可思议啊，这回我真的要走了！”哈利路亚，荣耀归主！

哈，这就是现在我怎么会坐在地球这边给大家写信。不过还漏了一点，那就是“钱”的问题。去年这时天明牧师鼓励我说：“不用考



虑钱，钱对神来说不是问题”，我才闭着眼迈出第一步；十万跟两千七百万比起来算什么呢，但是落到自己头上时，我还是得说那“启动”的信心里，至少有一半是牧者的。比较尴尬的是，这事情处在过程中，谁都不知道我能不能拿到签证、过不过得了关。只好一直跟神祷告：求你把奉献的感动放在弟兄姊妹的心里，也求你借此使我们成为彼此的祝福。到了临走时刚好就凑够这第一年除奖学金以外的学费和生活费！记得2010年底，有次去老故事参加祷告会的路上我想，要不是神把我们（教会和我自己）带到这条路上，我们都不需要经历这种信心的“伸展运动”了。因此我特别要为着每一位给我资金支持的弟兄姊妹感恩——不论是给予，还是接受，都不容易；但是感谢神借着建堂奉献和团契生活，帮助我们跨越这文化和心理上的障碍，使我的不再是我的，你的也不再是你的。感谢神把感动放在你心里，谢谢你在我这信心之旅中对我来说最困难的一关上，成为了神供应和祝福的管道；我因此更加谨慎地

使用每一分钱——在一个更加富有的地方过着更为简朴的生活，并且每天为着日用的饮食真诚地向神献上感恩。在过去的两个月中，你们可能无法想像，神使用这些点点滴滴的经历鼓励了多少人。我以为只有像我这样从国内来的基督徒才需要巴巴地仰望神的供应，不想很多北美以及其他英语国家的弟兄姊妹有着更严重的财务需要。于是我满心期待地对他们说：“我们一起祷告吧！”后来有一天就听到一个新西兰的姊妹说：“我收到一张支票！”又有一天听到一位陪读的美国姊妹说：“我找到工作了！”等等。

当然，这可能是他们在这里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了，而对我来说，语言障碍、文化差异、学习压力、财务预算、时间管理、融入新群体、建立关系……哦，还有使用安卓手机！本来都有不同程度的难处。当这一切一股脑儿同时砸下来的时候，还是会让我两眼冒金星的。第一天上课，《基督教思想与文化》那课我几乎什么也没听懂。我蒙蒙地坐在那里，跟旁边的女

生说，不知道这学期该怎么办了……她没说什么，问我愿不愿意互相留个联系方式。我说好啊，当然愿意，我提起了一点精神。走出学校，突然看到一个刚才坐在我前面的女生，我有点尴尬地问她，能不能让我看看她的笔记，她说好啊，当然可以。看完笔记，我基本上放下心来，讲的内容并不是很难——啊，神奇的苏格兰口音！在当时发蒙的情况下，我完全没想起“万事开头难”的老话，却透过同学们体会到神的安慰、怜悯，和鼓励。那个周末，坐我旁边的女生发来邮件说，我们一起去喝杯咖啡吧！啊，当时我真是心花怒放，这个时候有人愿意跟你做朋友，真好。在她们帮助我度过了第一个“严冬”之后，现在会有人分享自己的听课笔记，大家也会常在一起讨论。虽然我表达起来时常拙口笨舌，但是想到自己能够磕磕巴巴地跟其他同学讨论神学问题、享受交流的快乐，而不是躲在一个角落自己封闭起来，已经非常感恩；在我所住的房子里，竟然可以成为四个加拿大女孩的朋友和属灵伙伴，在一起快乐分享也处理矛盾，更是意外中的意外！

从第二个主日开始，我就一直稳定在 Granville Chapel 聚会了。这个教会是我见过的第一个、结束之后会有很多青少年留下来互相聊天、跟大人聊天的教会。很多服侍青少年都可以参与，比如看孩子、用乐器敬拜、诗班、诵读经文、代表祷告。我在这里观察着，学习着，休息着，享受着。最近主日开始的《但以理书》的释经讲道，常常给我亮光，让我想到神给了守望一个怎样的机会，让我们有幸向当权者和平时很难接触到的人群传讲福音和真理，尽我们所当尽的本分。谁能想到那个尼布甲尼撒王有一天竟会俯伏在至高神的面前呢？但以理却没有放弃他，谦卑、柔和地向他说话。更让我感恩的是，我在这里重新成为了一个新人！一

个重新需要被别人认识、也认识别人的新鲜小土豆一枚。敬拜之后紧接着的下一个环节，就是跟左邻右舍彼此问好、互相认识；再加上牧者家里两周有一次开放聚会，两个月下来我也认识不少人了。这样的经历会对以后服侍新人有帮助吧。我打算参与的第一项服侍，是两个月轮一次的主日敬拜中看孩子。我想我们的英文水平应该差不多，呵呵！

在这篇感恩记即将结束时，我不能免俗地、非常老套地，要感谢一下守望教会的众弟兄姊妹们。就像我一再对这里的弟兄姊妹说的，分享是为了见证。这些事如果不发生在我身上，神可以让它发生在另一个人身上；这些恩典如果不是在这个教会中获得，也同样可以在另一个教会获得。但是，刚好，神就把我们放在一起。在那个经典的毛毛虫变蝴蝶的故事中，好心人看它破茧太痛苦，就帮它把茧子给剪开了。结果它是轻松地出了茧，却一生都无法展翅飞翔。守望教会却不是这样。如果不是过去的这一年、过去的这几年在这个信仰共同体中所经历的一切，我想我今天无论如何都无法展开信心的翅膀飞翔。我想坦诚且自信地说一句：我们的牧养够用，非常够用！不是因为哪个牧师，或哪个模式，而是因为神在这里，他将我们藏在他翅膀的羽翼下，所以当大海翻腾、波涛汹涌时，我们可以与他一同展翅暴风上空……

我在这里很好——不是异乡，而是天父世界；一无所有，却又一无所缺。

生命中的一切都是神所赐的礼物。在这些礼物中，你们尤其美好。

爱你们的大水

2011.11.06

神是爱

文/HY



自4月10日守望户外开始，我们教会的带领人双燕牧师就在同工会上清晰地传递了她从神领受的异象：新树教会一同参战，是陪伴。我也从一开始就相信，神对教会领袖的带领就是对整间教会的带领。在4月底的一次同工会上，我主动请缨，愿意跟双牧一起参加守望组织的户外敬拜。会议最终决定，双牧参加5月第一周户外，我参加第二周的。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散会回家的地铁上，我怀着既兴奋又豪迈的心情对双牧说的话：“是我们的家庭造就了我们姐妹的勇敢。”（呵呵，很快，神就让我看到了自己所谓的“勇敢”。）

5月的第一周主日很快就来到了，双燕牧师也如所料想的一样，从平台被带走关进了派出所。晚饭后，我匆匆收拾了一些日用品和棉衣赶去探望她。派出所的大铁门紧锁着，黑漆漆的，泛着冰冷而幽暗的光。只有一个小小的窗口对外开放。我有些慌乱，心里怯怯的，只能透过那个窗口向里面传话，请求送东西进去。很快出来一个专门负责她的警察，一见面就问我是不是也是基督徒，我肯定

地告诉了他，接下来就引来了他一大串劈头盖脸的训斥和谴责。他那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和他那充满了“正义感”的语调，令我不知所措。我从小到大从没有被人如此大声地呵斥过，我里面充满了惊慌。我一再请求他允许我送东西进去，都遭到了他的拒绝。我只好带着东西逃也似的跑回了家。

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就被一种深深的恐惧抓住了，各种最坏的想象和猜测纷至沓来。我一方面分分秒秒地焦急等待双燕的消息，一方面时时刻刻恐惧等候那个我要被献为祭物的日子。那个时候，恐惧像一张大网把我网住了，并一点一点地收紧、再收紧，我感觉自己全身都不能动弹，稍稍大一点的响动都令我胆战心惊。我很真切地感受到，这是来自灵里的恐惧，是撒旦做成的。我一次又一次地祷告，希望能够挣脱这恐惧所带来的捆绑。但每次的祷告只能使我有片时的平安，接下来就又一次掉入那恐惧的深坑里。我就在这度日如年的等候中熬过了三天。

周三晚上，双牧打来电话，说她虽被释放，

但却被看管了，周日可能无法出席新树教会的主日崇拜。为了保证主日讲台不空缺，她问我是否愿意承担主日讲道，先暂不去平台。我几乎以最快的速度答应了她，我感觉像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的稻草一般。但同时又深深不齿自己在这件事情上做了逃兵。当我跟家人宣布我周日不去平台时，我先生淡淡地说：“你幸好选了去讲道，你以为周日我能让你出了家门吗？”原来，他之前不表明态度，就是为了在最后的时刻拦阻我的。我终于为我的逃兵行径找到了借口：我不做逃兵，我也出不去啊，还不如去讲道呢，还能做一件有意义的事。预备讲道的过程真是轻松和幸福啊，以前怎么就没有这种感觉呢？以前总是感觉有压力，觉得自己的业余时间都被占用了。如今我才知道，原来预备讲道是可以如此轻松和幸福的。

接下来我就以我先生不同意我去户外为由，绝口不再提去户外的事。当然了，他是家里的头，我应当顺服嘛（呵呵，平时要讲顺服可不容易呢）。但是，我内心控告的声音越来越大，我觉得我必须做些什么，以使我的心可以得到安宁。我就去找了双燕牧师，主动表示愿意承担多一些的主日讲道，好腾出她来更加专注在守望的事情上（这样就算我没有直接参战，也算是间接支持啊）。这样，我在新树的讲台上连续四周上下午讲道，我的内心暂时获得了安宁。接下来的事就更令我开心了，我接到邀请，要在守望的晚间祷告会上连续讲道四天，这下可算是直接支持了啊！我不顾那段时间正是自己已连续四周讲道、再加上一个刚刚结束的在安徽的一个为期三天的讲课之后最疲惫的时候，一口就答应了。结果可想而知，到了四天的讲道完成，我灵里的下沉和身体的疲惫一同来袭。过去的一个半月里，我用忙碌使自己忘记了自己的逃兵身份。如今，我再也无

处可逃了。我先生不让去的理由可以用来搪塞别人，却再也无法说服我自己的心。我的颈椎和腰椎同时犯病，颈肩的肌肉仿佛植入了钢筋一样地坚硬和疼痛，甚至到了快要到无法下床的地步。我就在神面前大哭，我怨他竟然使我落到如此的境地，他向我要的是我给不起的，我已经尽力了，我都快要累死了，为什么还不放过我？这样的神简直就是暴君！他硬是要把我最宝贵的、最珍惜的东西从我手里拿走，我不想再理他了！

跟神赌气的日子过得更艰难。一方面不愿意求他帮忙，另一方面却又明知自己无法揪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拔出低谷；一方面对于上平台敬拜死都不敢去，另一方面又生怕错过了神定意要给予我的祝福。唉！自私又贪婪的人啊！在纠结和挣扎中，我把自己关在家里，不愿意去想这些事，却又不得不想这些事。我不愿意与任何人连接和交往，除了去接过神以外，我不愿意去陪伴和守候任何人，因为我无法面对他们。

10月18日晚，我在守望祷告会的讲道又给了我重重的一击。那周的主题是“神是爱”。尽管我在讲前做了充分的准备，但讲的时候却感觉十分紧张，语言生涩和枯干。有好几次，我都想从讲台跳下来逃跑。讲道是圣经知识的传递，更是属灵生命的传递，我自己感受不到神的爱，如何能够去传讲神是爱呢？从那天开始，我对自己失望极了。

虽然我一直逃避主的面，但他的手却一刻也不曾放开过我。他借着阅读的灵修书籍来开启我，借着身边弟兄姊妹的勇敢和忠心激励我。每当听到HN又一次去平台，联想到她扔在家中一岁多的孩子，她所展现出的对信仰的持守和忠诚，都令我重新检视自己。

在一次跟双燕简单分享之后，她敏锐地指

出我一直寻求未果的原因，是没有认真迫切地寻求。回家之后，我认真思考她的话，决定要恒切地祷告寻求神给我的带领。在一天买菜回来的路上，我再次向神发出呼求的时候，神叫着我的名字问我：“你信我吗？”我当时感到一阵慌乱，在这个我本该斩钉截铁地回答的问题上，我却突然不知该如何回答。我才突然意识到，我竟然在长期的逃避中，对自己的信心开始疑惑了。我只能说：“主啊，你知道我多么想说‘我信你’，但是我现在却不敢如此说……”接着，我就在那条满是路人的街道上涕泪奔流。这一次，我才真实地将自己这半年以来的挣扎和痛苦一股脑儿地倾倒给了神，求神帮助我可以勇敢面对，不再逃避。

神真的开始做工了。11月13日，主日的一早，我接到了 nono 的短信，我在短暂祷告之后做出了决定：聚会之后，我要去陪伴她，我要从陪伴开始，迈出勇敢面对的第一步。当天讲道的是雅歌，她在讲道中诚恳地分享了她在第一次户外时“失败”的耻辱和后来“扳回”之后灵里的自由和喜乐。这内容引起了我里面深深的共鸣，也使我清楚地看见了神的工作和神的心意。那就是：神要让他的儿女从受捆绑和辖制当中得拯救，活出他定意要给我们的自由、丰盛的生命。是的，这半年来，我的心灵被恐惧和控告捆绑不得自由，我受够了折磨！我要开始反击了！我要在下一个主日去平台敬拜我的主！我相信这是神所要定意成就的我个人生命的突破，也相信这样做是对于我家人真正的爱和责任。

一周的等候是在平静中度过的，竟然没有丝毫的恐惧。周五祷告会，双燕的讲道又加给我柔和的力量，nono 的攻略和分享竟使我巴不得那时刻早点到来。周六，我尝试着跟我先生沟通，我的诚恳和坚持，竟然获得了他的默

许。我开心极了，知道这一切都是圣灵的工作。

11月20日清晨，我16岁的女儿陪伴了我从家到平台的全部路途。一路上，我都在稀奇神是怎样将我的恐惧全部拿去的。只是在最后的几站时，有那么一点点的紧张，紧张的是我没有事先踩点，到时候找不到地方该怎么办。呵呵，更多的是那种跃跃欲试的兴奋。到了海淀黄庄站，我与女儿分手，独自按照双燕的指点出了A2口，一上到地面，远远就看见了那个曾经让我恐惧，如今却期待能够登上的中钢国际大厦的平台。我径直向着平台走去，那天的景色是那种令人心醉和沉静的美，那个祭坛在周围景物的衬托下是那般的神圣和庄严，我登上台阶的每一个步伐都是那样地轻灵和喜悦，我的心在向着神一遍一遍地高喊：“我的神，我来了！”

……

在大街派出所做了很长时间的笔录（因我拒不交出我的任何信息，包括名字）之后，我和另外四位弟兄姊妹被转到了ZGC派出所。因我已做好被48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的准备，自始至终，我的心态都非常平和。甚至当他们因我不交出姓名，惩罚我和另一位姊妹不给午饭吃，我以绝食来抗议他们剥夺我吃饭的权利时，我的心态和语气都是柔和的。大约是我的低血糖使他们有所顾忌（绝食之前聊天时提到的），后来他们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态度近乎殷勤，竟然允许送进来两只新奥尔良烤鸡，和后来的每餐四菜一汤，以及三明治、奶茶、包子、豆浆、米粥等好吃的食物。感谢神，一直保守我的身体，晚上八点多，我恢复了饮食，也很快恢复了体力。

我通常一换地方就会失眠，心里有事也会影响我的睡眠。11月初刚刚结束的为期两周的密集学习中，两人一间宿舍，我每天的睡眠



都不过两三个小时而已。我以为被关的日子，我会彻底无眠了。哪知道，神使我在里面的时候，全身放松，一点儿也不担心外面的家人，我知道他们都在神的看顾和保守之中。即使在强烈日光灯的照射下，在看守故意大声说话的间隙里，我也能够安然入睡。晚上睡，白天也能睡，只要坐累了，想躺下看会书，几分钟之内就睡着了。呵呵，能睡着的时候，时间自然过得飞快，48小时，竟然不觉得难熬。

我不是最怕被大声地呵斥和辱骂吗？感恩的是，在被关的48小时里，同屋的弟兄姊妹被轮番单独提审，我却没有被提审过一次。尤其是22日凌晨，劳累了一天准备睡觉的值班JC又接到督察电话，被要求对我们严加看管，JC必须与看守共同看管我们，接完电话，值班JC的火儿大大发作了。他竟然因为他们的人在登记身份证时漏了两个数字而向ZL弟兄大声地咆哮，他暴怒的声音从隔壁传来的时候，我的心都收紧了。我坐起身来祷告，求神安静他的内心，也求神使我不再害怕。很快，他的音量渐渐低了下去。我又重新躺卧，耳朵却一

直留意着隔壁的动静。ZL回来时，MR又被叫走了，我就在那里安静地等着，仿佛待宰的羔羊。但MR回来后好久都没有叫到我。又过了会儿，我听到那个JC问看守：“这个也是啊？我怎么没看见她的名字？什么都不说啊？这不较劲嘛！”嘿！竟然放过了我，没有理我。我内心深深地感恩，我知道我的神在我最怕的事情上，超然地保护了我。那个晚上，我们三个人（其他两个姊妹在午夜前被释放了）就在两个JC和两个看守的看管下，在连上厕所都要开着门的监视下，安然躺卧，竟然从凌晨三点一直睡到早晨七点半，足足睡了四个多小时没被打扰。

最让我感动的是来自弟兄姊妹深切的爱和关怀。21日清晨，我看到有一个白发苍苍的老阿姨在一位年轻女子的搀扶下走进了关押我们的候问大厅。起先，还以为是要来领那个偷手机的男孩子回家的。但看见她竟然向着我们的一个弟兄径直走去，才知道是给我们送早餐来的。当我无意间摸到阿姨的手是那样的冰凉时，我才惊觉到现在已是天寒地冻的时节。我们在温暖的室内，而这位年老的阿姨和弟兄姊妹却在严寒中守候着我们、陪伴着我们。我不由得从背后紧紧地抱住了阿姨。我们原本不相识，但是基督的爱使我们成为了亲爱的家人，彼此牵挂、彼此扶助、彼此相爱，神的爱就在我们的相爱中得到了彰显和成全。直到被释放后，我才从弟兄姊妹的口中得知，那个阿姨姓F。还有几个我看不见的不知道名字的弟兄姊妹，和许多我没有看见的不知道名字的弟兄姊妹，谢谢你们！你们的爱将陪伴我走过人生的每一个大大小小的高山和低谷，将激励我活出更加有爱和有意义的人生。

更加感谢神的是，经过了大半年的户外训练，守望教会建立了自己的一套专业化的支持

体系。我被转所时就看到了 MD 弟兄守在大街派出所大厅里，而我们被转移的信息很快就能被相关的弟兄姊妹知晓；每天每顿饮食及衣物被褥的及时准确送入等，都让我感受到自己正置身于弟兄姊妹的炎炎的爱中。22日上午十点多，我和 MR 被释放时，再一次看见 F 阿姨和一位弟兄正在冰冷的门厅迎接等候，接着看到那个弟兄冲外挥挥手，很快就跑过来三个手拿鲜艳气球的人，我连忙迎上前去。看着那一张张热情的笑脸，接过他们手中“耶稣爱你”的气球，得胜的喜悦充满心头。以至于坐在 CF 姐妹送我回家的专车里，我群发出的短信，被 MY 姊妹回复：“怎么这么喜乐呀，跟 nono 一样，也是那么得瑟。”是呀，就是要这么得瑟，我盼望全世界的人分享我的喜悦，我得胜的喜悦，我终于重担得脱的喜悦，我不再受捆绑和辖制的喜悦，我用行动成全了我信心的喜悦……

路途上的时间基本上是在如轰炸般来临的电话和短信中度过的，被这么多的人关怀着、爱着，我都有些飘飘然了。我的好友 CX 在电话里说：“回家之后赶紧去买菜，给你老公做顿好饭，将功补过。”我不同意：“我回去需要休息，没准我老公中午就跑回家给我做午饭了呢。”11点左右，我终于到家了。当我用钥匙开门时，门竟然从里面开了。原来我先生早晨到单位安排好工作，就跑回家等我了，并且正在给我做午饭（感谢神，使我所夸口的没有落空）。他一句抱怨和数落的话都没有，只轻轻说：“快去洗澡换衣服，饭马上就好，吃完赶紧去睡觉。”我当时幸福得都要晕过去了。

晚上，放学回家的女儿向我倾诉她这期间对我的思念和牵挂。她还告诉我，她周一的时候，告诉了她最好的两个朋友，她是基督徒，并且她的妈妈如今正在为信仰受捆绑。我一

听就急了：“你没有必要告诉她们妈妈的事啊，如果她们以为妈妈是坏人，以后疏远你怎么办？”但转念一想，我就明白了。过去几年，我一直在为女儿的信仰生命祷告，盼望她能将她所信的活在她的生活中。而她却从不向自己的同学承认自己的基督徒身份，更谈不上上传福音了，这是我一直深深忧虑的。但是这次，神却借着我的一次顺服，便超然地行做，使她不再以福音为耻，反以福音为荣，也以妈妈如今所忠诚持守的为荣。我被神的大爱深深地震撼了。

在派出所里的时候，我们与那些作奸犯科的嫌疑人是关在一处的。另外四个弟兄姐妹被安排在南半部离看守比较远的地方，我的领地却是离看守咫尺之隔的北半部。因为我这边比较空闲，所以被抓来的嫌疑犯都安排在我这边，我也就有了近距离接触他们的机会。我一直可算是一个“嫉恶如仇”的人，对于那些作奸犯科的人，虽然头脑中知道他们的罪并不比我的更大，但要在行为上接纳他们、爱他们，从心理方面还是有很大一段距离的。但是这次在派出所，神却开启了我里面的怜悯之心。看着他们被打、被羞辱、不给饭吃、不给水喝，我的心就深深地怜悯他们。我把自己的水、粥和包子递到那个被告偷手机的男孩手里的时候，他的眼里满是泪水。我告诉他耶稣爱他，若有烦恼向耶稣倾诉吧。当 JC 斥责我的举动时，我竟然可以柔声为他争取权利：“他是犯了错，但他也有吃饭的权利。”我把自己的圣经给那男孩儿看，他看了很久，后来竟然枕着圣经睡着了，醒来后接着看，被提审之后仍然接着看。我不知道他能看懂多少，但我知道，这次的相遇，在神的永恒计划中一定不是偶然。我也感谢神，让我从这次的事件中，看清楚法律对于犯罪的无能，以及惩罚、羞辱所能带来的人心

深处本能的抗拒和变本加厉的报复。唯有来自基督的爱，才能真正领迷途的人找到回家的路。

ZGC 派出所里的看守大都是五十岁上下的、高大健壮的北京人，他们每次值班 24 小时，早晨 8 点交接班。接了班的看守通常都对我们表示出很烦的样子，因为如果不是我们“捣乱”，他们在没人的时候就可以看电视和睡觉。但经过 24 小时的接触后，他们对我们的态度通常都会改变。22 日早晨八点，在交班前的最后时刻，跟我们交谈和接触最多的那个老大哥，看看四下无人，庄严地向着我们敬了一个礼。这是神定意所要结出的果子，是柔和的力量所带来的人心的改变。

周三上午，我开始预备主日的讲章，原计划是要讲但以理书的信息（我最近读书的内容），但神的爱在我里面充溢，在我外面包围，我无法分出精力去预备别的讲章。想到 10 月 18 日在守望祷告会那次“神是爱”的糟糕讲述，我决定再讲“神是爱”。因为若我闭口不为神的爱做见证，我怕石头真的会跳起来说话了。

我在整理整个见证的时候有个发现：我不是为着支持守望教会走出去的吗？不是为了敬拜神去户外的吗？怎么到了最后却是为了自己去的呢？这个发现让我有些不安，但很快我就明白了：这就是神的心意！难道神真的就缺我这么一个人去平台？难道神真的需要守望教会非如此行不能打开大恒的大门？断乎不是！神用话语创造了宇宙万物，岂不是一句话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他需要的是他的儿女参与在他的事工中，有分于他定意要我们享受的永恒生命的丰盛。主耶稣的十字架不只要把我们从地狱的刑罚中拯救出来，还要将我们从自我当中、从锁链般捆锁我们的习惯中、从试探中、从恐惧中、从无知和错误中拯救出来。他要操练的是我们不看环境、单单仰望他的信心。如

果用图像语言来表述，那就是神不只要把我们从地狱拉到地面上，还要用双手把我们托起来，使我们得以乘驾地的高处（赛 58:14）。是啊，原本以为这是一个为神“舍”的过程，却发现实在是一个丰丰满满“得”的结果。原本以为神命令我说：“起来，去，当炮灰！”却原来神在向我发出召唤：“来，到我的葡萄园里来，与我一起享受甘甜美味的果子。”我才突然懂得了神爱的深厚和广博，有一首诗歌的旋律开始在我心中久久回荡：“我是谁你如此眷顾，宁处贫穷使我富足；我算什么你竟如此爱我，除你以外我还求什么……”

我过去半年的状态就是“逃避”。不只是我，“逃避”几乎已经成为了目前的一种社会性疾病。在繁重的工作压力下，在残酷的竞争中，在复杂的人际关系的张力中，在各种压制我们、捆绑我们的事情上，逃避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常态。而逃避所带来的结果只能是越来越深的捆绑和不自由，是对神的怨恨和远离，是无助、是自怜，是对信仰的怀疑。而当我不再逃避，选择勇敢面对的时候，神使我的生命冲破了重重的捆绑和束缚，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和满足。

前些日子，一位韩国牧师的讲道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是以一句经文“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腓 4:13）展开的讲道。他说：“我们常常感觉做事疲累，却没有果效，是因为没有得到力量就去做了；而我们没有得到力量，是因为没有站在当站的位置上，神要在那个位置加给我们力量……”

盼望我的这篇见证，可以给弟兄姊妹一点儿借鉴，在面对自己所谓“大而难”的事情时，可以不再逃避，靠着神勇敢面对。也深愿中国的众家庭教会能够不再逃避，勇敢地站在当站的位置上，到那时，神的力量和祝福定会裂天而降！

陪伴是一种福气

文 / 铁皮娃娃



这个题目其实早就有了，一直没有机会写，但当今天再次真实地体会到这种感受，就不能不写了。

陪伴，是双牧从一开始就给新树定的调调。记得第一次去的时候，当被问起为什么要来，是不是来“声援”的，我说，是陪伴。今天大HY讲道，回顾了双牧最初所说的陪伴，让我想起这半年多来的陪伴历程。

起初的陪伴

记得雅歌有一次去的时候，我早上起来灵修，为她和去的人祷告，一跪下就特有感动，眼泪汪汪的。读到“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太5:10—12），觉得真应景，就给她发短信过去。后来她说当时正在将上未上之时，一看，就只好上去了。让我感觉自己像是在要跳水的人后面踹了一脚一样。

又有一次主日早上起来，正在为去的人祷告，收到诺诺短信：“我们已经在路上了，呵呵，还有某某和某某。”一看就特别喜乐，后来她们出来后分享，真是如此。回想起来，那时的陪伴，是满怀期待的、欣喜的，有力量的。

那一次

暑假期间，有一周的时间特别合适，我就算计自己可以再去一次，然后就听见双牧念叨关于如何去的一些麻烦，我说那可以住到我家来，一起去。这次算是陪她，竟为她担心了。因为之前听说过他们为了找一个弟兄，把那一片的弟兄姊妹家都找遍了，就想她这条鱼也比较大，弄不好会把人招来，我们两个一锅端。具体细节就不说了，总之事后觉得挺可笑的，好像人在这种时候想象力特别丰富，设想了各种可能和路线。我给她指出我们这个楼的四个出口，如果被堵门还来得及跑的话可以从楼外的楼梯下一层再坐电梯之类的。她这人方向感奇差，说了也记不住。我们平时经常讲双牧的



段子，说她这样子只能当牧师。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生，我们一觉睡到天亮，平平安安出门。那次，人家根本没想找她，片区的人早在平台那边布好了网，她一去就被带回去了。

那次去我也很快被放回家，我甚至可以去参加下午堂的敬拜，但是带来了一个后果。尽管之前 GB 曾经答应我不找我单位，但是这次不久，领导和书记就一起找我谈话了。其实领导们的态度倒还好，这个利害我也清楚，我的行业不同于别的行业，是要“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的。我的单位正处在艰难地走上坡路的阶段，

我也知道领导一直在拼命努力推动，而我的部门又是他特别看重而且顶着一些压力在支持的。如果我出了问题，肯定不只是我自己的事，是要连累部门、领导和单位的。

这次之后，心里就有了顾忌。纠结一番，想我应该已经完成自己去的任务了，就陪别人吧。

陪伴的人都累了

之后的状况时起时落。工作一直特别忙，天天捉襟见肘，四脚朝天。教会的事情，时间一周一周地过去，也看不见什么变化。就想真不知道守望的弟兄姊妹是什么状况，我们这些陪伴的人都累了。有一次在博客上看到雅歌又流露出想去的意思，第二天早上醒来，觉得还是要关心一下，就给她短信“什么情况？”她回复说已经被带到派出所里，正在被所长凶。那时候，我甚至疲乏得不能起床，就趴在床上为她祷告了一下，君王的心如堑沟里的水，希望所长能够善待她，也求主让她能把她小脑瓜里学的所有的情商技术都发挥出来，能够平平安安。结果，我还没有挣扎到能爬起来的地步，就收到短信，人已经出来了，让我心情为之一振。后来听她说，所长很快怒气就没了，很奇妙。我就想，原来神也知道我那时连陪伴的力气都快没有了，恩待了她也恩待了我。

板凳队员们

天气渐渐凉了。派出所外面依然每周出现忠实守候的板凳队员们。一次去等，看见双牧居然坐在睡袋上，还以为是不让送进去的。再一问不是，她带去就是为了让等的人垫着的，因为椅子又硬又凉，尤其是腰椎不好的人坐久了受不了。几次去我都没有等过很长时间，基

本都是露个头，属于去打酱油的那一类——因为雅歌说，去了坐在那里就是一种压力，所以能凑一会儿数就凑一会儿。过了一会儿板凳队员人数又多起来，我正准备走，又来了一姊妹，我正要让出睡袋上的地方，结果人家是自备垫子来的，一看就是专业的。

又是一周，诺诺又去了。我和 ZX 主日出来要去看，找到大街派出所，说她们在 ZGC 派出所，打车过去，大厅里面是虽不都熟悉但个个亲切的面孔。我还要回自己的小区参加业委会的扫楼，先走了。ZX 说她会等到 10 点，又给诺诺发了短信。ZX 腰不好，是真的“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即为了不疼就得站着，她说要等到 10 点让我挺感动的。第二天，我和雅歌再次去看，本来是为了给诺诺送食品和她的充电器，结果居然接到了人，皆大欢喜。

诺诺每次去都有段子。那次去，她义正词严地指责 JC 的执法形式是连坐的时候，说：“你们这不是连庄吗？”JC 们愣了一下，然后说：“啊？你麻将打多了吧？”弄得她很汗。这些段子，是在接了她之后听她说的。边听，边给其他的弟兄姊妹发短信报平安：“诺诺出来了，正得瑟呢。”

技术问题和神迹

就在这样一周一周的陪伴中，我的心里开始不安起来。我越来越觉得，还是想再去一次。我开始觉得那种为了单位就不能去的想法对我是一种辖制，好像我真的答应了谁似的，其实谁也没有答应过，我只是说过，你的意思我知道了。看看日历，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数一数，心中已经有了一个唯一的日期。

可怎么去呢？好像有一些技术问题不能解决。我想，哪怕是事先告诉 GB 也要再去一次，

因为对户外的支持是一个立场，一个态度，这种态度我从来没有改变过。雅歌说，她对所长讲过，我们没有告诉他们的义务，但是如果被问到她会说实话。她特别纠结的是，她想去，可是不想是被陪着去。我就对她说，哪怕被问到，是被陪着去的，也要去。

就在上周，她再次去的时候，神迹出现了，所长例行询问她的短信被神“拦截”了，她直到主日早上才收到。回复的时候，所长因为加班到半夜当时正在睡觉没有看到，等到看到再打电话已经晚了，所长急得说：“我的亲姐姐啊！”那次，一直想去而没有去的大 HY 也去了，还特别喜乐。诺诺的新段子是，她抗议 JC 暴力执法，JC 说我们哪里有啊？她把自己的一个手指头伸过去说：“看！都被你们弄红了！”引起 JC 们哈哈大笑。

预备

想去，就开始预备。之前答应了双牧一次祷告会分享，拖了很久，题目和经文早就有了，是“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讲但以理书第 4 章。时间定在这周三，也是完成任务，也是预备自己。周二晚上，做完单位的事，继续准备分享的内容，准备好已经 10 点半了，要出楼门，发现门已经锁了。好在办公室里一直放了一套洗漱的东西，躺在沙发上心里刚刚有一点小悲情冒出来，就想到，这毕竟不是派出所地下室的沙发啊。更感恩的是，之前托同事买的一个暖宝还没有带回家，正好用上了。原来连这样的细节，神都在看顾。

周五祷告会，双牧讲以利沙和亚兰王那一段。其实我们经常也像以利沙那个仆人，看见大军就惊惶，但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火车火马。当双牧请有感动的弟兄姊妹为建堂

祷告的时候我赶紧祷，因为上次这个题目被别人先说了。我始终记得那次和 LJ 一起围绕大恒祷告时的感动，我相信这感动是从神而来的，我相信那个地方终有一天会传出赞美的歌声，祷告的声音，儿童主日学的孩子的声音。双牧说人的信心在不同的领域是不同的。规律是，越是自己的事情越难有信心，别人的事情，离得远一点的反而容易有。我们对建堂和户外的事情一直在陪伴，知道大的脉络，但毕竟不完全在其中，细节知道得少，所以可能更容易有信心吧。下来后小雪对我说：“托儿！”我笑笑，说：“铁托！”

祷告会后我对雅歌说这周要去，可能要先告诉 GB，她说不要说。我心里咯噔一下，可又觉得她是对的，我也不愿意说。诺诺已经连续去了几次了，这次本来想休息一周，但听了双牧的讲道热血沸腾，又想去，我们俩就约了一起去。

周六下午又在办公室加班，周一有一个方案要提交审议，写好了打印出来放在电话下面，想着万一被 24 或者 48 了可以让同事复印了带到会上，又做了其他一些准备，就去了诺诺那里。

晚上我们一起祷告，一起分享，感觉特别好。诺诺是我们祷告会的组长，这半年多虽然参加 SW 的祷告会也挺好的，但我有时还是怀念新树的祷告会，大家在房子里横七竖八地跪着，也求他的国他的义，也求自己的鸡毛蒜皮。我们唱一首歌，祷告一会儿，再唱一首，再祷告，然后分享个人的事情，再彼此代祷。诺诺在意的是自己这两次去面对 JC 的时候态度上有血气，我们就祷告，说我们去是为了敬拜神，不是为了和谁对抗，求神拿走我们心里的血气。我们还为第二天祷告了很多。

睡觉之前，把闹钟上到了 6 点。

平台歌声

早上快 7 点时出门，很快打上了车，在车上，我们就开始轻声地唱赞美诗，心里是抑制不住的喜乐。到了地方，诺诺知道有一个一直上到三层的电梯，我们就上去，上到二层的时候就被两个棉大衣拦住，让我们下去。我们不下去，就坐在旁边的椅子上开始敬拜。这个时候，大约是 7 点 20。

虽然以前也来过，但我发现自己的心还是跳得有点快，唱赞美诗的声音开始也有一点颤抖。可是两个人的歌声唱出来，让我又觉得欢喜。我和诺诺在教会都带敬拜，在这个特殊的地方敬拜、唱诗，感觉又相同又不同。一会儿四个棉大衣围过来，看着黑黑的影子，我真有点不安。他们其实是好奇，把我们的程序单、诗歌本拿去看看，还问有“哈利路亚”的歌是怎么回事。

其实程序单上有的歌是不会唱的，就换了会唱的唱。在这个有些寒冷的冬日的早晨，那边站着看守的人。但我们的主是天地万有的主宰，是万王之王，他配得我们的敬拜赞美。

旁边有一个扫地的阿姨，扫到我们这里，我们就站起来给她让地方。第二次过来拖地的时候，她说：“你们唱吧，我喜欢听。我也是基督徒，可是不合格。”我说：“我们也都不合格。”没想到在这里能碰上姊妹，真是惊喜。

讲道内容是讲主耶稣十架七言的第六句：“成了”。是的，在主里面，一切已经成就。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面对的不仅是几个仅是执行任务也没有什么恶意的棉大衣，而是冷酷的罗马军兵、恶意的犹太领袖、看热闹的嘲笑的民众。但是他说，成了。在世人看上去最悲惨、失败、羞辱的时候，他说，成了。

读完讲道内容，唱回应诗歌《鼓舞》，背诵主祷文，完成了全套敬拜程序。

后来

头脑中好像出现了一段空白。然后呢？这部分没有剧本。

听到诺诺问棉大衣：“我们可以走了吗？”

棉大衣说：“走吧！”

我们两个就下来了，边走还没有缓过神来，这就放我们走了？那干什么去呢？回教会？

转到广场正面，再到侧面，看见著名的大巴车，看到游荡的人，怎么个个都像便衣？

我们决定去路边的小吃摊吃早餐。正在吃，HN走过来叫我们：“噢，你们吃早餐呢？你们上去吗？”诺诺说：“我们已经敬拜完了啊！他们把我们放了。”HN说：“那我过去。”看着HN的背影，对她特别钦佩。她也好几次了，家里还有一个年幼的孩子。

又过一会儿，诺诺接到HJ的电话，找她要程序单。亏了我们还没走，等来HJ，给他程序单，在边上一边祷告一边看着他被带走。

虽然还有点意犹未尽，可好像神为我们今天预备的就是这样了，我们决定回教会。正走着，看见小弟兄YT。YT是被半道放下来的，他不甘心，又要上去。我们塞给了他一些食品。

走到苏州街，去上午堂还有点早，决定去大街派出所看看，坐了一会儿。我们又出来，又碰见了YT！原来他又被拦下来了，不让上去。我们就一起去上午堂敬拜。

我和诺诺回顾了一下前一晚的祷告。我们求了希望能够当天出来，最好还能参加新树的敬拜；结果祷告大发了，当时就被放了。我对神说我就把单位的事情交给他了，相信他比我更在乎，我只管我的这部分，剩下的就求他兜着了；结果不要说影响单位，连边都沾不上。我们还求第二天的每一个时间、每一个环节、每一个遇到的人都在他的手中；结果很巧地遇

到了一些人和事，包括那个扫地的姊妹。我问诺诺，亚伯拉罕下山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种心情？

诺诺这次的段子是，她之前买了一双熊掌模样的手套，就等着摇一摇对JC们说：“Hi！”这次果然有一个JC夸她，你这手套真不错。

回到上午堂敬拜，觉得能在室内敬拜真是恩典。没有琴清唱练歌的时候想起HN，平时有的时候不觉得，没有才觉得司琴的服事多么重要。

大HY讲道，讲了她这半年来的挣扎和上次去的过程中的喜乐和被关爱的感觉，让我们都很感动。最后她说，“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要得到神加给的力量，就要站在神让我们站的地方，不能逃避。”雅歌、诺诺、我在下面都说：“阿们！”我们这三个托儿，就差摇荧光棒了。

陪伴，就是神让我们站的地方。☪





身影

——记亲爱的可爱的恩平师母

文 / 慕义

(一)

2011年1月19日祷告会，师母分享《在基督里建立自己·建立别人·建立教会》，教导我们牧师以前讲给她的一句话“要按将来的样式看待弟兄姊妹”——

犹记那一刻
您
指停唇边的甜美
爽洁的笑声
盈溢的喜乐
还有那一句
“按将来的样式看待人”
纠改了我
论断的视线

(二)

中秋前夜，派出所出来后，师母拽着我在她熟悉的小区奔跑，甩脱GB的跟踪，气喘吁吁的我自叹弗如，遇逢姊妹便说师母体力多好，直到一个姊妹告诉我师母说及那刻的感慨——“这么多年没有这么跑过”……

跑啊……
像小时候
累拽妈妈身后的安全
忘记
黑暗与危险
误以为
是小小身躯惯有的能量
直到
几日里腿的酸疼
提醒问询
已逾不惑的安恙
才明白
速度 因爱爆发



(三)

派出所门口，师母又来与弟兄姊妹一起守候，在听见警察哄撵说“（他们）已经走了”，立即向地下车库出口飞奔去，确定是他们的又一次谎言后，边走向刚回过神的我们边喃喃着“那次他们（警察）就把她从地下车库带出去……”（我知道她怕她的孩子害怕），说时仍然笑着，饱藏担心与放心的一笑，全然没有一丝被戏弄的怨憎，单纯可爱的师母。

离弦的脚步
箭冲出保抱的迫切
喘息中松漾的笑
悬落的是一颗母亲的心

(四)

中午办公室的电脑屏前，看到王勉弟兄拍的视频，我们身后的师母的背影……那晚后来她还是跟了上来，依旧是把我也送到姊妹家门口，看我进去，自己离去，凌晨一点知晓我们都平安了短信给我：“我放心地睡了，晚安。”

总是
分别在您的目送中
这一个午后
让我在
您背影的温暖里
尽情
泪流成河

2011年11月28日16:50

写于中关村大街派出所

（此刻恩平师母正和弟兄姊妹在外等候陪伴）■

户外敬拜——感恩与祈祷

文/ZL

弟兄姊妹平安，说实话，这是我第三次尝试分享有关户外敬拜了。第一次是参加完10月2日的户外敬拜后，写成了“议论文”，颇长，感觉很多东西还需要沉淀，没有分享出来。第二次是从11月20日开始连续参加户外敬拜后，写成了“记叙文”，颇长，没有写完，也没有办法分享。但是真需要分享分享了。一方面，我若再闭口不说，我的笔记本、键盘、鼠标、桌子、椅子……或许真的都要开口说话了。另一方面，若再不分享，圣诞节也快到了，或许“过了这一村就没有这个店了”。我主要从两个方面来分享，一方面分享经历、数算神的恩典，另一方面献上祈祷。我很感恩能有这些宝贵经历，之所以宝贵，是因为学不来，要亲身经历，正如李天恩老牧师所分享的，“道理可以学，知识可以学，但生命的经历是学不来的”。也盼望与弟兄姊妹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里彼此激励、相互担当、联络生命、同奔天路。

因为惟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我们要竭力“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愿颂赞、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阿们！

一、感恩

我很感恩我们共同经历户外，我有一种被“选上”的感觉（某个电影里的场景，几个人被选上，上了一辆车，奔赴目的地，去实现一个伟大的使命）。我们所经历的确实像一场戏或者一部电影，我想我们都相信是人手导演不出来的，现在回过头看，一幕一幕，剧情丰富而精彩，我们应当归荣耀给神。我个人参与其中应该始于2008年的5·11，算是序曲，2008年4月神苏醒了我的灵魂，我认识神成为基督徒，紧接着5·11教会在华杰聚会被冲击了，

我留下了个人信息，现在回想起来神很怜悯我，我是一个属灵的 baby，他让我背负的没有超过我能够承受的，那时居委会大妈打电话了，我心里砰砰乱跳，她们噤里啪啦说了一通，我差不多还没有来得及说话，她们就挂掉了电话。但是，这次的经历让我有了心理准备，潜意识里知道我是基督徒了，有这个身份，会经历一些事情，特别是我又在守望教会聚会。后来就有了 2009 年和 2011 年的户外敬拜。

我很感恩我们能够一同经历神，信心得到历练，操练不看环境的艰难，不被各种各样的声音搅扰，在信心当中只仰望他，只听他的声音，在信心中平安、勇敢而又交托地做决定，持守基本的信仰底线。我的一些经历如下。2009 年我开始读研究生了，当 2009 年海淀公园的户外敬拜来临时，我还算平安，2008 年的心理预备挺有帮助。因为我是基督徒，在守望教会聚会，他是拯救我们的神，我们应当敬拜他。教会所经历的大家都很清楚，表达得也很明白，为什么不去礼拜呢？所以平平安安地就去了，虽然也夹杂着一丝对未知的思虑和恐慌。神应该是特意安排了漫天的雪花，显明他的同在和说话，我们在风雪中敬拜的歌声，牧师和长老在风雪中讲道的身影，弟兄们手拉手在人群外围围成一圈的“安全墙”，聚会后的问安，喜乐的脸庞及爱宴驱走了雪天的寒意，我想这一切都留在了我们记忆的深处。我们站出来了，站在了公园的门口，参加主日崇拜不停止聚会的同时，也向国家及同胞宣告了信仰和真理，我们是基督的教会，属神的子民，我们是基督徒。哈利路亚！

2009 年户外我自己经历了比 2008 年大一些的“逼迫”。派出所开始介入“调查”，学校和老师开始施压威胁退学。还清晰记得当初要被学院叫去谈话前的害怕和忐忑（万一真把我

开除了我怎么向父老乡亲交待？），一个人在学校主楼前边转圈边尝试安静祷告，高唱“主是我力量”，最后终于把自己把未来交出去，走进学院办公室的场景。这次户外开始体会到属灵争战的真实，应该是用了“炮弹”的攻略，威胁、争战的时间很短（两周后就回到室内聚会了），神依然知道我肩上所能承受的重量，我也积累了一定的“战斗”经验。现在回过头来，我想我们都知道是在被神操练，经历他的同在，越来越有一颗自由的心了。越来越发现其实没那么复杂，我是基督徒啊，在守望教会聚会，现在我们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在户外聚会，该调查就调查吧，我确实也是去聚会，没干别的，我的信仰我的生活不能被公安局或者老师来安排，该调查就调查吧，该开除就开除，得光明正大，得按程序有规矩……直到如今，依然是这样，确实也没什么好多说的。他是拯救我的神，我还要敬拜他。2009 年因为我的事情，学校专门往我的学院调来了一位副书记，这也让我有些“受宠若惊”，我就一介草民而已，但是因为信耶稣参加聚会，还受到这么“高规格”的“礼遇”，我的内心很喜乐，确实有一种被从粪堆中抬举的感觉，这位神确实是真的。我之前一直在想什么时候才有机会给我的老师传福音，他可是我的贵人，但是一直没机会。随着教会搬入老故事餐吧，一下子什么事儿没有了，我也没有被退学，因为这些经历，我可以直接“打开天窗说亮话”了，在他生日的时候，我送了他一本中英对照版圣经和游子吟，后来又送给他一些亲子教育类书籍，他特别开心。我把“欠他的债”还清了，把结果交给上帝。

转眼又到了 2011 年的户外，我还是在学校，面临毕业，因为有了 2009 年的经历，已经差不多习惯了。学院和老师早早地开始“做工作”，

态度温和，这次的属灵争战似乎改变了以往的“炮弹”攻略，改用“糖衣”袭击了。我不能有任何的保证（虽然也常常纠结心软），我告诉他们我会自己来做决定，我也表达感谢，他们也实在没有办法。属灵争战依然很真实，战斗似乎也更加激烈。那时有许多担心和恐惧，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声音：会不会被抓进去坐牢？被学校开除了怎么办，我都快毕业的人了？我现在毕业压力挺大，又要找工作，影响我怎么办？他们告诉我的父母和家人怎么办？进了派出所他们会不会对我用刑，会不会打我，会不会“挖个坑把我埋了”？现在学院和老师对我这么“友好”，我对得起他们吗？教会做的是一个正确明智的决定吗？等等，这些念头在我的心思意念中扑闪。直到4月9日晚上我才决定下来，我是基督徒，在守望教会聚会，我还是要去，和弟兄姊妹一起参加主日崇拜。终于不再纠结了，比较清楚平安地在神面前做决定并交托，也祈求神赐勇气并保守。4月10日早晨一出门，看我的老师已经早早地在楼下等候了，被陪吃早饭，被跟随着，最终被她陪着到了聚会的地方，因为之前一番折腾已经严重迟到了，只看到现场一圈又一圈警察（还有荷枪实弹的防暴警察）和戴着红袖章的保安，场面相当震撼，没有看到认识的弟兄姊妹，打了几个弟兄姊妹的电话也联络不上，老师把我拽进了一辆出租车，直接就回学校了。我就这样与4·10失之交臂。临近4月17日，负责看我的老师问我这个主日的安排，我还是说我会自己做决定的。主日早上出门，发现楼下居然没有人，其实我相当软弱，都觉得没脸去敬拜上帝（有犯罪跌倒），去礼拜的路上我的内心挣扎得不行，但这天很神奇，重庆的Y医生姊妹恰好在这个点打电话，问是否能让教会给她们教会寄《杏花》，然后分享了一下，她说他们也知道守望教会在

户外敬拜，我说我现在正在去敬拜的路上了，比较软弱，她说别怕，神在给你们吃补药……聊完我也恰好到了公交站，最终还是跳上了开往那里的公交车。我的心里还是有些忐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感谢神，在半路上来了WN姊妹，下了公交又碰到了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在那里等人，也在侦查谁是便衣，看到他们我的心里也没那么害怕了，毕竟有那么多熟悉的面孔。后来小组一个弟兄打来电话问我在哪里，他说他也到了，我那时心里一乐，觉得神在安排，两个人确实比一个人好，三股绳子不容易折断。后来我们见了面，一同前往，迎面又碰到一个找不到地儿的姊妹加入，这下孤单和恐惧差不多没了，我们径直地走向了目的地，没走几步，到警察封锁圈的外圈就撞墙了，他们问你们干嘛的，我们说过路的，他们继续追问，我们说准备参加礼拜，我们在守望教会聚会，他们要我们出示身份证，我们说也请出示你们的证件，谁知道你是谁，便衣的警察叫来穿着警服的警察，说他们穿了警服。那位弟兄和姊妹是挺厉害的类型，开始和他们争论，场面有点儿乱，有人过来摄像，我也掏出相机，和他们拍。后来就被带到了派出所，大概登记了一下个人信息，有一个很横的便衣警察还挂念着我的相机，呵斥我要把照片删掉，我说凭什么呀，他们也在拍，我就不可以拍？他很粗暴地抢了我的相机，不会使用，但后来还是把里面拍的照片删了。后来我们三个所在地的派出所派来了警车，我们就被带上了警车开往派出所。那天天气很好，那位文学专业的弟兄不经意间发现了天空中有一握紧拳头状的云，我们都往外观看，相当给力，我们充满了喜乐。到了派出所就是作笔录，警察的态度都相当友好，他们那里有我2009年留下的记录，可能是因为我们是在校学生，他们觉得还有“改造”的空间，

边作笔录边进行说服教育：礼拜可以，到那个地方不合适等等，也聊了聊教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作完笔录后要签字，我认真地看，我说我不能签，他说为什么不签，我说在问询之前你没有按照这上面所说的出示工作证，他把工作证给了我，笔录也属实，后来签字了。他们像对待准罪犯一样，按照那套程序对待了我们，测指纹、让我们举着写有名字的牌子拍照，可能是因为姊妹比较活泼开朗，嘴巴也很厉害，还进行了尿检。最后把我们仨关进了里面只有一把椅子的小小的候问室，等候上级通知，期间因为协警不友好的态度，发生了一些争执和言语冲突。在那个小屋子里面还算自由，我们给看管我们的大叔传起了福音，时间久了我们也可以在里面自由活动，一起祷告，一起聊天，后来我们甚至可以在里面拍照留念，都是第一次来这样的地方，很喜乐。学校保卫处的老师和学院看我的老师中午时分已经在派出所等候，到了晚上就放我们出来了。生平第一次在派出所地下室的问询室呆了比较长的时间，里面空气比较稀薄，出来后我在操场上喜乐地奔跑，呼吸着自由的空气（虽然空气质量也不咋地），仰望天空，充满了感恩和赞美。

之后一直到7月份毕业，是一段被“照顾”得特别好的时期。差不多每个主日看我的老师都会早早地（6点左右）在楼下等候我的出现。周间也会打电话问这个主日的安排，我还是会告诉她我该怎么安排自己会安排，我自己做决定，替我安排是不合适的。看我的老师周日会和我一起出现在食堂，一起共进早餐，有时也会挽着我的胳膊，估计是害怕我甩开她“逃跑”。同学们碰到我们会有些诧异（诧异我们关系为什么这么好，呵呵）。一般吃完早饭她会和我一起到机房，我一般会给她一些信仰题材的书或杂志，比如《杏花》的圣诞福音

特刊等，她找一个位子阅读，我在我的位子上按照主日敬拜程序完成敬拜，到了中午，她一般会给我买好午餐，然后才离开。总之，“被照顾”得相当好。期间学院可能是觉得她太孤单了，也开始有了分工和合作，安排了小老师和她做伴，他们的理由是要来辅导我的论文，非得来和我聊论文，有时上厕所他们会一起跟着，有一次我们在楼道处挤得转不开身，我们都忍不住笑起来，感觉特别好玩儿。再后来他们经过商量，我的导师把每周的例会调到了周日上午，大家都来开会，每次都安排我讲讲论文进展。有时也安排我出差开会，所以这段时间我去了深圳、大连等地方。他们为了我真是“煞费苦心”。我很能理解他们被动而不得以的处境，很感恩因为有2009年的经历，我们没有大的冲突，他们也大概知道怎么回事。我也经常跟他们表达，这样对待我实在是“好”过头了，但是真的完全不合理。他们说知道，没有办法，我们也是被动地被安排，中国就这样。这种令人“无语”的关系一直持续到我毕业，期间有老师主动提出想去礼拜，刚开始准备去教堂，我拒绝了。后来我带他们去了学校附近的两间教会，去主日崇拜的同时有机会见到一些不常见的其他教会的弟兄姊妹，彼此分享，很感恩，我也相信神透过这种方式在祝福我的老师。我的论文之前一直进展得不好，没动力好像也没兴趣，正是因为户外敬拜被看着的缘故，神祝福了我，让我能够警醒努力，之前一直挨老师批，那个时候我开始有了一股从天而降的力量，我一定要尽好自己的本分，我可是基督徒，信耶稣的，所以到毕业时老师看到我的论文也感觉有些惊奇，最后答辩也相当顺利，对论文的评价也还不错，大家都十分开心。期间我很神奇地发表了一篇文章，以至于能最终顺利毕业，到现在想起来都感谢神的恩典。毕



业典礼也很神奇，我们会十四个十四个地轮流与学校领导合影，我很想站在校长旁边（我们同姓，他的名字中间比我多一个字），但校长排在第七，我如果上去是排第一，我想跟我的同学换，他们不同意，我只好作罢了，结果前面的学院恰好调下来六个同学，我就被排在了第七，很神奇地和校长并肩合影。我从上海的一所学校调剂到北京读研究生，来北京后不久就归主，神似乎以最后这张与校长的合影显明他的同在，我心里充满了温暖。

毕业了离开学校的日子真好。一方面我为着能读研究生并顺利走完这个阶段感谢神，我知道这个过程至始至终充满他的祝福和同在；另一方面我终于可以不再为毕业为论文忙碌，对我来说，特别是临近毕业的半年多时间里，每天很多时光都是在电脑屏幕前挨着辐射度过的。当然，我也终于可以远离这个“囚笼”，不用再被学校被老师“特殊关照”了。毕业最后的一出戏是他们通过各种方式要得到我的新住址，通过导师，甚至故意安排同学很热情地帮我搬家。我说我真不能告诉你们，你们也知道，你们这样的“工作交接”会给我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严重不方便。我离开学校后发生什么谁都不知道，现在不要来这么安排，这个不合理。我建议他们去把这个“帐”给结了，我已经离开学校了，不是学校的人了。后来他们还非得安排我开会，扣留了我的毕业证和学位证，我说你们这么做真不合理，我也有点儿火了，我说你们要拿去就拿去吧，我不管了。我当时在电话中无意中说了大概是“死缠烂打”之类的词，那位一直“照顾”我的老师在电话那头哭了起来，那时我心里挺不是滋味，他们也完全就是被动地接受了一个安排，周末要起那么早，要接送小孩儿，很不容易，但是大家都没有办

法。两周过后，他们打来电话，让我回去拿证，说怕给我弄丢了。我和一直以来看我的老师彼此祝福，她也终于轻松了，送走了我这个“包袱”，她说她上辈子欠我的，呵呵，我也知道她的心中已经被埋下了一颗福音的种子。

之后我去郊区开始了新的生活和工作，因为是实习期，不忙，不用再纠结和奋斗论文了，一下子轻松了很多，疲惫的身体得到了恢复，并且没有了外在的“看管陪伴”。因为离城里还是比较远，我找到了一家附近的教会，教会的负责人也参加教牧联祷会，他们在为守望教会祷告，很感谢主，我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肢体情谊，主日的时候我会去参加主日崇拜，有时也带同事和周围单位的朋友，弟兄姊妹们的生命很有感染力，我的心常常被温暖和触动。一直到10月份，主日的时候我在其他教会礼拜，有些许漂泊感，他们也热情接待我这个守望教会的弟兄，问候分享，我不想去户外，而且有很多理由，比如离得太远，距离是个问题；神把我带到郊区来，是不是我要离开守望教会了；我需要休息，我已经够累的了；我周一要上班，万一他们不把我放出来怎么办，影响我的工作；如果一去，我马上又会失去自由，派出所到我单位门口守着影响多不好（我住在单位）；我得传福音啊，不可能把朋友同事带到平台去礼拜被抓吧；教会的决定是正确的吗，为什么这么热闹，为什么有人离开了；政府是不是要动手了；等等。我会在主日的时候关注 Buzz 的信息，会按照教会的主日崇拜程序自己礼拜，我的心没有离开教会。就这样一直过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外在很自由，但心里在那个地方，一直很纠结，之后迎来了国庆节。国庆假期周一不用上班了（对我来说，这是很直接的挂虑，害怕周一不把我放出来，影响工作）；这个时候我也发现我虽然在其他教会参加主日

崇拜，但是我还是守望教会的人；教会内教会外依然有各种各样的声音，但是很多事情不是我这个位置可以评判的。那时我的心里很清楚，这个主日我要回去，我要回到那里了，他是我的神，我还要敬拜他。我也祷告主保守我，把自己和自己的未来交托出去，让我在面对他们时有爱和怜悯，因为我知道我之前很讲原则和程序，我对他们缺乏基督之爱，我需要神的爱、圣灵来引导我。之前和小组的一位弟兄分享了一下，也请他为我祷告。10月2日，平安地去到了久违的平台，刚上台阶，就撞上警察，问干什么的，答基督徒，在守望教会聚会，来参加礼拜，被带上车，车上戴眼镜的警察很友好，一路聊天，进派出所。简单登记，和弟兄姊妹简单交流需要注意的，我好像一个重新投入“战斗”的兵。之后做笔录。两位警察十分粗鲁地对待我，像对待一个罪犯。把我推进询问室后，按我在座位上，翻遍了我的书包，所有东西都倒出来仔细研究了一遍，把我架起来搜身，动作很夸张，还揪住我的衣领，强迫我说个人的信息。旁边年纪稍长的警察带着京腔在那里叫骂，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对不起父母之类。一进询问室就受到如此突然的对待，以至于我没有机会发出声音，我只能一言不发保持沉默了。很感恩，没有太多恐惧，想起了主耶稣的经历，稍稍体会到圣经的真实。现在想起来估计他们就是用一套手段而已，见没有效果，也觉得挺没劲儿，就开始录笔录了。之前和弟兄姊妹的分享很有帮助，我采用了他们的建议和经验不讲不答（如果他们按合理的程序来，我会配合他们的调查的），再说在这样十分不友好不按程序乱来的状况下我也什么都不想说，没必要配合调查，以这种方式来抗议他们的暴行。笔录几乎就成了他们的自问自答了，有一个问题我回答了他们，那就是去那里干什

么，我很仔细地跟他们说，我是基督徒，在守望教会聚会，今天是礼拜天，去那里礼拜，你们很清楚的。最后要签字，完全乱来，我拒绝签字。这个主日还有一段小插曲，和警察聊天不小心透露了我一大早从后沙峪坐地铁过来，于是他们还真联系了顺义那边，一个警察、一个便衣、一个宗教局的干部过来领我，我相当无语，他们苦口婆心要登记我的个人信息，我拒绝了，我说我是从后沙峪坐地铁过来，并不说明我就住在后沙峪，他们弄错了，我已经做完笔录了，没有必要跟你们走。后来聊了一会儿信仰、读不读圣经和我们户外敬拜的事情，他们大概也知道怎么回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走人了。之后我们这些没有透露个人信息的弟兄姊妹被转移到了另外一个派出所，5位弟兄被看管在一个“笼子”里，对面的“笼子”装着姊妹们。很感恩，我们成了一个很特别的弟兄小组，读经、分享、高谈阔论，困了躺着睡觉，偶尔也和看管的协警聊聊天，相当喜乐。出来后也担心是不是我单位门口现在已经有人守着，因为我包里的东西被他们翻了个遍，包括员工通讯录，里面有我单位的地址。后来发现一点儿事儿也没有，我想应该是神昏花了他们的眼目。哈利路亚！

10月底，我离开了实习三个月多月的公司（与户外无关），搬到了城里暂住一直到现在。我很感恩有这样的一段时光，不工作也不学习，完全可以自由安排，因为之前一直在马不停蹄地奋斗奔跑。心中依然会纠结去不去户外礼拜，我的心还是在那个地方，特别是主日。虽然不工作了，一下子事情变得更多，我觉得我现在的道路在哪里还不知道，搬家也挺累，需要安顿下来，觉得进去了会比较累，耽误我的时间，觉得自己已经经历很多了，没必要再去折腾了，等等，反正就是不想去，又过了几周。

这期间10月2日与我“一同坐监”的弟兄为了能顺利到平台周末会过来与我同住，很感恩因为户外能够有这样的时光，大家卧谈分享，天南海北，不亦乐乎。主日11月20日的前夜，有弟兄遭遇比较大的挑战，我们四个弟兄跪成一圈祷告，祷告完后我也很平安地决定明天一起去，再一次将自己交给主。他是我的神，我还是要去敬拜他。为什么不去呢？不去我第二天又能去哪里呢？这个主日又成了一个转折点，我想是神把这些弟兄带到我身边，不然凭我自己我又会犹疑不定了，就不会有后面连续户外的特别恩典和特别经历了。主日起床出发，到了附近分散，我依然走大路上去，再次直接“撞墙”，问干什么的，告诉他们我是基督徒，在守望教会聚会，来礼拜的，被带上警车，派出所，笔录。因为有了10月2日那个主日的阴影，我便不再带那些涉及个人信息的东西，比如手机、身份证、电话本等。之前自己和弟兄姊妹的经历积累了很多经验，我自己身上的血气和恐惧也少了很多，心态确实越来越自由。11月20日、27日、12月4日、11日、18日，我开始连续地参加户外特殊的主日崇拜，这已经变成了一种常态，当然，每一次依然会经历很多故事和恩典，去迎接和面对挑战，但结果都是祝福满满，我也越来越释放和得胜。大概每个主日都会去“撞墙”，告诉他们我是基督徒，在守望教会聚会，是来礼拜的，然后被莫名其妙带上车，有时也告诉他们我就在旁边礼拜，一般还是被带上车，因为比较熟悉了，有时会碰到熟悉的警察，可以谈信仰、谈家庭、谈教会和国家及宗教政策，我一般也会带一些福音单张发给他们，希望神能祝福他们的生命。之后到派出所，笔录，我会直接很友好地告诉他们我不会透露我的个人信息，名字和身份证可以，所以他们有时也配合地自己写上“不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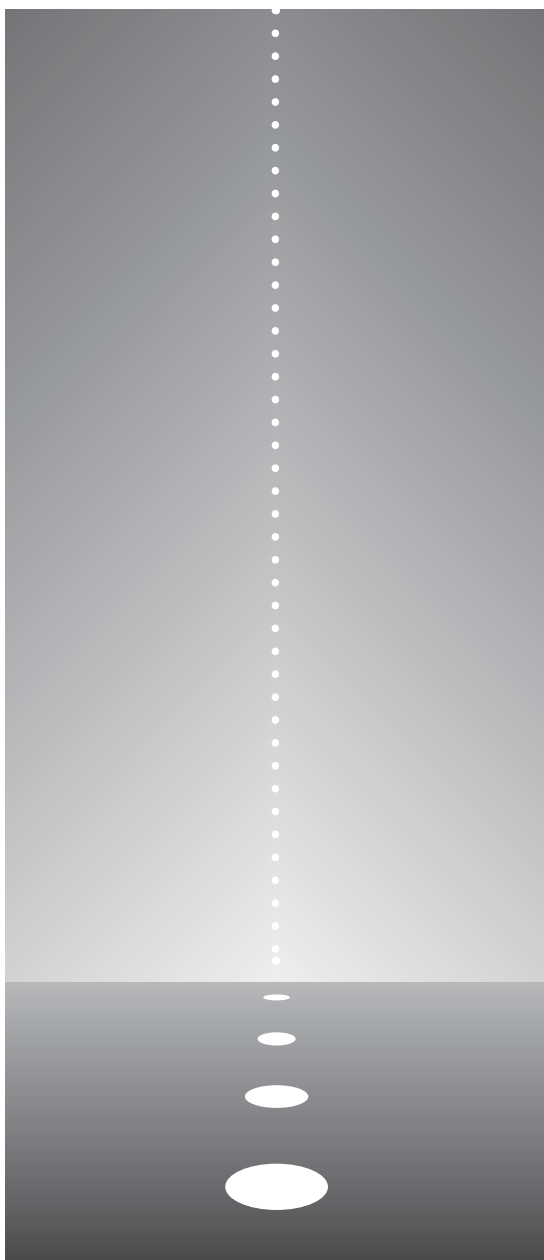
“不答”，每次还是会告诉他们我是基督徒，在守望教会聚会，到平台是去礼拜的，教会也确实在那里礼拜，大家都知道什么原因，最后也直接很友好地告诉他们不会签字，因为不合理合法，也会告诉他们从私人的层面大家无冤无仇，如果犯了什么事请按规矩来办。有时他们也通过聊天的方式来获取私人信息，我会先问清楚是聊天吗，如果是聊天下了班一起吃饭聊，也请他们谅解。一般做完笔录出来，大家都还挺愉快，也有些无奈。当然，有时也会有一些挑战和冲突。主日的时候，还是可以按程序单完成主日的敬拜和证道信息，有时自己，有时弟兄姊妹一起，有时安静，有时大声朗读歌唱。接触多了，才发现不管是警察，国保，还是协警，大家都是人而已，在呼啦呼啦吃饭的时候就直接地表现出来了。只是我们已经被赦免和拯救，灵魂被苏醒过来，而他们还活在不明不白当中。是人都需要神的怜悯和恩典。我们也极其需要他们维护社会安定的工作，维护这个国家和社会的安定。这几个主日，在派出所的弟兄姊妹也越来越多，从最初的3—5个到10多个，在派出所呆的时间也越来越短，从48小时、36小时到最近这两次的当天晚上就放人，笔录也没有那么正式了，差不多变成了走形式（这一点让人感觉不是滋味，走过场，挺悲哀），最近的这个主日干脆都不用做笔录了（对“老人”而言，“新人”还是会区别对待的）。当然，我上个主日和LS弟兄从小路登上了平台，遭遇了某些比较蛮横的国保拖拽，有弟兄姊妹也被粗暴而无理地对待。愿神引导我们，不要动血气，用基督之爱来融化冷漠和冲突，温和而又有智慧地面对各种处境。我们就是来礼拜的，该调查教会就调查教会，该调查我们就调查我们，合理合法，别乱来。

我很感恩，我相信通过这些经历神会祝福我们的国家，唤醒沉睡的灵魂。我们期盼我们的国家有秩序，有公平正义，人们可以幸福而又有尊严地生活，能够用真理、公义、爱和怜悯来治理这个国家。神的眼目没有离开这里，我们渴望神州大地充满欢呼赞美的声音，我们的同胞知道自己是有灵魂有良心的活人。我很感恩透过这些经历，我自己性情得到了熬炼，心思意念也被更新。面对种种比较无理的人生信仰自由限制和干涉时，我之前的心态是比较“硬”的，总觉得凭什么，你得按正常的程序来，讲规矩，不能乱来，我又没有干什么坏事情，我是基督徒，在守望教会聚会，礼拜天去参加礼拜，再平常不过的基督徒信仰生活而已，全世界两千年来的基督徒都在礼拜，我的里面会有不平和属乎血气的东西。经历多了，神也光照我，让我知道自己是一个缺乏爱和怜悯的人。之前还是会有一些惧怕进派出所和面对警察，尤其是面对那些好像什么招数都可以使用的国保，但是后来越来越自由了，这种惧怕在爱中逐渐被挪去，越来越有一个自由的心态，他们也不过是有血有肉的人而已，需要神的赦免和怜悯，如果真遭遇什么不测，那为主受苦也是有福的。我也很感恩这段时期能够和去到平台礼拜带进派出所的弟兄姊妹们以及在外守候的弟兄姊妹们建立特殊的温暖的主内情谊。我们真的成了一台戏，给天使和世人观看。

经历了很多，发现其实很简单，事情的实质也确实如此。教会是在那里礼拜，说得很清楚明白，为什么到那里原因也很清楚。作为基督徒，在守望教会聚会，主日的时候我们要去礼拜，和全世界全中国的基督徒一样，他是拯救我们的神，我们应当敬拜他。求主保守他的教会和每个孩子一个单纯的心。

二、 祈祷

我为自己祷告，我很感恩面对户外有很多恐惧、疑惑、思虑时，“蹬掉脚下的石头”，发现落在了宽阔平坦之地，神用他的大手托住了我，到目前为止很安稳，经历了神的同在。是的，我需要神的同在，我期盼被他使用，我渴望活出他的心意。他是拯救我的神，我要敬拜赞美他。离开了他，我也不能做什么，真做了什么也毫无意义。



我为弟兄姊妹祷告，愿神“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我们同蒙恩召，被安排在同一间教会，我们应当切实地合一相爱。愿我们“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彼此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面对各种各样的声音，尝试着倾听那属天的召唤，做信心的决定，交托仰望，突破生命，神会开阔我们属灵的境界。之前心中祷告，希望那些在纠结和犹豫的弟兄姊妹在神面前平安地做决定，“蹬掉脚下的石头”，现在看来是蒙了应允了，因为近来每周去户外敬拜的人越来越多，而且很多是第一次，感谢神的恩典。

我为在户外经历中接触到我们的人，包括老师、同学、同事、单位领导、邻居、警察、国保等祷告，求神的救恩可以临到他们，唤醒他们的良知，苏醒他们的灵魂，这样我们可以从心底欢呼称赞神的奇妙和荣耀。

我为我们的国家祷告，愿这片土地发出真理之光，满了公平和正义。愿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爱的光辉，愿人们认识救主和生命的主，悔改归正，罪得涂抹，愿神怜悯和医治，愿他的名被高举和尊崇！

我为我们教会祷告，愿神来亲自带领和保守他的子民，让我们持守单纯的信仰，明白并顺服神的心意，愿神成就我们的所想所求，显明他的同在和慈爱。

我为中国的教会祷告，愿教会合一、兴起、发光！

主啊，这个主日就是圣诞节了，如果我们能到教会购买的地方敬拜赞美称颂你的名，那该有多好！他是我们的主，我们还要敬拜赞美他。

愿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阿们！

2011年特别的平安夜

文/QH

很多次我都在跟神祷告：“神啊，现在的住所乃是你给我的一个特别的恩典，我特别想让这份恩典流淌出去，使更多的弟兄姊妹可以在这间房子里得享你的祝福！”

神是信实的，更是垂听祷告的神，在接下来的很多个周末，这间房子都不是只有我一个主人，我为此深深地向神献上感谢！昨天晚上是平安夜，神用外界看似阻拦的方式将我们这些平日里很少见面的弟兄姊妹聚在一起，在推算恩典中我们也汇集了这一年户外以来发生在众弟兄姊妹身上的经典笑话，在这个过程中真看出神掌管一切，更看出与神同在的智慧与美好！很可能，别人都觉得我们这一年来很苦很不容易，可是身在其中的我们并没有感觉到苦涩，反倒觉得这来之不易的宝贵经历是莫大的恩典，在太多的事情上，神都给了我们超乎所想的祝福，神就是那样一位奇妙的策士，他用

那双奇妙的大手拉着我们这群孩子向更高之处而行。

在这一年中，有太多我所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为了坚持地守望下去，而付上了从未遭遇过的代价，但值得骄傲的是他们甘心乐意地愿意献上自己的所有，更愿意跟着我们深爱着的牧者们同行，因为我们的好牧人愿意为羊舍命！有一次单位领导问我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去？”我很平静地告诉他：“因为守望是我的家，牧者们就是我的父母，我不可能看着我的家出事儿了，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出事儿了，却一个人跑了，我做不到！我可能不能像很多人那样去平衡、去研究神学领域的对与错，但是我知道，我的父母绝不会将自己的孩子置于危险而不顾，我没有任何力量去帮助他们，我能做的仅有默默地陪伴。我受不了自己的师母奔跑着去护着自己的孩子们，我受不了看到她

那再熟悉不过的背影和焦急张望的脸……”领导听了很支持我，而且让我和公司里的人更多地分享，我想了想还是算了吧，支持我们的人永远都会不讲代价地支持我们，诽谤我们的人永远都会找出刺来扎我们。

我从未想过，今年的平安夜是以这样的方式度过的，而且比任何一年都过得开心、平安！神说，在大患难中有大喜乐，我又一次真正感受到了！大家一起看教会的圣诞祝福视频，一起唱诗赞美神，一起朗诵经文，一起做祝福的祷告，一起对着自拍的视频哈哈大笑——这就是弟兄和睦同居的美好见证！

DY 姊妹：以前总是听到这个名字，也听说了她的一些故事，这次又让我看到了她那颗爱主爱守望的心，感谢神！

QF、YX 夫妇：我们算是新认识的老朋友

了。QF，十足的好丈夫，我想他对 YX 的好是源于他有一颗水晶般爱主的心，毫无铅尘；YX，我亲爱的姊妹，神能让我认识你的同时，也给我生命增加了一份厚度。

XD、XM 夫妇：在他们身上发生的故事，可以写一本励志小说，写一部爱情巨作，更可以写一整本好仆人的见证。记得那天 XM 在清河派出所和一位弟兄聊天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让我反反复复在心里默念：“如果让我选择两种活法，一种是不生病不信主，在罪中平静地活着，而另一种是像现在一样经历了死亡却拥有了神，那我还会选择现在的活法，我一点也不会后悔！”

这就是我的弟兄姊妹们，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在神里面被纪念，在世上做着那美好的见证！■



“若一个肢体受苦， 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

——写给我守望弟兄姊妹的一封信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

辞旧迎新之际，在短暂回国与弟兄姊妹团聚、陪伴，度过一个难忘而有意义的圣诞和新年之后，我回到美国。趁着假期，先来到美国加州湾区 LG 教会的弟兄姊妹当中。LG 教会是 2001 年我受洗的教会，我与教会的弟兄姊妹在这里度过了一年美好的时光，这里有我许多熟悉的弟兄姊妹。许多年来，我一直梦想回到这里，与弟兄姊妹团聚，今天终于实现了。接待我的 Paul 是教会的老弟兄，多年来一直在教会勤恳服侍，接待远方来的牧者和弟兄姊妹。当晚，正好赶上教会的新年祷告会，Paul 就邀我一同参加，说与牧师说好了，请我分享一下守望教会的情况。他说：“我们这里的弟兄姊妹都很关心你们教会。”

来到我熟悉的教会，来到我熟悉的房间，坐在那里。一会儿，弟兄姊妹陆续到来，一张张熟悉的面孔，一个个微笑地打招呼，有两三个不太熟悉，一个魁梧的中年弟兄，一个中年姊妹，原来他们是牧师和师母，十年

前为我受洗的牧师已转到别的教会服侍了。相互介绍之后，牧师就做开场白，说：“我们都很关心守望教会，现在正好樊弟兄来到我们中间，我们请他分享一下守望教会的最新情况。”

来之前，我也在想，怎样与弟兄姊妹分享好。我想，应该原原本本让大家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之前，我听说，有的华人教会和传道人对守望教会户外敬拜并不支持。我想，除了神学立场和现实考虑的因素以外，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听过一个亲身经历户外敬拜的守望教会会众的述说。我想我就尽我了解的，把这段历史和发展叙述清楚。我并不完全清楚 LG 教会的牧者和弟兄姊妹对守望教会户外敬拜是怎么想的，牧师这个开场白让我感到距离一下子近了很多。我开始说：

“说到最新的情况，必须从更早的历史说起。大家都知道，在‘三自’控制的教会之外，中国有传统的家庭教会。不过，你们可能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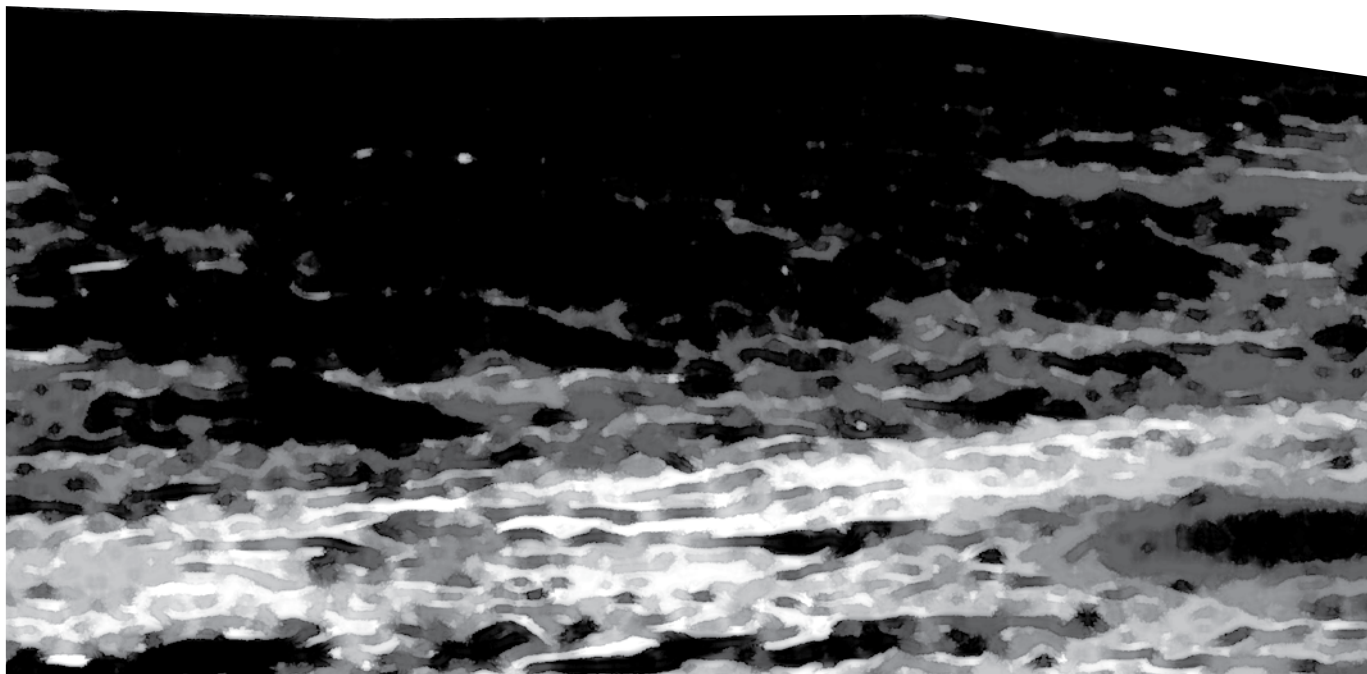
太清楚，家庭教会在近十年来有了新的发展，这就是出现了走公开化道路的城市（家庭）教会。我们教会是由一些分散的小组和团契整合而成的。在这个过程中，神给教会的异象是做‘山上的城，灯台上的光’，叫世人看见神的荣耀。在这个过程中，教会一方面积极寻求合法化的途径，到政府有关部门登记；一方面，加强自身的建设，各种制度、章程建立起来，并开始了建堂。但是，有关部门并没有认可守望教会的登记申请，还是按照老的思路和管理办法，一次又一次干扰教会。”

我讲了2008年奥运会前夕的“511事件”，之后，有关部门给房东施加压力；同时，我们教会的建堂也一步步推向前进，一个个印证都实现了，最后签约成功！但是，我们没有拿到钥匙，因为有关部门的干涉。为了不给房东增加更大的压力，在还未到签约期限的时候，教会在2009年10月30日从华杰大厦撤出，不得已，于11月1日到户外敬拜。

我详细描述了那年的两次户外敬拜，喜乐、激动，之后，压力、紧张。后来，教会

退回室内。经过几次打游击，2010年在老故事餐吧暂时安定下来。感谢主，这一年人数大大加增！每次主日崇拜，只要稍微晚来会儿，就没有了座位；每次总有外地来京出差或办事的弟兄姊妹找到此处，来参加敬拜。在人数不断增长的情况下，教会想租一个更大的地方。在2010年5月份的时候，教会租到中关村一个更大的地方，并发通知给会众，准备搬过去。没想到，由于有关部门的阻挠，没有成功。当时，我们大部分会众并没有意识到这是教会又一次不得不户外敬拜的征兆。之后，在8月份，又租到一家场所，还是因同样的原因，被退租。之后，到了2011年初，同样情况再次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教会十分艰难地做出了户外敬拜的决定。在当时的形势下，每一个人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据我了解的情况，国内外主内弟兄姊妹有许多不了解守望教会为什么要户外敬拜，有些听信宣传，以为我们有意为难政府，甚至有一些谣言。不只一两个人问我：你们教会是不是韩国牧师带领？我想，需要把守望



教会户外敬拜的程原原本本告诉这里关心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是不得不出去的，是为了信仰，不是为了其他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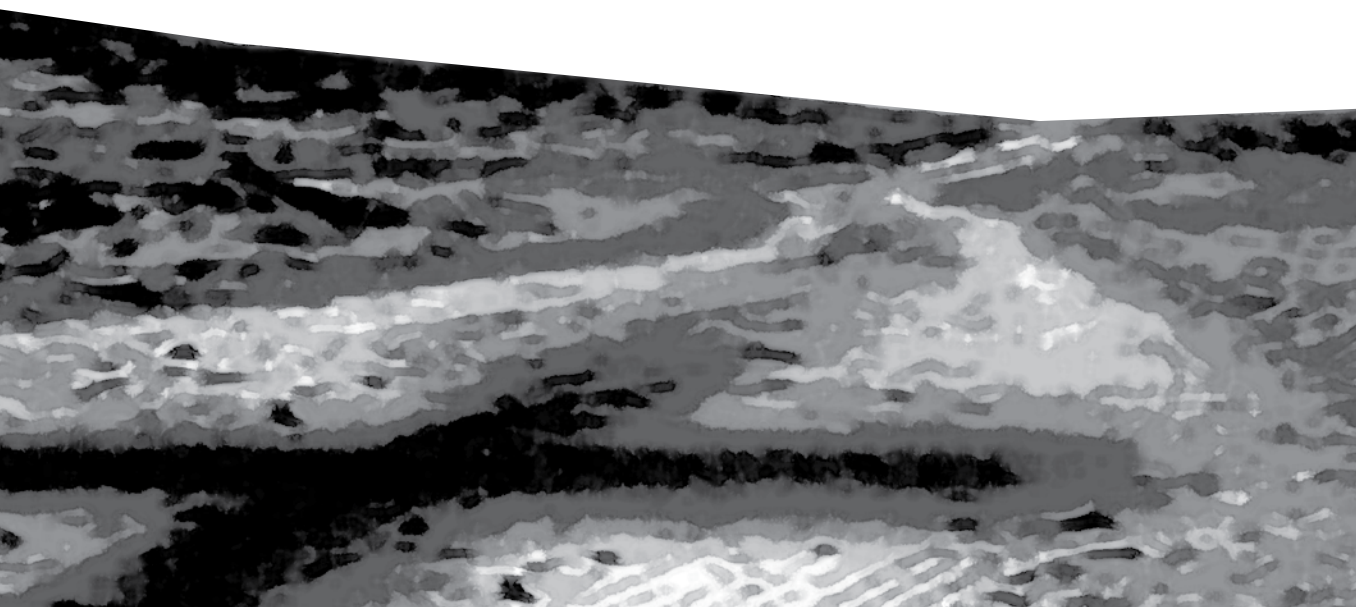
接下来，我向大家描述了自己的经历：自4月9日晚被民警和居委会人员找到家里开始，我所面临的挑战和反应，向大家讲了我周围的弟兄姊妹遭遇的逼迫和勇敢的行为，讲了我熟悉的一个个感动人的故事，提到还有更多弟兄姊妹的经历，特别是有的弟兄姊妹遭到了被迫搬家和离职的逼迫。

最后，我总结了 my 几点认识——确切地说，这些认识不是我个人的，而是基于许多弟兄姊妹的认识、特别是我们小组年末那次聚会大家的总结：

第一，这次户外敬拜是一场属灵的争战。撒旦黑暗的势力妄想让神的子民顺从人和世界，而神的子民坚持只顺从神，不顺从人。许多发生的事充分显示了这是一场属灵的争战。圣经上说：神“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弗3:10）所谓“天上执政的、掌权的”指的是

天上属灵的魔鬼，也包括地上人的制度和组织（Barth : Ephesians, 1:365），教会在世界上的作用就是要显示神的智慧，这并不是主动去对有权有势者讲神的智慧，只是按照神的旨意去行，神的智慧就彰显出来。只要神的子民在世界上按照神的旨意行，世人就会看见有一个不同于世界的新精神，看见神的智慧。圣经上说：神的教会是一个圣洁的教会，荣耀的教会，合一的教会和争战的教会。户外敬拜，让我们更加明白教会在世界上存在的意义。

第二，让我们更加明白做一个基督徒意味着什么。平日生活中，我们弟兄姊妹受世界的价值影响和自身私欲的缠累，常常感到活不出神的生命，甚至不明白作为一个基督徒该怎样生活。户外敬拜对我们每一个人提出了挑战，让我们真切地看到自身的光景，迫使我们去想：我们能为基督牺牲多少，能放弃自己多少。户外敬拜让我们看到自己的软弱，明白靠自己不行，要依靠耶稣基督。户外敬拜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作为基督



徒，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十字架的路。

第三，让我们弟兄姊妹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紧密联结在一起。不仅是小组内的弟兄姊妹，而且与其他小组的弟兄姊妹；不仅与教会的弟兄姊妹，而且与其他教会的弟兄姊妹联结在一起。经上说，我们同属一个身体，都是基督身体的肢体，“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林前 12:26）

之后，我给大家演示了我们守望教会圣诞祝福的短片。看着一个个小组的圣诞祝福，这里的弟兄姊妹都赞叹羡慕：你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好年轻！

我介绍完之后，牧师说：今天是我们新年第一次祷告会，我们祈求神对我们说话。我们没有请樊弟兄来，是神派他来对我们说话。我们教会需要灵性复兴，弟兄姊妹的生命需要大发展。守望教会给我们学到很多。

他接着评价了守望教会的户外敬拜：守望教会的户外敬拜显示了中国人缺乏的一种精神，那就是勇敢。守望教会现在的经历与初代教会非常像。要知道，世界发展史上，改变历史的是少数人。“你们这次户外敬拜一定会在中国教会历史上写下浓重的一笔。”

牧师提议：“让我们跪下祷告：第一，为守望教会祷告；第二，为 LG 教会祷告。”众位弟兄姊妹都跪下，齐声祷告。那一刻，我十分感动，真切地感到，圣灵与我们同在！天下主内的弟兄姊妹，不论年龄、性别、种族、出身，职业是什么，居住在哪里，我们是一家人：一主，一信，一洗。我们在主的身体里肢体相联。

众位弟兄又为我按手祷告。我深知这对一个处于苦难中的教会一个成员的祈祷和祝福，代表着对苦难中教会的祈祷和祝福。

祷告结束后，牧师对我们：樊弟兄，能给我们几句话吗？那一刻，我无比惊讶，真没想到！转而又明白，这是对我们守望教会说话。我怎么能代表教会呢？！我感到舌头无比沉重。看着大家都在望着我，我说：“我只是作为守望教会的一员，说一点自己体会。如果有一句话，那就是：按照神的旨意而行。”我略为介绍了教会发展的几个关节点，说明都显示出神的带领和保守。

听后，牧师说了一句话：你们在灵里是相通的。我回答说：我们在灵里也是相通的。

LG 教会的中文普通话堂大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知识分子，大部分人年龄在 40 岁左右。在我当年访学的一年里，与许多人都成了好朋友。大家年纪和经历相仿，容易沟通和相互理解。当年在一起就有许多话说，今日重逢，倍感亲切。接下来，又到几个弟兄姊妹家参加小组，并且参加教会在斯坦福大学的团契。

交通中，才知道，其实许多弟兄姊妹一直关心守望教会的事，有一些已经看到了教会网络期刊上我们教会弟兄姊妹的见证。有弟兄姊妹告诉我，牧师带领会众为守望教会做过祷告，许多弟兄姊妹也一直在为我们守望教会祷告。每次交通过程中，许多弟兄姊妹都为守望教会祷告，并表示今后要把为守望教会祷告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有的还说，以后要天天为守望教会祷告。我相信，这是神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的结果！经上说：“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林前 12:26）一个肢体的苦痛与荣耀，其他肢体是可以切身地感受到的：那就是我的痛苦和荣耀！当我去年 8 月底来到美国南方的学校时，接我的 Jason 弟兄就问起守望教会的事，对我说：我们一直在为你们祷告。之后，

在小组中，大家一直为守望教会祷告。我并没有去过其他教会调查、交通或作见证，单单从访问以前受洗的母会和参加本地教会的常规活动，就能深刻感受到：在主内的许多弟兄姊妹与我们守望教会在灵里、在心意上是相通的。

在交通中，有两个问题的探讨，特别值得与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个是牧者问的问题：你们能够勇敢地作见证，是不是你们教会的教导特别好？

我想了想，回答说：不是在教导方面。甚至，我们在圣经学校负责教导的两位传道人和一位执事并不同意户外敬拜，而是——神的带领！从每一件事情：登记时，70人公开基督徒的身份，是一次挑战。当时（甚至现在），公开自己的基督徒身份并不容易；有关部门找单位，又是一次挑战，工作上可能会受影响、甚至丢掉工作；建堂奉献，让会众明白自己与教会的委身关系；经历了这些考验，有了这些准备，神才带我们出来，让我们接受全面的考验。

牧者点头：是神的带领，这是荣耀神，而不是荣耀人。

第二个问题，有弟兄问，你在这一过程中最害怕的是什么？

我说，每个人都经历了自己的挑战。我首先说，我所受的比起很多弟兄姊妹是不足道的。

但我只能讲自己的亲身经历。我实实在在地说，我的感受就是当你参加户外敬拜的时候，你不知道结果是什么。你不能保证，别人出去没事，你出去就会没事；上次出去没事，这次出去就没事。这种情况，特别是在刚开始的时候很明显。所以，最初出去的弟兄姊妹真是有神特别的恩典，坚持不断出

去的人有神特别的恩典。每个人到户外敬拜，都不是靠自己的血气，而是靠神的带领，神的话语和弟兄姊妹的鼓励与支持。

弟兄听了，也频频点头。

在斯坦福团契，当年带我受洗的 Sun 牧师说了另一番劝勉的话：神所做的都是好的。要明白神的旨意，在主内合一。我们合一是基于神的话。我们都是神的器皿，神透过我们彰显他的荣耀。神给每个教会的托付是不同的。他笑着对我说：你们教会是了不起的，但还没有到保罗那种“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地步（林后 11:23）。他说：要仰望神，殷勤爱我们周围的人，爱不可爱的人！

十字架是一个祝福！

想一想，我们真是不配的，有许多软弱、过犯。神带我们教会走出来，给世人作见证，并不是因为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多么好，而是神在用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彰显他的荣耀！

感谢主，几天来，带领我与这里的弟兄姊妹在一起有美好的交通，彼此鼓励！神的感动和弟兄姊妹的关爱、祈祷和祝福，并不是单给我个人的，而是给我们教会和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把这几天的经历和感动写出来，与你们分享，要告诉大家：我们不是孤单的，世界上许多弟兄姊妹在主内与我们在一起，用祷告在灵里支持、帮助和鼓励我们！

以马内利！

你们主内的弟兄：樊春良

2012/1/12

新春的感恩

——写给亲爱的上帝

文 / Mercy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弗 2:8—9

亲爱的上帝：

今天我再一次提笔写一些关于户外的事情，这是我二十多天来不想提的一个话题；我在这中间经历了您坚定不止息的慈爱。谢谢您借着弟兄姊妹的短信与代祷来安慰我的心，来帮助我重新建立信心，您也透过各样的证据向我表达您的爱。

1月8号的晚上，我和 Wuddy 一起商量第二天买火车票的事情。事实上，因为户外的事情我的内心里已经不再残余任何信心了，满脑子都是谁知道上帝听不听祷告呢……用 BX 师母的话说上帝成为不可知的了；我还提前给 Wuddy 打预防针说：“如果上帝没有垂听，我们没有买到票，可别埋怨上帝哦……” Wuddy 说：“不会啊，上帝会听祷告的。”

第二天早上您真的垂听了 Wuddy 简单且带着信心的祷告。Wuddy 说订票前五分钟还求神保守呢，用了约有二十分钟的时间买到了两张回家的卧铺（这是我们好几年以来回家的第一次卧铺），还如愿买到了两张返程的卧铺，以致于我的同事说你是不是认识谁谁谁，我们都登不上那个网站呢……我说我谁也不认识，我们就认识上帝。

也正是那天，好多天读经都没有感动的我第一次被您的话语感动了，蒙我们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们（拉 8:18）……我们神施恩的手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但他的能力和愤怒，必攻击一切离弃他的（拉 8:22）……上帝啊，我真的知道您用买火车票的事情来向我显明您的信实，至少我自己是这么感受的。

1月14号清晨，想到头一天晚上收到的通知和报告，心里真是很难过，禁不住泪水就下来了。我心想：上帝啊，您为什么没有垂听我们的祷告呢？您不是信实的吗？可现在看，怎么好像要么我们的祷告不在您的心意当中，要么您根本不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付上一点点，您负责其余的事情，我们一合作这事不就成了吗？到了 XB 牧师家，XB 牧师告诉我，这叫因行为称义……

YH 姊妹用自己的经历说，我受苦是于我有益；我想我受挫也是于我有益。这件

事情开始让我重新认识信仰。

一方面是帮助我重新认识祷告，祷告的目的不是所祈求的蒙上帝的应允，乃是我们祷告当中与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若是我们单单定睛在祷告蒙应允方面，就很难进入保罗所说的信仰——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为此，我在主里面的委屈也不断地得到医治。我甚至想，上帝，我从来没有像过去的一年那么迫切、恒久地为着一件事情祷告过，可祈求的没有被应允的时候，我的信心几乎被摧毁了。而最近几天，我在想，我为什么没有从那种祷告当中获得一种关系建立的甜蜜呢，甚至没有畅通交谈的美好的感觉；我知道我的祷告出了问题，我需要重新建立祷告的生命。

另一方面，当知道我们还要继续户外时，我内心很不情愿，不是因为我不认同，乃是我害怕疲乏，害怕自己正常的生活被打乱。一个姊妹对这种心态描述得非常贴切，觉得自己信了主的话，工作生活各方面都应该“如虎添翼”、“锦上添花”才是，而不应该是给自己的生活“添乱”。户外的事促使我反思我为什么要信耶稣。

虽然比起那些每次都去的弟兄姊妹我的参与算不得什么，但是与我正常的生活相比，户外无疑是特别大的障碍，我多么希望周末自己可以心情舒畅地云游四海，春天里看看百花盛开，夏夜里听听知了的叫声，秋天去踏踏落叶，冬天窝在被窝里睡睡懒觉，而不是面对警察的询问“这周怎么办呢”……我甚至想，如果我一开始就不赞成户外就好了，我现在就不会这么纠结了，但我很快就为自己这样的想法而羞愧……

回头看看 2011 年我和 Wuddy 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小组、我们身边亲密的弟兄姊妹，不都是蒙了上帝极大的帮助和眷顾吗？上帝的能力不是覆庇了我们的疲乏、赐福我们的工作吗？上帝也在我们疲乏的时候格外显出恩典来，在我们工作的难处上带领我们越过无数的障碍，细细想来，我还能说什么呢？我还能埋怨什么呢？

最近和几位弟兄姊妹一起分享工作中的各样争战，也看到我身边在三自体系下成长的基督徒，我们不得不说：守望教会最大的特质就是把信仰拉到生活中，而不是用信仰去点缀生活。我们在工作中各样的操练不都源于在各种场合中公开自己的基督徒身份，高举耶稣基督是我的主，我要以他的真理为生活的准则吗？成为生活点缀的“信仰”永远无法让我们踏上十字架的道路，也永远无法让我们体会耶稣是我之主的真理。但户外以“看似极限”的方式把我们拉到了这个真理的层面上。

另外，我也开始意识到，我还有一些没有学好的功课，那就是我还不能爱我们的片警和协警，甚至有些讨厌他们。二十几周的时候，我说，等户外结束我一定得与这些人建立起爱的关系，能够从上帝创造的角度上去接纳他们、爱他们，而不是从罪的层面上去恨恶他们；但事实上，12月25日那天，面对其中一人的过激言辞，我还是本能地生出愤怒，以看似温和的言语还击了他。我还对 Wuddy 说：“跟他没有什么好沟通的！根本沟通不通……”

最近这段时间，我们开始与其中一些人有了良性互动，其中一位说：“感谢你们唱的《云上太阳》，每当想起我们一起唱歌时的情景，我就羡慕你们的和睦、爱恋……”；另一位说：“圣经我读了五十多页了，读不懂，但我是想明白了，以后我可以带你们去平台敬拜，我给你们看着……”，而在这之前，他们一直恨恶地对你们说：“不让你们去那里你们非去那里……说什么都不听，我带你们去也不行非要自己去……太不像话了！”

我渐渐地开始有点喜欢他们了，曾经，他们要把我们从这个片区赶走，还说这是上级的命令，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而现在，我从与他们相处的冲突中看到他们也有着上帝所创造的人的形象，他们和我一样，有无数的罪性、欲望，也有恐惧、不安全感 and 上帝放在我们里面的良心。我开始不再那么形式化地为他们的灵魂代祷，而是真的把他们看作一个个宝贵的生命来祈求神的怜悯与恩典临到他们……

更重要的发现是，我的生命里承受不了上帝那么大的祝福，要不然我真的为自己的信心在高处呢；我真的会飘飘然地认为是弟兄姊妹的祷告、摆上换来了上帝的怜悯呢；甚至有姊妹说知道 Mercy 为什么那么蒙福吗？因为她很爱上帝。而现在，我真知道，我们能够成为什么样子，甚至我们能够存活在这个世上，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如何如何，乃在乎那位发怜悯的神，我们所有的不是交换来的，也不是合作来的，乃单单源于上帝的爱。

反思的过程帮助我消化了心里的刚硬、内心的委屈和被离弃感，我的泪水被上帝的慈爱所擦去。这段时间，上帝用他慈爱的话语安慰我、鼓励我，因此，站在新的起点，我听见上帝说——“你们不要惧怕，因靠耶和華而得的喜樂是你們的力量”，阿們！

2012年1月18日

《竭诚为主》选文二篇

文 / 章伯斯

12月29日

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约 6:66）

有时，上帝通过他的话语借圣灵赐下异象，使你心里惊恐震撼。倘若你不行在那异象的亮光之中，就会陷入受自己想法捆绑的境地，而主从来就没有这种想法。不顺服属天的异象，会使你成为与耶稣基督毫不相干的观念的奴隶。你千万不要看着别人，说：“他有那样的想法却事事亨通，为什么我就不能有？”你要做的是行在赐给你的异象之光中，而不是与他人相比并论断他们，他们怎样想，是他们与上帝之间的事。你若发现自己历来喜好的观点与属天的异象相抵触，因而为自己的观点辩解，有些东西就会在你内心滋长，那就是：“这观点归我所有，我有权利这样想。”可它不是从耶稣基督而来。主耶稣一贯反对我们这样想，因为这是与他自己背道而驰的万恶之根。他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拥有之多）”（路 12:15）。我们若不明白这话，是因为忽视了主这教导潜在的涵义。

我们喜欢躺在那里，沉醉于往日经历的美好回忆。新约若借上帝的光照启示了一个标准，你达不到，又不觉得应当努力达到，这便是倒退的开端，因为这显示出你的良心对真理没有反应。某个真理一经向你揭示，你就再也不是原来的你了。这一时刻不是标志着你作为主耶稣真门徒，继续与他同行，就是标志着你作为离弃主的人，在离他“退去”。



1月2日

“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来 11：8）

你是否有过像这样“走出去”的经历？如果有，当别人问及你这是在做什么的时候，你必是拿不出合乎逻辑的答案。在基督徒的侍奉中，难以回答的难题之一就是——“你准备做什么？”你无从得知自己要去做什么，唯一知道的是，上帝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要不断校正自己对待上帝的态度，看它是否将你托出，完全交付上帝使用。正是这种态度使你能不断因他而惊喜，因为你永远不知上帝下一刻要做的事。每天清晨醒来，摆在你面前的都是一个建立在上帝信心之上的“走出去”。“不要为生命忧虑……（也不要）为身体忧虑”——不要为那些在你“走出去”之前曾经忧虑的事而忧虑。你是否在问上帝，他要做什么？他不会告诉你的。上帝不会告诉你他要做什么；他要向你启示的是，他是谁。你是否信赖一位行神迹奇事的神呢？你是否愿意先顺服他，直到你对他所做之事丝毫也不再感到意外呢？

假如上帝是你在亲近他时所认识的那位神，忧虑则是多么荒唐的事啊！要让你的生活态度成为信靠上帝不断“走出去”的生活态度，让你的生命随处带着不可言喻的魅力，这是最让主耶稣称心的了。直到你在信心上与上帝不再有任何阻隔之前，你只能学习凭着所信的、所领受的、所经历的“走出去”。☛



退修·恢复·爱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过了一个紧张备考的12月上半月、一个丰盛而短暂的圣诞/新年假期，明天我就要开始一个新的学期了！不可思议吧？刚考完试那会儿，我简直是迫不及待地想要进入新学期；但是我发现，越临近开学，兴奋越少，焦虑越多。这学期我选了四门课，几乎所有人都说我疯了，劝我别这么干。当然，我是考虑了很多因素才做此决定，并不是脑热一热、或是为了逞能；但我也丝毫没有把握这一定可行，因为上学期三门课都上得呼味带喘，最后期末考试得了三个B（有+、-之分）。曾经有人问我：你害怕“亚洲式不及格”（Asian Failure，就是没得“A”）吗？我说不啊。但是当最后一水儿的“B”出现在眼前的时候，还是抑制不住地焦虑。有些东西是那么地潜移默化、深入骨髓，就好像我到了这边置的第一个物件儿就是电饭锅——以前觉得吃西餐没问题，来了以后才发现离了米饭活不了哇……等我吃上第一顿“米饭”以后，心里立刻踏实了。

为着这“四门课”的斗胆尝试，新年伊始我就开始仔细地为这学期规划时间表，同时也为这一年做一些计划（期间，眼前浮现过刘官长老一张一张展示年度计划的画面），其中有一些自认为比较重要的决定。第一，坚持每天早上至少灵修半个小时；第二，每天晚上跟一个新搬来、同在维真读书的同屋一起祷告；第三，每个月至少拿出一天退修。第一条听起来很夸张吧？神学生难道每天连半个小时都坚持不了？！非常惭愧地讲，在时常手忙脚乱的上个学期，一有什么风吹草动，首先被我挤掉、或挪走的就是灵修时间。所以一个学期下来，我深深认同了临走前小白牧师给我的警戒——“神学院不负责你的灵性”（哥顿神学院院长语）。以前，好歹我还有同屋、小组、祷告会、晨祷、牧师长老等诸多的属灵拐杖，现在在属灵支持大幅削减的情况下，必须操练独立地寻求神、亲近主，养成良好的灵修习惯，并且我属灵伙伴互相督促。

刚过去的这个周六，是开学前的最后一个周末，我一个人又换车又搭船地去了——一座岛上的退修中心。岛上本来就人烟稀少，大清早更是山泉叮咚，鸟雀啼鸣。一座座的木屋，穿插在高大笔挺的松柏林间。走到半山腰，就可见不远处经松柏勾勒、显出参差轮廓的几座山，以及山脚下的一湾湖水，被薄雾衬托得如同水墨画一般。一天半的时间里，除了按照惯常的程序读经、祷告，大部分时间做的就是忘了时间，静默，躺在床上听雨。傍晚五点，圣公会背景的老两口按着他们的传统带领礼拜，

退修者自愿参加；下午三点，跟老两口中的妻子——经验丰富的属灵导引者约了谈话；吃饭时间热好自带的便当、坐下谢饭，很自然地就说出“感谢主和我一同用餐”；第二天早上起来，晨祷、背了一章圣经、按要求清理好自己的房间、自由奉献，下山。

中间那场谈话是很特别的。约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要说些什么，只是想：好不容易逮到一位属灵导师，机会难得，总得聊两句。两人坐下默祷了一会儿，我说，大概就是觉得属灵上、文化上都有点找不到方向。一想到很快就要见到同学了，心里就开始打鼓——有时因为没有自我介绍就上去跟人搭讪而碰了一鼻子灰，有时跟人相谈甚欢之后转作被视而不见，还有时被人邀请参加聚会、却因自己赶不完作业只好一次次地拒绝；那些见了面不知道要说什么、坐在一起不知道别人在说什么的场面，总是让我不知所措……简单说来，就好比蜗牛丢了触角，猫咪没了胡子，整个儿找不着北了！这些事发生得多了，某一天就会倍感孤独；如果刚好有人愿意、且有时间倾听，辞不达意地还没说到一半，我就越发沮丧了，只好每每在退缩的边缘向神求援说：求你使我不要封闭……

这样跌跌撞撞地挣扎了一个学期下来，我发现自己容易紧张，容易嫉妒，容易自我保护。同屋换了一批，房东的女儿写了十几条的“家务制度”，我看了就烦。跟她说了几句，不通，就冷漠疏远了。明明知道神的应许是平安，有时却生生够不着它。我把以上的这些感受跟那位长辈说了一些，她说：“冬天地底下的东西还没长出来，我们看不太清楚神在做什么。你的生命现在就处在这个季节。清晨，试着用静听的方式诵读圣言（*Lectio Divina*），用心灵的耳朵去聆听主在对你说什么；晚上，跟你的同屋一起分享、祷告时，可以省察（*Examen*）今天愉快的事有哪些、不愉快的事有哪些，感到有归属感的事情是什么、感到被排斥的事情是什么。把好的一面和阴暗的一面都说出来，然后献上感恩，让这一天在平安中结束。”后来我继续在自己的房间里默想、祷告。到了“感恩”的部分，为着十件事感谢神以后，再往下想好像有点困难。但是安静了一会儿，越来越多的事情源源不断涌自心底，开口向神献上感谢和赞美。神的恩典，实在是藏在万事之中！

回想山上这两天，雨绵绵，雾蒙蒙；安安静静，平平淡淡。倒是下山之后，有一种不同的感受——来之前的焦虑、惧怕、担忧全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悠然，淡定，放松。此前为之着急、痛苦的那一切、一切，突然就都变得很容易接受了——在这个跨文化的环境中，我给自己、给别人更多的时间去彼此适应、互相了解，没有人要故意冷落我；四门课我暂且尝试两周，如果实在跟不上，就承认自己不行，到时还可以免费换课或全额退课；十几条家务实在都是些很基本的活儿，是我因为学习的压力就不愿意再承担其他责任，超负荷的部分可以好好跟同屋沟通……就这样，

神出人意外地全额给足了我新学期所需用的恩典！

这时我才明白，退修把原先慌乱的脚步放慢了下来，再把它调得均匀、调得稳健。原来平静安稳，是唯独属于神的节奏。只有在神的节奏中，才能重新恢复爱的力量——正如《经历神》的作者王牧师说：独处，是为了更好地进入人群。同时，我们每个人都处在不同的人生季节中。有人处在复苏、绽放的春天，也有人处在挥洒、结果的夏天；有人处在成熟、丰收的秋天，也有人处在蕴藏、等候的冬天——正如《传道书》三章 11 节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我想教会也是这样。

说到季节，想起一首心爱的诗，里尔克的《秋日》（冯至译本）——

主啊！是时候了。夏日曾经很盛大。
把你的阴影落在日晷上，
让秋风刮过田野。

让最后的果实丰满，
再给它们两天南方的气候，
迫使它们成熟，
把最后的甘甜酿入浓酒。

谁这时没有房屋，就不必建筑，
谁这时孤独，就永远孤独，
就醒着，读着，写着长信，
在林荫道上来回
不安地游荡，当着落叶纷飞。

尽管不是手书，但这也算得上是一封长信；
尽管秋日已过，但是这里的冬季，听雨独好。

每天都在为你们祷告的，

曾森

2012.01.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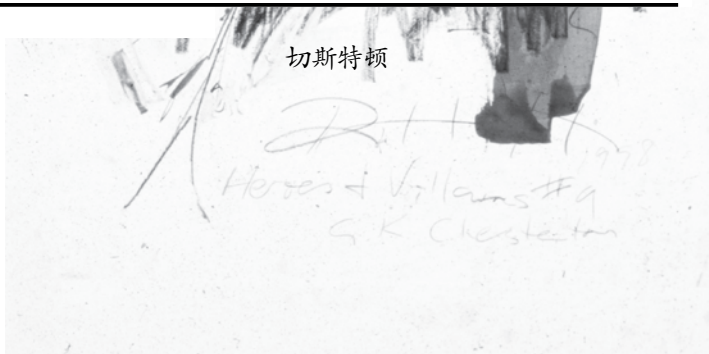
浪漫的回旋

——读切斯特顿《回到正统》和《异教徒》



切斯特顿对《鲁宾逊漂流记》的评价，也可用作我对他这两层木屋的评价：这两本书“之所以历久常新，是由于它歌颂限制的优美，甚至歌颂节俭的原始浪漫”。

文 / 察世俗



几个月前，国永弟兄就嘱我写篇读后感。手中拿着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的《回到正统》和《异教徒》¹，我却迟迟不知如何下手——就好像面对一个精巧美妙的蛋糕，无论从哪里下刀，都担心自己成为那粒投入静谧湖水的讨厌石子。

“举刀”的勇气，并不来自“闭眼一跃”，而来自一个不经意的发现：切斯特顿这两本薄薄的书中有着一般学术作品无法展现的动感：它们基本不属于任何一类钢筋混凝土筑就的恢宏结构，它们小巧而清新，可被切分，哪怕是一个单独的语句，也保持着特有的奇险和丰富。换句话说，它们甚至能承受一般学术作品难以容忍的碎片化，而碎片本身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意义的完整和自足。

常年在媒体的工作经验告诉我，切斯特顿

的著作中，处处流露着新闻媒体追求的锐利、凝练、轻巧和亮彩。这种语言特色，竭力避免在长篇累牍中埋藏宝藏，随时带读者到波澜壮阔的险峻中直面新奇。

这或许可以解释：哪怕在早晨出门上班前的最后一分钟，甚至旅途中摇晃的车厢中，抓起切斯特顿的书，翻开任意页码，扫视其中几句，你都可能被切斯特顿奇险瑰丽的思辨、自由壮阔的热忱和饱满酣畅的喜乐，瞬时感染并为之一振。

当然，这种写作风格，既成功卸去了部分形而上学的沉重，也使得黄钟大吕般的学术巨制无法成册。两者的差别，犹如两层木屋与摩天大楼。曾被切斯特顿的作品重燃信仰之火的美国基督教作家杨腓力(Philip Yancey)一语点破：“这是新闻工作这个特定职业带给他(切

斯特朗)的咒诅”，使他成为一个“没有大师级作品的大师”。

切斯特顿很清楚自己“两层木屋”的价值。他在《回到正统》中写道：“要展示一个信仰或一种哲学在任何角度都是真确，绝对不是这样一本小书能够胜任的；即使以远较本书更长的篇幅，相信也不能完成任务。”²

切斯特顿通过这两部书的文字，与其说在理性上为基督教正统观念抵御新时代浓郁的异教气息修筑起一座密不透风的长城，不如说在感性上为现代的基督信仰者描绘出一幅活泼的生命图景。他在最要害的部位给予了现代异教思想富有勇气的一击。

作为英国多家媒体的评论撰稿人和《G.K. 周刊》的创办者，切斯特顿直面所处时代的重要事件，饱览着自己所处时代的宗教与哲学著作，不回避时代精神景貌正在经历的巨变。

对于“世界的问题出在哪里”这个问题，切斯特顿的回答只有两个字：“在我。”至于堕落是什么意思？他说：“我无论是什么，我都不是自己。”

切斯特顿面对的是一个传统精神秩序被倒错的时代。他说，现代人正用自己的头来站立；头颅当然是一个非常脆弱的制作。一旦找回自己的双脚，他们就会恍然大悟。³

生活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切斯特顿，面对来势汹汹的各种现代观念，敏锐地思考着：改变就是进步吗？

在他看来，几个世纪之前，起码有一种系统在某种程度上可让公义与和平接吻。现在，两者连点头致意也不行。⁴

面对这个信仰和传统日益破碎的世界，切斯特顿坚守着现代人正在逐渐迷失的古道与朝向：“如果世上有任何进步，那只能是那种

进步，即一种迈向一个完美的城市的进步，在这个美德与管治并驾齐驱的城市中，公义与和平互助互让、相辅相成。”⁵

若回溯这些文字所处的历史背景，再看看此后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数十年的冷战，你不难发现切斯特顿这些文字中对时代精神先知般的洞见。

他一生勤奋地探求着自己与世界的出路。在生命的最后十几年，切斯特顿对天主教的皈依，成为其生命中一个神秘的悖论，或称回旋。

在《回到正统》中，切斯特顿为这个悖论做了些许注释：“我是基于理性的原因相信基督教；理性而不简单。”⁶

切斯特顿说：“有一些我们从不完全知道的东西不仅较我们优胜，甚至对我们来说较自己来得自然。我是在认识正统信仰后才懂得何为精神上的释放。”⁷

当越来越多的人沉浸在新世纪现代乐章的狂热中时，站在时代潮头的切斯特顿却突然抽身回归，开始对传统信仰着迷。他写道，旧时的神学远较新兴的神学思想更多蕴含着那种我们重视的民主和西方自我更新的活力。“那个被称为最古老的教义竟然为世上新兴的民主思想提供唯一的保卫。那个看似最不受欢迎的教义竟然是人民唯一的力量。”⁸

这种回归，亦是一种浪漫的回旋：切斯特顿从精神得到释放的个体经验出发，逐步演绎出包罗宗教神学、文化观念和政治哲学等在内的一整套“切氏解决方案”，贯穿于职业与创作中，并最终重回其精神释放的起点——落脚在基督信仰的喜乐之中。

在他看来，基督教的信条使喜乐变得巨大无比，使忧伤变得特殊而无足轻重，祖传的本能因而彻底得到满足。

切斯特顿自己和笔下所描绘的喜乐满溢的

生命图景，恰恰是打开异教一座座新兴城堡的万能钥匙，以至于面对这幅图景，新城堡的主人们任何时候都会担心自己城门失守。

在这幅图景中，切斯特顿展现的是“一种对积极和富想象力的生命的渴求，亦即是一种如画般优美、如诗般充满好奇的生命；一种像西方社会的人时刻想求的生命”⁹。而这样一幅自由喜乐的生命景象，不单是现代异教徒希冀捕获占为己用的对象，而且是他们赖以指控古老的基督教的证据。

切斯特顿以亲身经历的信仰轨迹和积极自由的生命探求，试图向现代提出悖论：以捍卫生命与自由面貌出现的种种现代流行的哲学观点，或许最终难免走上摧毁生命与自由之路。

切斯特顿一一剖析着当时流行观念的万花筒——理性主义、唯物主义、人道主义、进化论、实用主义、怀疑论、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等。他往往一针见血地言明其内在的矛盾：貌似无限者的局限，名为阔达者的狭隘。换句话说，每一种现代观念都可能被切斯特顿钉于某个悖论的中央，成为垂死的标本。

在幽默而轻灵的文字中，切斯特顿做到这一切，甚至带着绅士般的优雅。他至多只是拉出对方的舌头勒在对方的脖子上——一个“悖论的回旋”。你不难在他的文字中随手拈来，例如，“理性本身就是关乎信心的问题。声称我们的思想与现实有任何关系，已是信心的行动。”“疯子并不是失去理性的人。疯子是除理性外失去一切的人。”¹⁰ 宗教和理性主义同样是不正常的；虽然宗教是不正常的正确，而理性主义是不正常的错误。

“实用主义关注的是人类的需要；而人类首要的需要之一，就是不要局限在实用主义的框框内。”

“他（人道主义）的怜悯其实只不过是无

秩序的混乱。他是人类真正的敌人——因为他太富人性了。”¹¹

“世上有一种东西叫做狭隘的普遍性；世上有一种东西叫细小而挤狭的永恒；这可见于许多现今的宗教。”

“任何人，无论多么聪明，只要他以崇尚成功开始，就必然以彻底的平庸告终。”¹²

不过，与其说切斯特顿是机敏、灵巧的，不如说他是敦实的、少变的，犹如他的身躯一般，甚至还多少有点笨重，因为他翻来覆去地沉迷在“悖论的回旋”之中，总是能将复杂怪异对手置于“悖论”的单调反复之中。

在切斯特顿文字里，眼花缭乱的穷举和想象力四溢的排比，成为人们眼前的一道视觉盛宴。即便你猜出他的下一段文章会对新的问题采取怎样的论述，你也猜不透他会在哪里出其不意地抛出隽永的“回旋”。细细品尝，你至少能从这些文字背后，发现这个自由的灵魂试图找回现代人常常遗失的那种“全心全意地憎恨和热爱世界的方式”。

因为人必须对生命感兴趣，才能对生命抱持足够公义的态度。

在切斯特顿“悖论的回旋”中，他将东方的虚无主义视为“食尾蛇”，即一条吃着自己尾巴的蛇。¹³ 他以轻柔的幽默和生动的锐利，把握着东西方两种主要宗教的差异。

他写道：“佛教是向心的；基督教是离心往外扩散的。圆形本身虽然无限完整，但尺寸却固定不变，永不能变大或缩小。十字形却不然，虽然中心是冲突和矛盾的，却能往四方伸展而不改形状；由于中心是矛盾，所以能向外扩展而保持不变。圆圈只能转回自己身上，因而相当有限。十字形向四个方位张开手臂，正是自由旅客东南西北的路标。”¹⁴

当全世界都可能在切氏的“悖论的回旋”

上窒息，切斯特顿在哪里安放自己信仰的基督教呢？

毫无例外。他说，基督教是一个超凡的悖论，在这个悖论中，两种截然相反的情感竟可以各自又同时迸发燃烧的光芒。¹⁵

他认为：“基督教不但走对了路，而且在该错的地方（你或许可这样说）走错了路。”¹⁶

对于人，他说，若只坚持神存在于人里面，人往往躲在自己里面。若能坚持神是超越人的，人其实已超越自己。¹⁷


这些话堪比早期教父的名言：“上帝之子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并不因此乃耻辱而感羞愧；上帝之子死了，虽荒谬却因此而可信。埋葬后又复活，虽不可能却因此而是确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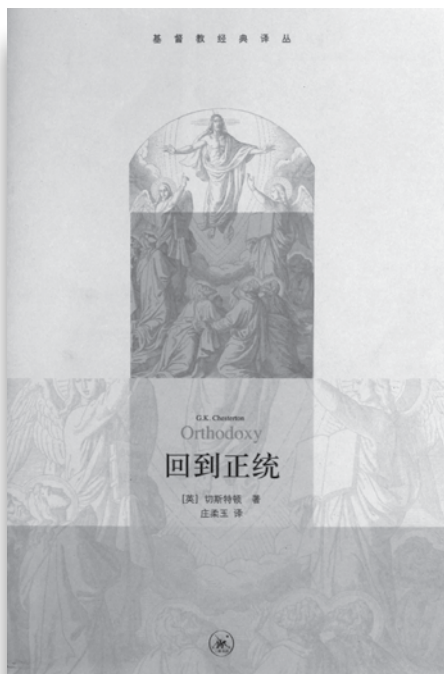
人不可避免地生活在荒谬之中（抑或说悖论之中），但是切斯特顿试图证明的是，当形形色色表面丰富而健康的现代流行哲学被钉于悖论中心时，它们都无一例外地趋向一个结果：苍白地僵死，不能动弹。换句话说，切斯特顿发现，自己早前抛弃的那个古旧十字架（悖论）的中心有一个例外：基督在悖论的中央是复活的生命，在“荒谬中”健康地永活着。

某种程度上，“回旋”之中的切斯特顿也将自己置于这个悖论的中央，正如基督将自己置于十字架的中央。

摩天大楼终会倒掉，切斯特顿曾经面对的敌人亦将故去。但“悖论的回旋”式浪漫，如同两层木屋的隽永，在读者心中历久弥新。

浪漫的回旋，正是切斯特顿本人对现代的一次幽默的反弹。或者说，在与现代的狭路相逢中，切斯特顿尽情地展示了传统信仰的弹性。

切斯特顿对《鲁宾逊漂流记》的评价，也可用作我对他这两层木屋的评价：这两本书“之所以历久常新，是由于它歌颂限制的优美，甚至歌颂节俭的原始浪漫”。



（《回到正统》，[英]切斯特顿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

1 《异教徒》(Heretics)与《回到正统》(Orthodoxy)是姐妹篇，前者成书稍早，收录切斯特顿对他所处时代各种流行哲学的评论，后者更像是切本人的一部信仰自传。鉴于本人对《回到正统》的偏爱，这份读后感中的评述，将以《回到正统》为主，《异教徒》为辅；此外，本文引用的《异教徒》(下称《异》)与《回到正统》(下称《回》)均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5月出版的中文版本。

2 《回》P3
3 《回》P175
4 《回》P27
5 《回》P126
6 《回》P164
7 《回》P174
8 《回》P140
9 《回》P3
10 《回》P14
11 《回》P27
12 《异》P73
13 《回》P22
14 《回》P23
15 《回》P162
16 《回》P87
17 《回》P149



谁夺走了莎拉的钥匙？

——小说《莎拉的钥匙》读后感

文/小雪

若不是要写这本书的书评，我没有勇气把这本书重读一遍。和大多数读者一样，小说是我们生活空闲时间的填充物，谁愿意把空闲点缀成沉甸甸的石头？但是有一种力量在我读过它之后已经产生，这力量催逼我，若我不将这书中的故事讲给他人，不能鼓动更多的人去阅读它，那我就是有罪的。它就是《莎拉的钥匙》，出自一位法国女作家笔下，描写二战期间法国犹太人的遭遇和当代法国人民的反思的小说。

莎拉是一个犹太裔小姑娘，和父母弟弟居住在巴黎。1942年她10岁。一个凌晨，搜捕犹太人的纳粹和法国警察敲开了她家的门。莎拉在紧急中将4岁的弟弟藏进壁橱，锁紧，她紧紧地握着口袋里的钥匙，幻想着弟弟能在那里躲过这场未知的劫难，不久她就能回来和弟弟团圆，但是，她不知道她和爸爸妈妈从此踏上了不归之路。

《莎拉的钥匙》的历史背景是真实地发生

在法国二战期间的历史事件。法国被占领后，从法国移送出境到纳粹集中营的犹太人有七万六千人，其中1942年7月，在法国国庆日后的两天，一万三千一百五十二名犹太人在巴黎和巴黎郊区被捕，后被送往臭名昭著的奥斯威辛集中营。他们中的一部分曾经被拘留在巴黎的一个冬季赛车场等待中转，其中绝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史称巴黎冬季赛车场大圈押事件。

小说作者巧妙地用两条线索并行结构故事，一个是1942年的10岁小姑娘莎拉，她怎样在黑暗中被粗暴的敲门声惊醒，怎样攥紧壁橱的钥匙安慰自己很快就能回家给弟弟打开壁橱的门，怎样被赛车场的混乱、哭喊和臭气熏得几乎窒息，怎样被迫与父母分离，怎样绝望又怎样求生……另一条线索是2002年，某周刊女记者朱莉娅为了撰写纪念冬季赛车场大圈押事件60周年的稿件，不断地搜索历史资料，寻找见证人，当事人，或者是他们的后代，从



电影《莎拉的钥匙》剧照

她的眼光中看到法国人对这段历史的躲闪，语焉不详，试图遗忘的挣扎，隐藏的羞愧，无动于衷的冷漠……

提起二战时期的法国，可能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他的被占领，他的地下抵抗运动，他属于反法西斯同盟国的成员，尽管他的武装力量已经是象征性的了，恐怕很少人想到他被占领之后组成的维希政府已经成为纳粹的帮凶，那些被搜捕的犹太人就是被他们的邻居、楼房管理员、警察等等检举、登记、抓捕，送往集中营的。那些法国人，他们中间有些人是因为仇视犹太人，相信犹太人是他们国家一切不幸的来源；有些人是从犹太人被逮捕后剩下的财产中得些小利；有些人是职责所在，听命于上司；更多的人只是冷漠，在恐惧之下，对一切都只剩下冷漠。他们不会去问这些犹太人将遭遇到什么样的结局，更不会去想为什么要这样对待这些犹太人。而60年后，这些人的后代们也并不那么情愿提起他们的祖辈父辈经历的这一

切，他们只想轻松一点，更轻松一点，别让那些历史包袱给我们施加压力，该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该遗忘的就让它被遗忘吧，别用死人打扰活人的生活，揪住历史不放的人是残忍的。小说中女记者的丈夫甚至连即将出生的婴儿对其生活的干扰都无法承受，他们的婚姻只好以散伙告结束。

这就是活在当下的人们。

小说中的莎拉虽然得到了好心人的帮助，熬过了二战，长大成人，甚至结婚生子，但是壁橱里身躯蜷曲、脸蛋发黑的弟弟成为她心中驱之不去的阴影，这痛苦的记忆折磨着她，最后她绝望地以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小说中的女记者朱莉娅给自己的女儿起名叫莎拉，因为莎拉活在她的记忆中，她无法忘记。或许小说作者以此告诉读者：历史是不能被遗忘的，她要活在我们中间。

阅读小说的过程中常常会进入到小说的角色之中，（理性的人会嘲笑看戏落泪替古人

担忧的庸人自扰，但是文学阅读恰恰就是借助这种移情效应。)我想：莎拉的痛苦搁在谁身上能承受得了呢？若人的现世就是全部，那么痛苦带给人的只有绝望，而死亡就成为最好的解脱方式。面对这样的痛苦，中国的古代圣贤教育我们为尊者隐，为长者讳，不要什么都说出来，这就像西方的家长面对血腥场面时会掩住孩子们的眼睛一样，因为没有人能扛

住这历史真实的重创，于是我们就在一次又一次的历史残酷面前失语。但是不面对并不等于不发生，于是残酷的历史就一次又一次上演……启蒙主义者教育我们要正视这瞒和骗的历史，但是正视之后呢？就如鲁迅先生所言，叫醒了那沉睡中的人却只是告诉他他要死了，这是不是一种残酷？告诉人们历史只是比我们知道的更血腥，更丑恶却不告诉人们出路，是否会让人们变得更恶毒更凶狠？

当我上网查找有关巴黎冬季赛车场大圈押事件的相关资料，看到直到1962年二战才进入法国课堂教学，1995年希拉克出任法国总理，才代表法国人民向当年对犹太人犯下的罪行忏悔认罪。2005年一部以当年的赛车场事件为主题的电影《大围捕》在法国上演，但是获得反响并不热烈，媒体评价是：“审美情趣平庸无奇”。这就是今天的欧洲。

当我重读《莎拉的钥匙》时，我一边读一遍感慨：莎拉，你那时候至少还有那个拉小提琴的音乐老师大声喊出：你们不能这样做；还有医生护士自发组织争取去赛车场照顾被圈禁的犹太人，有善良的妇女从路边扔过来一块面包，有良心未泯的警察放了你一条生路……人性之光如此微弱，不足以温暖黑暗



◆《纽约时报》畅销书、法国“科西嘉读者奖”、“普鲁斯特奖”
◆由欧《利奥的优雅》、《然后呢》、2009年美国纽曼文学奖百万、欧洲美最畅销
◆心暖到不忘平读



〔法〕塔季雅娜·德·罗斯奈著 蔡子江译
Sarah's Key 莎拉的钥匙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绝望中的你，却让正在阅读着的我能喘过一丝气来。但是，如果这事发生在今天，发生在我的身边，又会怎样？轻轻叩问，听到的只有漫无边际的死寂……

我们中国人习惯将自己打扮成历史的受害者，我们公开发表的书写都是受害者的书写，却少有人像《莎拉的钥匙》的女作者那样追问每一个个体在这个历史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我常常

奇怪在中国人的笔下几乎是十亿人民在受害，可谁是那施加暴行的人呢？没有。法国人称他们自己对待不光彩的历史是“矢口否认、缄默无言与故弄玄虚”的复杂态度，我们中国人呢？看看我们那些描写抗日战争的电影和小说，看看我们文学作品中那些反右、文革……我们有什么可抱怨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心存偏见呢？

《莎拉的钥匙》的作者在小说中还借人物之口说：没能找到一个当年的警察，采访他执行那样的任务是什么心情，想到过什么，经历了些什么，是个遗憾。这遗憾是文学的，也是现实的。集体承认过失是容易的，个体承认自己的罪过是困难的；抽象地承认自己并不那么无辜是容易的，具体地承认自己犯了哪些罪责是困难的。对于今天的中国人，连黄世仁的狗腿子穆仁智都能以自己需要吃饭为由叫喊冤屈了，还有谁会认为自己有罪呢？

莎拉的钥匙象征着开启历史的真实和生命的存在，然而谁能告诉我们历史的真相？谁又能给我们生命存在的意义？

（《莎拉的钥匙》，〔法〕塔季雅娜·德·罗斯奈著，新星出版社，2010年）

面对巨人

——从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说起



文 / 孙燕

暴力存在于个人、群体和社会的不同层面，有不同的形式，也有不同的严重程度。有语言的暴力，如侮辱、轻蔑；有情感的暴力，如冷漠，或攻击性的暴怒；有身体的暴力，如殴打，虐待；还有性暴力。暴力到底意味着什么？暴力对人性有怎样的伤害？

一

那非利士人又说：“我今日向以色列人的军队骂阵。你们叫一个人出来，与我战斗。”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的这些话，就惊惶，极其害怕……那非利士人早晚都出来站着，如此四十日。

——撒下 17:10—11,16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又称“斯德哥尔摩效应”、“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1973年，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两名持枪者闯入银行，扣押了三女一男四名人质，把炸药和人质捆绑在一起。经过131个小时后，

罪犯被制服，人质被解救。

但是，尽管人质们在5天中被威胁、虐待、恐吓，但却都无一例外地表示同情和支持这两名劫匪。在警方解救的过程中，人质将劫匪围了起来，试图保护他们不受警方的伤害。一名女性爱上了其中一名劫匪，在他服刑期间与他订婚，而另一名女性则设立了一个辩护基金为劫匪辩护。

由于这件事的轰动效应，这种受害者对施暴者产生依附情感的心理效应被命名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研究者发现，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征需要一种“胡萝卜加大棒”式的条件。所谓大棒，是指受害者了解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受害者与他人隔绝，并相信自己无论如何不能逃脱。至于“胡萝卜”，是受害者从施暴者那里感受到的“小小的好处”。这种所谓的好处可能是一点点善意表示，可能是一点点人性软弱的流露，甚至可能仅仅是在惯常施暴的时候没有施暴。施暴者还可能会把自己过去的经历透露给受害者，给自己的行为寻找

借口，让受害者产生恻隐之心。研究发现，当以上条件满足的时候，只需3—4天，这一效应就会产生作用。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严重的时候，人质甚至会和营救者对抗，站在劫匪一边，拒绝营救。更有甚者，会认同劫匪，成为其中一员。1974年，美国报业大王赫斯特的孙女派翠西亚被激进组织“共生解放军”劫为人质并受到侵害，之后宣布加入该组织，次年在参与抢劫银行行动中被捕。此事件被看作斯德哥尔摩效应的又一典型案例。

二

你们作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作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弗6:1—4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常见于一些长期受虐和受害者身上，如被虐待的妇女、儿童、战俘、人质、集中营受害者，乱伦受害者，邪教信徒等等。

在所有受害者当中，儿童是最可怜的。儿童的生活范围有限，他们所受的伤害，除了在战争等特殊情况下，很多是在家庭中发生的。

家庭是儿童成长的地方，是本该得到爱、保护和滋养的地方。但当暴力进入家庭时，不可思议的情况发生了。对此，从事创伤治疗的专业人士这样描述：“当创伤的来源是原本该提供保护的人物时，自然界开了一个最残忍的玩笑，也就是增加了对这个恐怖来源的依附需求。即使加害者不是平时的照顾者，相同的模式也同样会发生……”¹

这里所说的依附，也称依恋，是指孩子和主要照顾者之间形成的情感联结。依附的模式一旦形成，会对人一生的亲密关系模式产生重要影响。

对于儿童受害者，他们不仅会对加害的成人产生更加强烈的情感依附，而且在成长过程中，还会发展出对加害者的认同，“借由转变自己为加害者，使他本身可以逃避最有压力及最痛苦的受虐记忆。在儿童受害者的经验中，‘世界上只有两种人，受害者与加害者，当他不愿意再忍受成为受害者时，他唯一的选择就是变成加害者。’”²

这一发现不仅在临床案例上看到，也在很多研究中有所反应。比如有研究发现，相比普通人群，家暴的施暴者有更多的心理问题和精神障碍的检出率。³儿时不良的教养方式、惩罚，以及自身的人格障碍是成人期家暴的重要因素。⁴其实在各种人格障碍的成因中，除遗传和生物学因素外，幼年的受虐、忽视、精神创伤是重要的因素。

我的一位同事，在原来的城市做妇联工作。当地曾经想给家庭暴力立法，为了配合宣传拟制作宣传片，她跟着去拍摄和采访。她说自己见过被殴打的妇女受伤的样子，甚至曾经进入太平间去看因家暴致死的受害者尸体。我问她施暴者是什么情况，她说，正如我们在媒体中所了解的一样——不仅包括低文化程度者，也包括外表看来文质彬彬的高文化程度者。后来这项地方立法不了了之，但那段工作经历却让她难以忘怀。

理论是苍白的，在各种概念和名词的背后，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让一个人对自己最亲近的人下手？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让受害者在伤害一次次加剧的时候，依然忍受，甚至丧掉性命？

三

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

——罗 13: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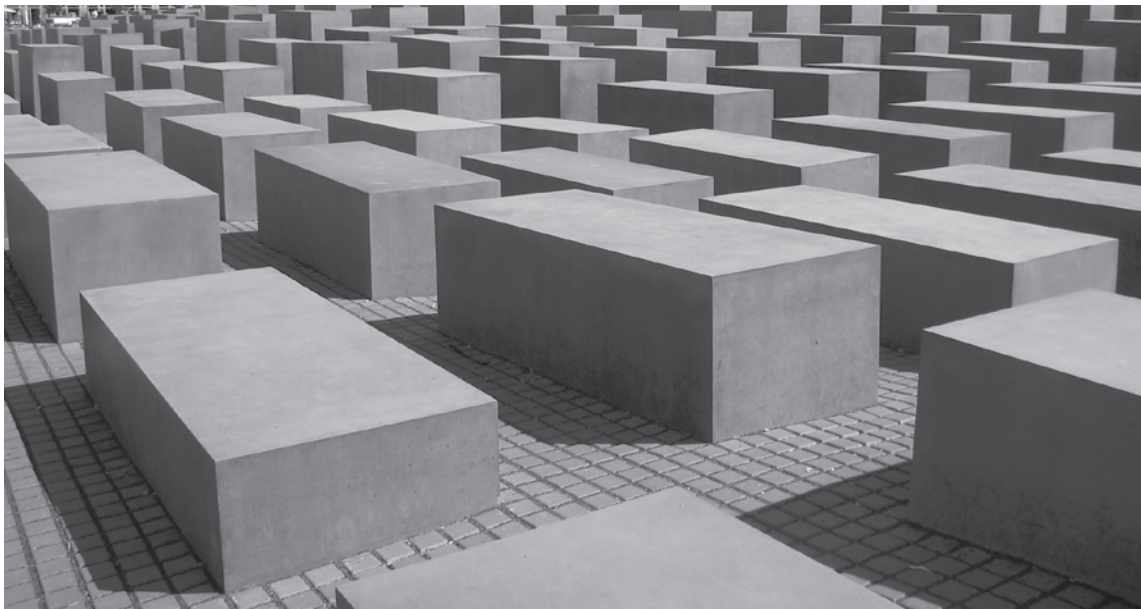
在中国的一个村庄，有一个典型的中国家庭，有宽厚的母亲和严厉的父亲，一个男孩在这个家庭成长，他这样描述自己的父亲：“他性情暴躁，常常打我和两个弟弟。”在叛逆的年龄，他和父亲对抗，而结果是父亲态度的相对缓和。⁵在另一个乡村也有一个女孩，是母亲唯一的女儿，一方面得到母亲的疼爱，另一面，是被乡亲称为“狼”的父亲对她们母女的粗暴对待，母亲曾被打断小手指，她也曾被打掉一颗牙。她后来回忆说，“在我的记忆里，童年的生活是充满了恐怖、凄凉的

情调。”⁶

如果在另一个年代，这个男孩也许会成为一个大学教授，或是一个落魄的文人；而那个女孩，也许能成为一个功成名就的艺人，也许生活充满波折，甚至成为人格障碍的病例。但都没有。他们生逢其时，这个男孩名叫毛泽东，这个女孩长大之后的名字，叫江青。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人心灵深处一道深深的创伤。当年，曾经以反抗权威的革命者姿态进入青年期的那个男孩和女孩，在心理层面，他们不仅认同了曾经粗暴对待自己的父亲，并且变本加厉，在文革中将这种伤害扩大化、极端化。在今日，对文革受害者心理创伤的研究正在进行，尤其是文革创伤的代际传递问题。而可以参照的就是对二战中纳粹大屠杀受害者的研究和治疗，而后者的结论是，大屠杀所产生的心理创伤会在代际传承，以至三代。

大屠杀的残酷让很多学者提出类似这样的问题：“德国曾是基督徒的避难所以及宗教改革的发源地，它也是国际上神学、哲学及美学的重地。为什么会有希特勒以及残忍屠



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群

杀的事情发生在这个地方？”⁷

有人研究希特勒的个人史，如爱丽丝·米勒发现希特勒童年曾经受过暴君式的父亲的虐待，父亲的部分犹太血统成了他仇视犹太人的肇始。⁸有人从德国的家庭结构入手，如埃里克·埃里克森发现德国家庭特别要求服从，父亲常以管教之名对孩子施暴，希特勒“好像一个青少年帮派的头头，以老大的姿态协助大家将心中的愤怒合理化”⁹。还有的研究者，如西奥多·阿多诺等人提出“权威人格”这一概念，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描述在德国民族中普遍存在的权威人格的特点：对上，是将权威理想化并依赖和屈从，对下，则是排斥、丑化、施暴¹⁰。也有人指出，在二战期间德国教会的作用相当不光彩，绝大多数教会服从并支持了纳粹政府对权力的滥用¹¹，甚至协助纳粹迫害犹太人¹²。

暴力，就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从个体、家庭层面，进入群体、社会，乃至政治和历史的层面。

四

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罗 3:23

记得有一次双燕牧师感慨说，有时候真不知道到底是罪，还是病。就暴力这一议题，从心理层面的病（illness），到伦理层面的恶（evil），到法律和社会层面的罪行（crime），并不能等同，但也很难完全区分清楚。无论如何，在最深和最根本的层面，依然是基督教所说的罪（sin）的问题。

如果说各种学科是在各自的范畴中盲人摸象，试图在局部探讨关于人性和社会的规律，那么从《圣经》的角度，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这种个体对极端暴力的反应，可以说是

罪在世间运行的一个例证。正如魔鬼的最大诡计是让人认为没有魔鬼，罪的最大诡计是让人认为没有罪。被绑架的人质，反而认同劫匪，安于现状，觉得一切理所应当。

因此，暴力对人的影响远不止身体上的伤害以至肉体的消灭，它的影响远比我们所能想像到的更深刻、更长久、更复杂、也更邪恶。面对暴力，人会产生种种反应，从过度敏感的受害者心态，到以麻木、旁观作为自我防御；从逆来顺受谨小慎微，到极度的愤怒、反击；从对施暴者的恨，到认同暴力甚至自己成为一个施暴者。种种的反应，最深的原因，还是内心深处的恐惧。在一个有暴力因素存在的家庭、群体、社会结构中，暴力以及对暴力的恐惧已经成为个体人格结构的一部分。

在更普遍的范围，不健康的人格结构和不合理的家庭、社会结构，成了罪传递的载体。罪歪曲了神在地上设立权柄和秩序的本意，使之成为对人的伤害。罪的一个谎言是，从家庭到社会各种层面各种程度的暴力都是“正常”的，毋需大惊小怪。而人自身为了逃避暴力所带来的痛苦，也会去忽略、压抑和遗忘。

圣经里有一句话，叫做“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竿直跑（腓 3:13—14）”。难道忘记不是医治的良方吗？其实不然。有主内的辅导者指出，保罗要刻意忘记的，是自己曾经的辉煌，那些已成过去。而一个人曾经的痛苦、伤害，在未被光照和医治之前，并未成为“背后的”，不是过去时，反而是实实在在的现在时，是需要去面对、去解决的¹³。

在心理治疗中，治疗创伤各种方法，本质上都是要在安全的条件下，让创伤的幸存者在心理上重新回到创伤事件发生的情境，唤醒被压抑的记忆，并进行修复。¹⁴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犹如医生要治疗，必须将被掩盖的瘀血的伤口打开，清理、手术、缝合。在群体和社会层面这样的医治同样需要，一个

典型的例子是南非在种族隔离制度取消后成立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21000名证人在这个道义的法庭上讲出真相。当真相被说出后，和解才能真的产生。

五

他对我说：“这水往东方流去，必下到亚拉巴，直到海。所发出来的水必流入盐海，使水变甜（原文作“得医治”）……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必生长各类的树木。其果可作食物，叶子不枯干，果子不断绝。每月必结新果子，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树上的果子必作食物，叶子乃为治病。”

——结 47:8, 12

一个朋友在 2008 年奥运会时做志愿者。在服务站附近，他看到了这样的一幕：一个外国女孩举着一个牌子要购买某场比赛的票，有警察过来干涉，那个女孩的态度不是畏缩的，也不是对抗的，而是像一个真正知道自己拥有权利的人那样，用一种非常理所当然的态度回应并坚持自己举牌子的权利。

这个听来的片段曾让我有很多联想。想来，在这个女孩成长的环境中，并没有习得对权威的非理性的恐惧，从她的姿态、语气，流露出的是对自己价值的尊重和认可。而对于一个只能对成人和权威说“是”的孩子来说，长大之后需要学习的不仅是对不好的事情说不，而且是用一种温和而坚定的方式说出这个“不”。要通向这样一种坦然的态度，道路可能还很漫长。

在今日，作为中国家庭教会的基督徒，这个名称本身就有着沉重的历史涵义。在今天，在我们每一次与逼迫以及逼迫中隐含的暴力短兵相接的时候，可以感受到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个体的、群体的、现在的、历史的，

各个层面经验的交汇。我们面对的既有自己以往生命中大或小的创伤经历，又有中国基督徒群体在过去 60 年所经历的逼迫和因此带来的伤痛，更有主耶稣在被审判时所面对的暴力。

心灵的医治，首先来自能够正视真实，这是一个不再逃避、重新面对的过程，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无论对于个体还是群体，很多时候，未被说出或不能说出的部分，比已经说出或能够说出的部分有更强和更真切的影响力。那些还未被完全处理的恐惧和由恐惧带来的种种反应，塑造了我们内心世界中的歌利亚，等待着一个有勇气、智慧和能力的大卫去战胜。

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

——撒 17:45

- 1 《心理剧与创伤——伤痛的行动演出》，凯勒曼，赫金斯著，李怡慧，洪启惠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 2 同上
- 3 “家庭暴力施暴者的心理学特征及罹患精神障碍的研究”，曹玉萍等，《中华精神科杂志》，2008（1）
- 4 “家庭暴力施暴者的社会心理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赵幸福等，《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8（2）
- 5 《西行漫记》，埃德加·斯诺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
- 6 《江青传》，叶永烈著，作家出版社，1993
- 7 《家庭会伤人——自我重生之路》，（美）约翰·布雷萧著，杨立宪译，蓝天出版社，1999
- 8 同上
- 9 同上
- 10 权威人格，<http://baike.baidu.com/view/3488306.htm>
- 11 “在上帝与凯撒之间——从德国教会历史看政教关系”，余杰，http://blog.stnn.cc/sanersbook/Efp_BI_1002375167.aspx
- 12 “二战期间的德国教会：纳粹杀害犹太人的帮凶”，<http://club.mil.news.sohu.com/newclub/show.php?forumid=zz0255&threadid=1967215>
- 13 《鱼儿别上钩——揭开基督徒生活挣扎的 12 个迷思》，克劳德，汤普森著，卓宜娟译，美国旅途出版社，2003
- 14 “真相治疗创伤——论 PTSD 心理治疗中的核心要素”，李凌江，彭红军，《上海精神医学》，2010（3），129—132

杀人的问题

——读汉娜·阿伦特有感



汉娜·阿伦特

文 / 慕容雪村

中国近代史上，有过无数次人道主义灾难，这些灾难让千万人受损乃至惨死。然而灾难过后，人们对于灾难的反思常常只着眼于体制，而不及于个人。那些曾为体制效力的人会坦然地为自己辩护，说他们身不由己，他们只是螺丝钉而非机器的开动者，是被动而不是主动作恶。应该指出的是，体制本身并不能独自运行，正是因为有那些看似无辜的人的参与，罪恶才得以实现，也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灾难才能如此深重。

1964年，汉娜·阿伦特发表了题为《专制下的个人责任》的著名演讲，她尖锐地指出，不仅要反思体制，不仅要追究政治责任（政府必须对其前任的行为负责），也要追究个人责任。

第一种辩护会说：我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雇员，只是机器上的一个齿轮，甚至连齿轮都不是，只是齿轮上的一个齿牙。你看，我也是人，也要养家糊口，即使我不去做那些事，肯定也会有别的人替我去做。对此阿伦特的回应是：

请告诉我们，为什么你会变成一个齿轮？又在何种情况下，你才会继续愿意做一个齿轮？如果从上到下的每个公职人员都是齿轮，难道就没有人需要对罪恶负责了吗？她继续追问：难道我们每一个人不是具有独立意志的个体吗？难道我们没有主观意志和选择的自由吗？我觉得，她一定还有更严厉的质问没有说出口：难道你是猪吗？

还有一种说法是：如果我不去做那些事，可能会有比我更坏的人去做。我们参与其中，事实上避免了更坏的事情发生。还有些人会说，我们在体制中做了一些坏事，但也做了一些好事。我们没有加重灾难，相反，我们使之减轻，瞧，我们甚至挽救了一些人。阿伦特的回应是：这种辩护或许可以减轻法律上的责任，但并不构成道义上的合理性。当人们辩称自己在体制中做了一些好事，那就要问：这些好事是否最终改变、终止或推翻了邪恶的体制？如果没有，那么与体制的妥协就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它还在继续作恶，并将迫害更多的人。事实上，一

个小的罪恶通常会成为更大罪恶的前奏，人们会很快走向“道德的滑坡”，从一件坏事到多件坏事，从小的罪恶到大的罪恶。如果你为保护一个村而交出一个人，也必然会为了保护一个乡而交出一个村，更会为了一个县而交出一个乡。在这种不间断的“道德滑坡”中，最明智的办法显然只有一个：停止作恶，不管你有什么样的理由。如果体制内的工作是邪恶的，就应该立即停止与体制合作。

第三种说法认为：服从命令、遵守法律是每一个公民、每一个公职人员的天然责任。我虽然做了某些事，但我只是在履行职责。阿伦特的回应是：上级的命令和“法律”并不能为众多的犯罪行为开脱，对成年人来说，“服从”就意味着“认可”，“认可”就意味着“赞同和支持”，所以，不应该问那些作恶的人“你为什么服从”，而应该问：你为什么支持？当上级命令你把犹太人押进毒气室，你为什么支持？当上级命令你开动坦克，你为什么支持？当上级命令你囚禁一个盲人，你为什么支持？法学中有句话：恶法亦法。而事实上，如果你是一个有良知的人，就不应该把邪恶的法律再视为法律，更不应该支持。

第四种是所谓的“集体过错理论”，每次灾难过后，总会有人拿着完美的道德标准质问别人：你说他做的不好，难道你就没做过一点坏事？在这种完美道德之下，谁都没有资格质问别人，最终每个人都有罪，每个人也都无罪。人们不再追究个体责任，转而去拷问制度、拷问历史、拷问文化，把全部罪恶归诸集体，如果要忏悔，那就所有人一起忏悔，如果要受惩罚，那就所有人共同受罚。阿伦特对此的回应是：这种集体认罪、集体悔过的理论，其实无助于认清真相，只能让真正有罪的人顺利脱罪，并最终将演化为“道德虚无主义”。她说：“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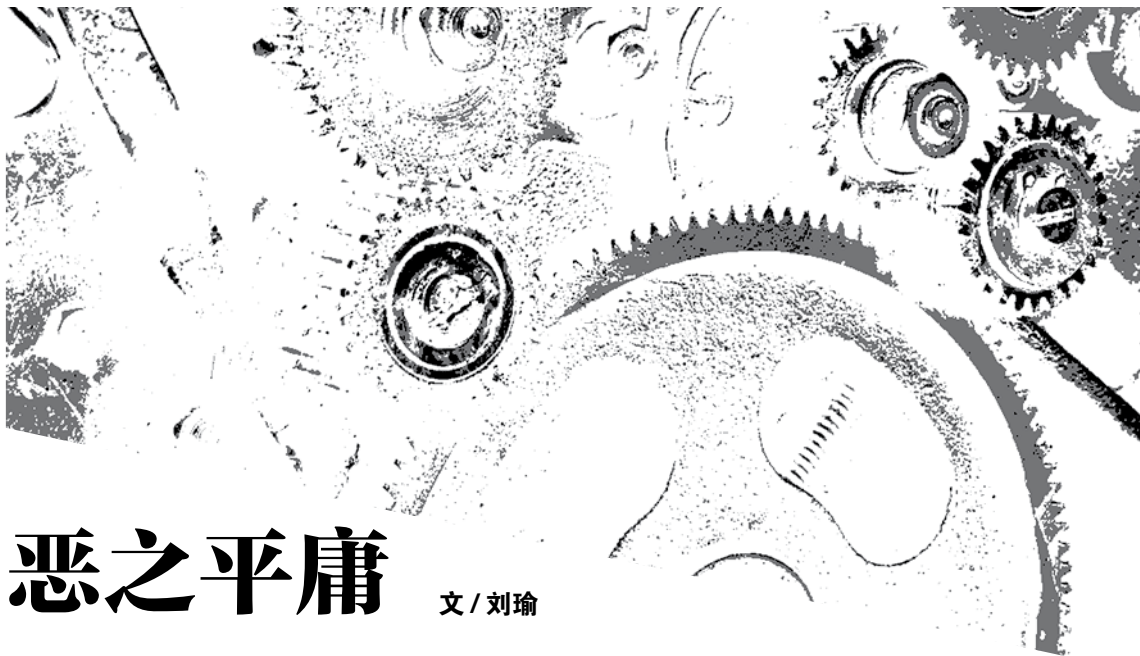
上根本就没有什么集体愧疚或集体清白，愧疚和清白只有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人时才有意义。”当真正有罪的人拒不忏悔，并以“集体过错”为自己辩护，那其实是在逃避责任。

中国文化常常强调“宽容”而忽视“责任”，但我认为，只有在私人生活中“宽容”才有意义，而在公共生活中，在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中，主张宽容其实是一种智力低下的表现，至少也是糊涂，或者用孔夫子的话说，乡愿，德之贼也。在《专制下的个人责任》中，汉娜·阿伦特提出一个更加尖锐的问题，她认为，那些效力于体制的人，通常不是因为恐惧，也不是为生活所迫，而是因为他们抗拒不了诱惑，专制制度总是会给它的效力者提供各种优待：铁饭碗、显赫的身份、满足感以及可观的物质利益。当德国人纷纷加入纳粹军队，实际上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功成名就。几十年前的年轻人纷纷加入红卫兵组织，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受了虚荣心的驱使。当数以百万的人踊跃报考公务员，我相信，他们不仅是为了一份体面的工作，更是为了潜规则和巨大的灰色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再以“齿轮说”或“服从命令说”为自己辩护，其虚伪不言而喻。

邪恶制度是人间灾难，更是对人类良知的考验，换成更形象的说法，它其实是两个问题：一、给你很多钱，你会不会去杀人？二、如果你不杀人，自己就会被杀，你将如何选择？许多体制内的人都会夸耀自己的道德水平，而事实上，正是因为有了这些道德高尚的人，邪恶的制度才得以运转。还是那句话：作帮凶还是不作帮凶，这是一个问题。■

（本文转载自作者博客：

<http://blog.sina.com.cn/hawking> ,2011年11月9日）



恶之平庸

文 / 刘瑜

在网上找到这个人的照片后，我曾仔细端详他的脸：细长鼻子，略带鹰钩，眼睛不大，但是深，棱角分明的下巴，薄嘴唇。脸上挂着一丝微笑，几乎透着善意。这样的人，欧美大街上到处可见。但他又不是普通人，他叫阿道夫·艾克曼，曾经作为纳粹高官参与屠杀犹太人。根据对这个人的审判材料，学者汉娜·阿伦特写过一本书《艾克曼在耶路撒冷》，不过此书的副标题更有名：关于恶之平庸的报告。

“恶之平庸”。通过这个词，阿伦特想表达的是：艾克曼——很可能也是绝大多数纳粹分子——并非恶魔或者变态，从他交待的材料及心理医生的诊断来看，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正常人，几乎可以说是“可怕的正常”。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在特殊时代，无动于衷地杀害成千上万人。

“是纯粹的不假思索让他成为了当时最大的罪犯之一。”阿伦特写道。“不假思索”的意思是，当上级命令传达下来，下级就去执行。如果有一天有人追究罪责，下级就说：“我只

是在执行命令而已。”——多么合理的解释，几乎应该表彰其敬业精神了。

最近我常想起“恶之平庸”这个词，原因是近期发生的事情：一个盲人，在一个村子里，被封锁在家，既不允许出来，也不允许别人进去。但凡有人去看望，就被暴力驱赶，以至于有人称，该村已成了中国的探险胜地。

这个事情中，最令我好奇的，是那些参与看守盲人和暴力驱赶来访者的底层公务人员或雇佣来的打手。这些人昼夜看守着一个毫无反抗能力的家庭，对前仆后继的“探险者”轻则驱赶，重则殴打。我好奇的是，是什么力量在支撑这些“普普通通的人”如此顽强地守在那里？如果仅是为钱，是什么说服他们，那份看守的报酬比那个盲人的权利更重要？他们有没有其他途径，可以更安心地挣到维持生活的费用？

我相信，他们是“普普通通的人”，正如山西黑窑案中，那些每天路过黑窑但从未想到举报的人是“普普通通的人”一样。电影《盲山》里，那些联合起来看守被拐卖女孩的村

民是“普普通通的人”；福建三网友案中，给三个网民因言定罪的法官们是“普普通通的人”……我能想象，这些人爱打麻将，爱看《还珠格格》，要是路上碰见个问路的，也会热情指道。

西谚云：“没有一滴雨会认为自己造成了洪灾。”当一个恶行的链条足够长，长到看不到链条全貌时，每个环节的人都有理由觉得自己很无辜。普通人甲，不过是给犹太人做种族登记的小办事员；乙是奉命把犹太人从家里驱赶到隔离区的警官；丙则是把犹太人赶上火车的乘务员；丁只是维持集中营治安的保安；戊是负责收尸的清洁工……凭什么让他们对这些人的死负责呢？他们不过是一个巨大机器上的小螺丝钉而已。但是，让希特勒一个人负责吗？600万人呢，他一天杀一个，也得杀一万多年。

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津巴多曾经做过一个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24名学生随机抽签，一半当“狱卒”，一半当“犯人”。结果在一周的角色扮演过程中，演狱卒的学生越来越残暴，演犯人的则越来越卑怯。短短一星期，哪怕是一个实验的环境，角色感就可以改造人性，这事想想真叫人不寒而栗：现实中，有多少人经年累月地藏身于各种制度化的角色中，而其人性又在角色不断内化的过程中被劫持到了哪一个星球？

用角色开脱恶行，便利在于那个角色中的“我”不再是我，而仅仅是“他”：张警官，刘处长，陈法官……如果是站在村口的无名小卒则更好，因彻底的匿名，就意味着彻底的责任豁免，所以“我”可以从恶如崩。而所谓人性觉醒，是从自己隐身的集体中抽身出来，恢复成独立、完整并为自己行为负责的个人；是从角色的深井中一点点爬上来，

看到雨滴如何汇成洪水。

今天仍有无数“不假思索”的梦游者在制度的催眠下游荡。然而，哪有什么抽象的制度？甲乙丙丁戊，你就是制度，舍此，制度只是一张一捅就破的纸而已。在中国农村长期支教的德国人卢安克，说过一句朴素又闪光的话：“文明就是停下来，想一想。”是“停下来，想一想”，还是嵌在制度机器里，继续“不假思索”地转下去，对于所有普普通通的人，这是一个问题。■

（本文转载自共识网）



1961年受审时的阿道夫·艾希曼

这一年，这一天

文 / 书拉密

坐在北京冬日的夜里，坐在北京冬日的清晨，这一天，从黑暗到光明，是一年的第一天。

2011年，这个国家发生太多的事，因为各种人祸离开世界的孩子和成年人远比因为自然灾害的多，哀伤时时弥漫着这个国家的每个角落，正如颂歌也时时唱响在这个国家每个晚上的黄金时段……

最近流行关键词的表达，回头数算我的2011年，有几个词让我常有所感：

第一个是——感恩

在41岁的时候，开始我看似艰难却自由的事业，是我不曾想到的。我向来不是勇敢的人，对于未知的前路，从来都是抱着惊惧的心态，我惊恐于明天发生的事，正如一只鸟儿惊恐于已见的网罗。幸好有上帝，我知道他在掌管着我的明天，所以今天我敢于做选择，说，我要学习放弃那曾经的束缚，而按照内心的选择去做决定。感谢上帝，他一直拉着我的手，让我竟然能带着好奇与新鲜感，带着信心与期待，开始行走在他预备的路上。在完全不知道未来什么样，不知道将会遇到什么，不知道我的热爱会有多少机会与可能的情况下，单单因为这是他预备给我的路途，我就会踏上去，我相信，这样的勇气，不是出于我自己——一个缺少勇气活着的人不会有勇气面对未知的，而是出于我的上帝。

2011年，我感恩于上帝的赐福、带领与激励。

第二个是——感谢

这一年，有那么多的亲人、朋友、从前的同事、同学、学生不时地从各个方面、以各

种方式传递着真挚的关心、惦记与忧虑，为我的生活、我的事业、我的未来。

我所能说的，就是——上帝的慈爱不曾离开过我，他加给我的也不曾超过我所能承受的。事实上，我并不曾失去什么，与我周围那些同为 SW 教会信众的基督徒相比，我所付出的是我不曾拥有过的，而我所拥有的，除了增加得更多，却未曾失去过。真是美好啊，感谢上帝把这么多美好的人带入我的生命和生活中。我常常愿意畅想，在生命最后的时刻，我希望如何回想这一生——我希望，在那个时刻，回首一生，我能够为不曾错过爱情、亲情、友情，也不曾吝啬地封闭同样的真情而深感安慰；并相信，因为我拥有这样富足的内心生活，上帝也同样感觉安慰——他创造一个活在这个世界上，不就是为了让他/她能够学会感受到爱并能够给予爱吗？

第三个是——盼望

这一年，失望的事情并不少。这个国家每时每处都蔓延着让人不安、让人绝望的气息。身为一个知识分子，我不甘心将自己的生命与光阴、才能与智慧只是用来写几篇论文或总结，用来获取一点儿必朽的名与利，用来满足一下脆弱的虚荣心。这不是出于清高，也不是出于胆怯，这样的生活本质上的虚妄与空洞让我在终极之地一瞥即感彻骨之寒，我不情愿一生过这样的日子，尽管看似不乏辉煌，却又脆弱得不堪一击，稍稍被死亡一推，稍稍被真理之光一照，瞬间便化为一地可笑的碎片，我宁愿放弃这样的人生。在面对选择——安逸而辉煌的生活还是信仰/教会生活（它们大多数时候就是彼此矛盾的，尽管我和许多信徒都非常希望二者能统一，呵呵）——

时，我本能地要选择后者。因为基督信仰意味着生命，我寻找了半生，只为了找到真正有价值的生命，既然找到了，无法再放弃。

在回想这一年种种令人失望的现状时，我倒是再次明白了一点——“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这位创造宇宙的主宰，他也同样是历史的主宰，既然君王的兴起与没落、掌权者的生与死都在他的手里，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相信，一个充满谎言的国度，并非仅仅因为它是某种体制的建造结果；全民——尤其是掌权阶层的谎言成为权威话语的历史时段，并非只在当今。从罗马时代到天主教的某个黑暗时期，从秦始皇到当代，翻查人类历史，其实并不曾有过没有谎言的时代。谎言的存在，与体制并无直接关系，但与人性有直接的关系。撒旦当初诱惑夏娃吃那颗禁果时，就是从谎言得手的——“上帝真的说过你吃的日子必定吃吗？其实你们不会死。”……当然结果是——当时亚当和夏娃的确没像吃砒霜那样立刻死掉，但最终，他们还是死了——远离上帝的面（灵性上与神隔绝的死亡）；埋入尘土之中（肉体上的死亡）。谎言，是撒旦的作为，所以一个基督徒一生真正的敌人并非是哪个体制或某个政党，而是说谎者的父——魔鬼自己；当然，我们也不必因此给自己说谎找借口，人是可以选择不说谎的，尤其在说谎可以获得更多的好处而不说谎就会遭受更多磨难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自己做决定。只是，通常的决定都让我们再次看见自己的软弱与可鄙。

知道自己喜欢说谎、自己是软弱与可鄙的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肯承认这一点，甚至因为别人指出这一点而变得恼怒，并进而攻击指出真相的人。这样的生命形态就是死亡——

因为它拒绝真实的生命。

从前，我是个悲观主义者，对人充满不信任，我私底下相信人都是坏的、自私的、不可救药的（尽管我从来不会直接说出来、不会告诉对面某个心怀恶念的人这个真相），所以一旦遇到某个人在某个时刻心怀真实的善意，我就感激不尽，我不敢指望总能遇到好人；如今，我是个乐观主义者，仍然对人充满不信任，但会很坦然地相信并告知说人都是坏的、自私的、不可救药的，不但别人如此，我更如此；我仍然不敢指望总能遇到好人，因为我也并非好人。但是——好在，有一位良善的上帝，他的爱与真是不变的，他的善与美是永存不灭的，因为有他，这个世界就是可信任的；因为有他，即使这世界充满了苦痛与谎言，我也会在愤怒中坦然、在悲哀时仰望，知道苦难是人世人生的真相，我的感激在于，我竟能在明了真相后仍然愿意且有勇气活下去；我的盼望在于，上帝答应“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盼望，凡事相信，凡事忍耐”，上帝答应“不要为自己伸冤……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上帝答应“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这一年，因为有爱而生出感激，因有盼望而心存感恩，我度过的，岂不是丰富的岁月吗？

愿新的一年，我的祖国少一些无奈的普通人，多一些幸福的普通人！少一些让人难

堪的谎言，多一些让人安慰的真话！

愿新的一年，我能有更多的爱去爱身边的人、周围的人、陌生的人；能拥有更多的盼望如清澈的晨光一样照亮每一天的路程；愿我有够用的力量与勇气行走在上帝预备的道路上！

成为基督耶稣的子民与门徒，是我一生的祝福！

愿你——我的朋友，得蒙同样的祝福！！

PS：2011年圣诞节主日，基督教北京守望教会结束了长达38周的户外敬拜，预备进入室内聚会；但连续三次长租或短租室内场所的签约都遭到“有关部门”的阻拦，房东们在威胁之下被迫与教会解除租赁合同。

2012年元旦主日，基督教北京守望教会被迫进入新一期的户外敬拜。

未来如何，无人可知。

可知的是，那从第一代始即托付给基督徒的使命从不曾变过——“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使徒行传》1:6—8）



葡萄树

文 / 新盐



近日松懈下来，心情不振，眼皮却不肯休息，不时兀自欢快地跳跃，已逾半月。C.S. 路易斯说身体是个驴，我想这是驴脾气犯了。这只“驴”如何可能优雅起来呢？想起朋友谈到要策划一套艺术赏析的通俗读物，名为“优雅课堂”系列。不禁感叹，现今中国稀缺的不是优雅的生活，而是优雅的情操，但在市场经济下，它没有市场。有幸的是，我读到了、更看到了优雅的情操，和灵魂。

论文要开始正文写作，却茫然不知下文，于是拿来《傅山的世界》，看这位明末清初的思想家、书法家、传说中的傅青主是如何被演绎的。读到傅山在三立书院时的老师袁继咸抗清被俘，袁委托已仕清、任吏部郎中的另一个学生卫锡珽带给傅山诗一首、信一封。

诗曰：“独子同忧患，于今乃离别，乾坤留古道，生死见心知。贯械还余草，传灯不以诗，悠悠千载业，努力慰相思。”

信中写道：“江州求死不得，至今只得为其从容者。闻黄冠入山养母，甚善，甚善！此时不可一步出山也。有诗一册付曲沃锡珽，属致门下藏之山中矣。可到未？”

行刑前又托书一封：“晋士惟门下知我甚深，不远盖棺，断不敢负门下之知，使异日羞称袁继咸为友生也。”据说傅山看信后痛哭曰：“呜呼！吾亦安敢负公哉！”

读到这里，不由得泪奔。中国的一介文弱书生，在社会跌宕起伏的飘摇中，却气吞江河，乱世中以真生命书写真历史，毫不犹豫；对国对友，兼磐石之坚与蒲苇之韧，至情至性。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爱与忧？自己盖棺定论的时刻就要来到，仍心怀天下，叮嘱门下学生志士们隐居于山中，纵有满腹经世济国之思才，也决不可役于清廷异族。这一番倾心吐腑寄友人、留遗志的话，天地可鉴。“相思”与“离别”为何？社会动荡，报国无门，从崇祯朝被启用，到遭诬陷判死刑，只有你与我同经忧患，舍身为我博得平反，这一次因抵抗异族获刑，是真的诀别了。“乾坤留古道，生死见心知”，对那一息相通者，断不敢负君……这封书信是托在清廷做官的门下卫锡珽转交给傅山的，信过三人之手，想每人都有自己的立场和抱负，行藏由我，或抗清、或仕清、或隐居，对与错不可论，盖各人的功用和人生领受不一，但情弥真……

一曲《离骚》从大提琴的弦上缓缓流出，如同袁继咸书信中流出的心曲，直入我心。乐曲来得正是时候。曾经最喜欢屈子的知行合一和深挚情感，这楚地的离骚之情曲水流觞，流过了千百年来文人墨客的心头，流到了今天，可有人听到？

我听到了，这苍凉悱恻的声音里裹着灵魂的孤绝与悲壮，还有在破碎得不能擎起的希望中，那一声声荡着空旷回响的天问……终于，在听到这样无力的吟咏和呐喊之余，在世界的嘈杂中，我竟然听到了那更远的，来自生命源头的温柔声音——耶稣爱你，为你舍命……

真情的一次次呼唤和回应被历史的尘埃覆盖了，但这爱的声音在父神的家中从没有停止过，在弟兄姊妹间流转传递着，未曾有一刻的止歇。回望今日守望教会中牧者、弟兄姊妹正迎着不可测的疾风劲雨，走上平台——那献祭的天台，把自己未来世上的日子交给了主，也是为着一个托付，主耶稣说了：“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路 22:19）圣子耶稣甘愿上十字架为的是圣父的托付，以圣洁无瑕之身为无资本赎身的罪人们代赎，作了挽回祭：“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路 23:46）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 3:16）天父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万人得救。凡被主的爱摸着的，无不感念泣涕。

吾国现今之三自教会、家庭教会，还有隐藏的基督徒，似乎如同明末清初那师生三人的境况，在教会历史中今天这个节点上做着自己的人生选择，以自己的方式回应着主的爱。那些为真理的纯正和自由而战的弟兄姊妹们，正用生命诠释着主的道和主的爱，这福音的种子洒在中华大地上，必结出美好的果实，借着主

的门徒们默默地耕耘，不断更新的属灵空气和土壤将被泽后世，整个中华民族都将得医治、蒙祝福。

喜极而泣，泪流如注……我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有坚持、有追求、有舍己情怀，又是那样的谦卑柔和，努力地爱逼迫捆绑自己的人，主的爱真的是夺得了你们的心，天父爱你们，我也爱你们。感谢神——此生有主带领，并可以和你们同路，同得那属天的祝福。更想到那将来在天国里的欢聚，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喜乐呢？

当我游荡了世界的某些角落，回到出发的地方，迎来了主内姊妹问询的目光和亲爱的拉手，更有一同年姊妹远远拉住我的手亲吻了一下，我心中跳动不平，并忐忑难安。就像熔岩喷发一样，这是在特别时期外界环境巨大的压力下迸发出的热力和聚合力。在教会的艰难时刻，面对这样美丽、忠诚的神的好仆人，心底喃喃着一句话：“断不敢负君……”我知道从姊妹那里涌流出来的真情是来自于主的爱，无论你走多远也走不出主的视线，走不出主的慈爱，主的爱已流淌在他教会肢体的血液中。这令我想起了在法兰克福博物馆里看到的一幅画，当时看着看着，就会心地笑了。老荷尔拜因真有创造力，每一个葡萄叶上都托着一张脸，枝枝蔓蔓把各张脸连缀在一起。哦，原来画的是那句话：“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作什么。”（约 15:5）我深刻领会到，为什么从古到今，从个人、家庭到国家，有那么多失败的、眼泪和创伤。没有主联结的肢体必将衰残、死亡。

生活复杂多面，日子是如此琐碎，面对纷乱的世界，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和环境中做同样的选择，是每个人都要面对并有所交代的，

因为盖棺的那一刻不仅是在世人面前，更是“我们各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罗 14:12）。所以使徒保罗说：“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罗 14:4）我越来越懂得，这“必要站住”的信心是建立在主这磐石之上的，因主爱我们，不会舍弃我们，他必要得着那爱他的，

他舍了自己就是为了成全我们，他已做成。

我唯有切切祷告：父啊，我盼望永远作你平凡而美丽的葡萄枝，你比我更知道我的软弱，求你常在我里面，日日更新我，使我活在你的旨意中。求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罪，求你赐给我的是我所能担当的，无论是祝福还是患难。我深愿把灵魂交在你的手中，因你是我的父。✠





致乐义诗二篇

文 / 午炎

相思狱

——二十二致乐义

还要多久
这呜咽的小溪
才能流尽
那两汪深深的怨忧
汇一条思念的河流
荡我心
奔向你彼岸的渡口

还要多久
这叹息的微风
才能吹开
那一道紧锁的哀愁
衔两弯期盼的叶柳
载你灵
飘落我回家的路口

2011年10月8日夜 初稿于友人家
2011年10月9日夜 定稿于劲松派出所

自从你离开之后

——二十六致乐义

自从你离开之后
每一处曾经有你的街角都会看到你的身影
每一个孩童的笑声里都能听到你的笑声
每一颗眨眼的星星都是你在调皮地眨眼睛
每一朵拂过脸庞的雪花都是你从天而来的亲吻

自从你离开之后
每一处曾经有你的街角都会看到我的身影
每一个孩童的笑声里都能听到我的哭声
每一颗闪烁的星星都是我饱含思念的眼睛
每一朵拂面的雪花都是我被忧伤冰冻过的泪晶

2011年12月5日夜

自由之子

写给守望教会

文 / 王怡

你们是自由之子
像一条河
流向下一个目的地
像成千上万的雨
每一滴都不是奴隶

你们是自由之子
自由地
将痛苦变成了智慧
自由地
在信心中获得知识

你们是自由之子
像一个被造的单词
活在爱你们的人口中
像一个奢侈的祷告
献给星期天的早晨

你们是自由之子
自由地睁开眼睛
自由地走到海里

你们是自由之子
自由地说我在这里
自由地在一个
伟大的意志中死去

2011年10月15日
守望教会第25个户外崇拜日



耶和華的話又臨到我說：“耶利米，你看見什麼？”我說：“我看見一根杏樹枝。”耶和華對我說：“你看得不錯；因為我留意保守我的話，使得成就。”

耶 1:11—12



雖然無花果樹不發旺，葡萄樹不結果，橄欖樹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糧食，圈中絕了羊，棚內也沒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華歡欣，因救我的神喜樂。

哈 3:17—18

